

大闹五台山



水浒故事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大闹五台山

改编 胡 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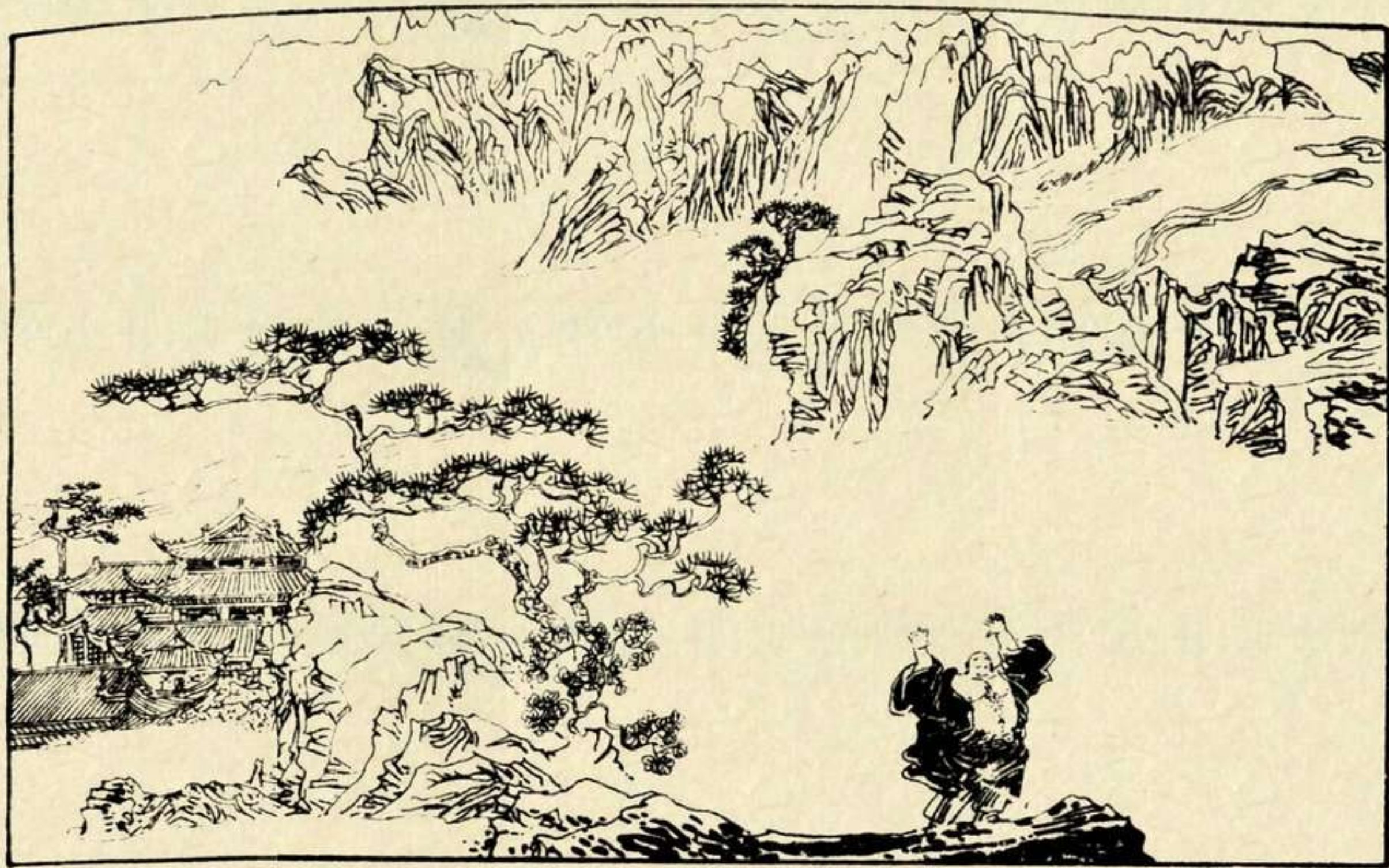
绘画 赵仁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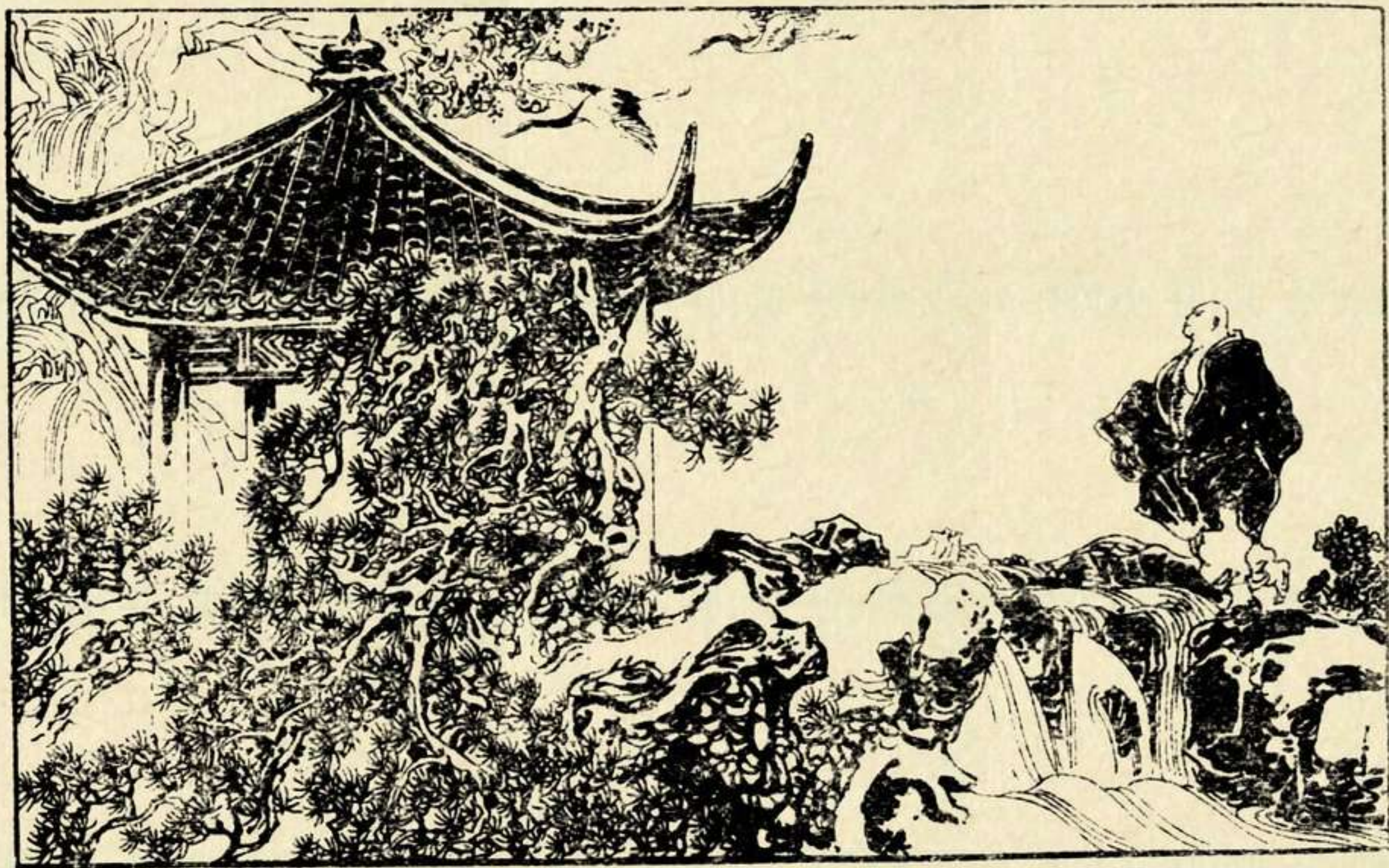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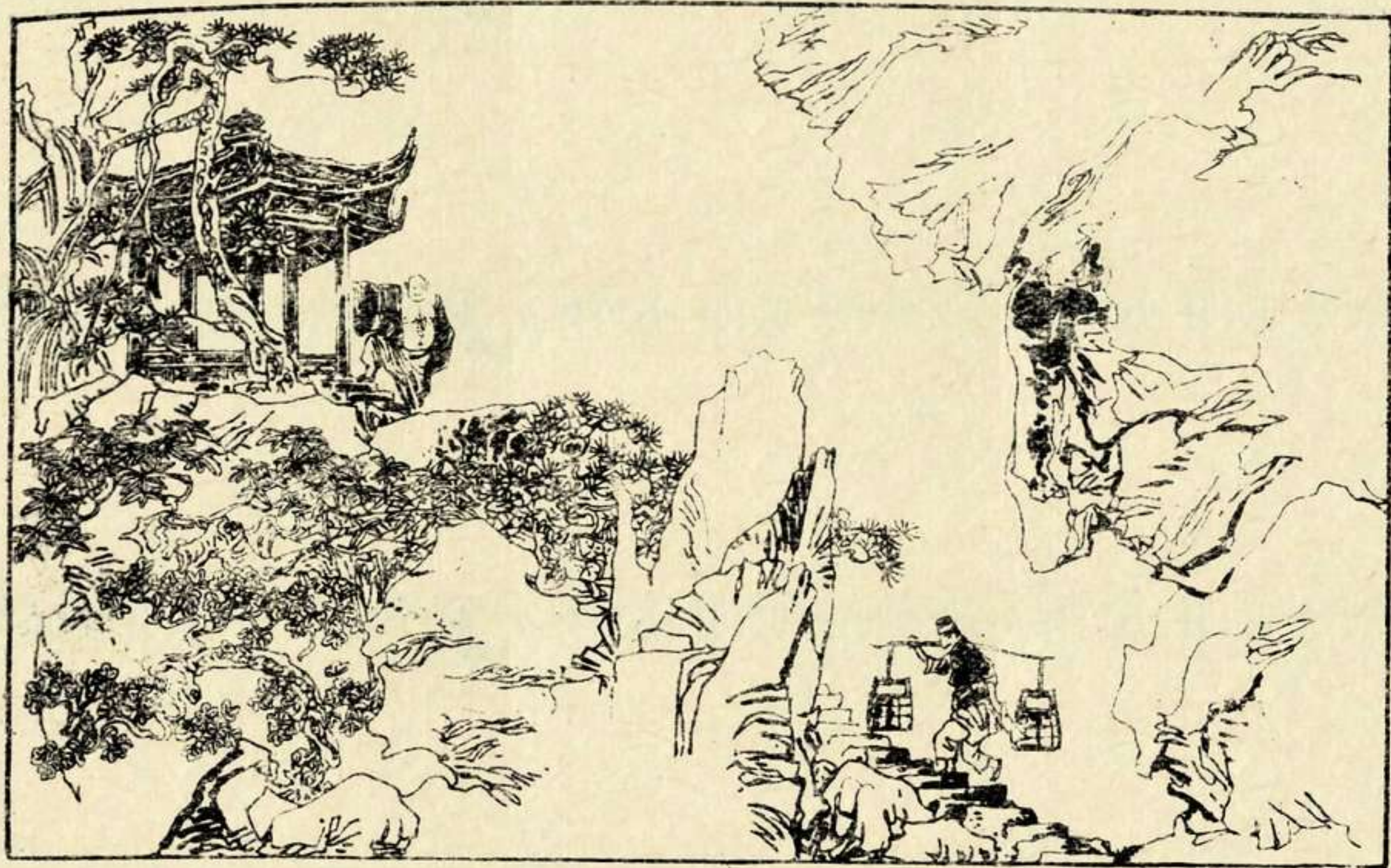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《大闹五台山》，叙述鲁智深在五台山当和尚后，因两次酒醉闹事，触犯佛门戒律，智真长老发遣他投东京大相国寺当职事僧。一路上，他见义勇为，济困扶危，做了许多为民除害的好事。故事细腻地描绘了鲁智深疾恶如仇、刚直豪放的善良性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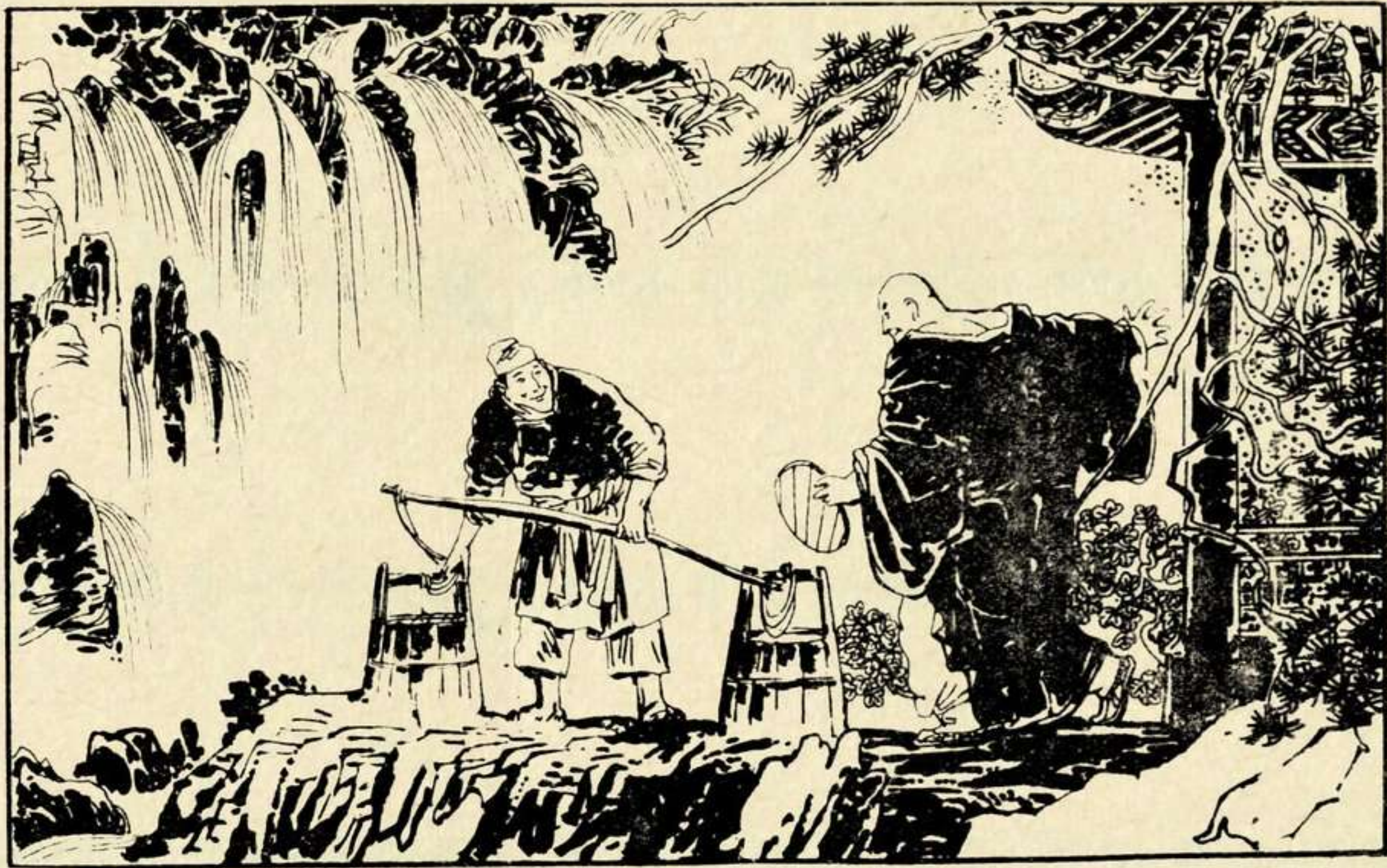
(1) 鲁智深原名鲁达，“智深”是剃度时长老赐他的法名。这期间，一晃就四五个月过去了。一日，正是万里无云的初冬天气，智深久静思动，步出山门来闲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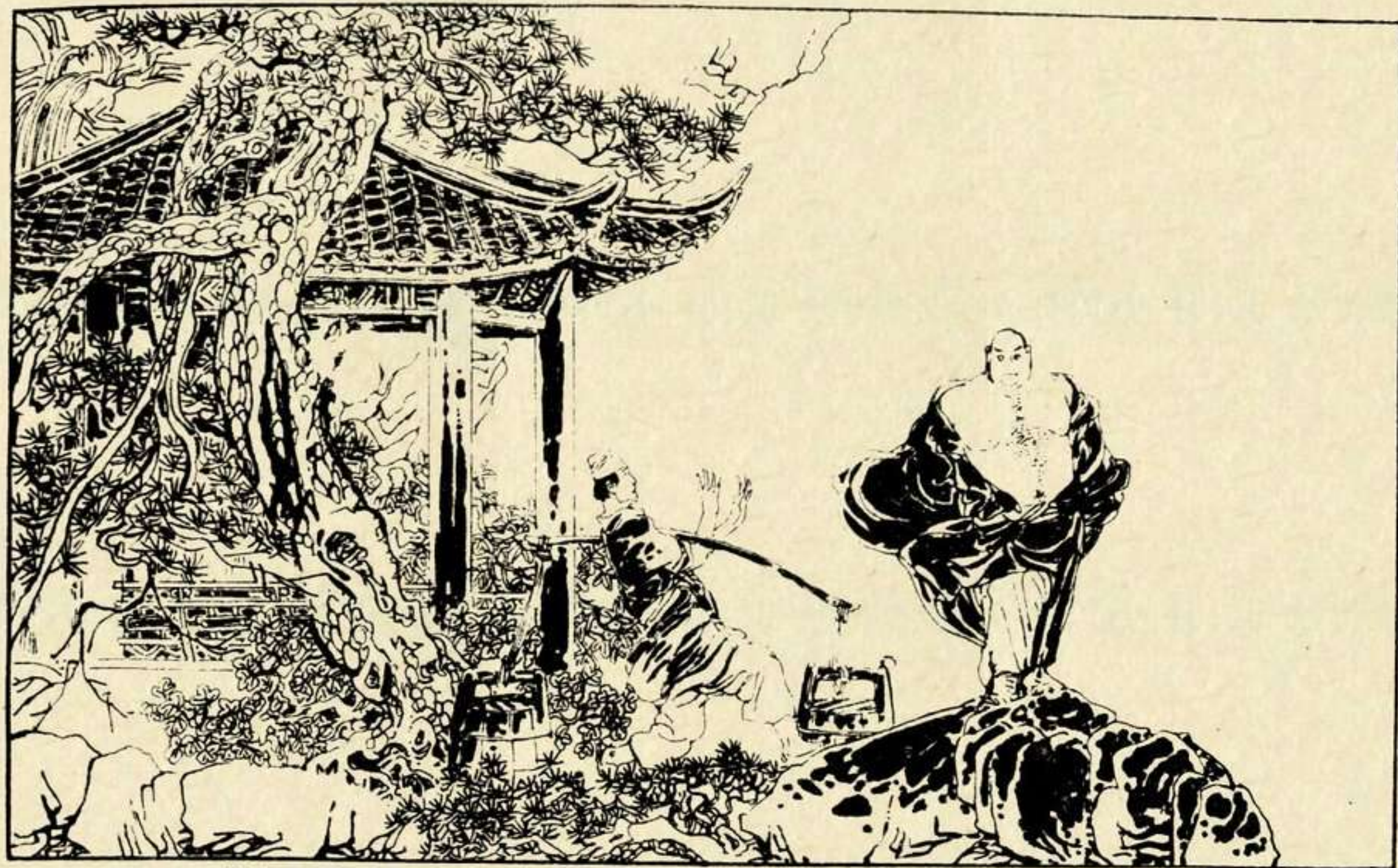
(2) 他信步来到半山亭上，不觉寻思道：“俺往常酒肉不离口，如今做了和尚，直饿得嘴里淡出水来。早知如此，不如干脆教官府抓去，也省得恁地难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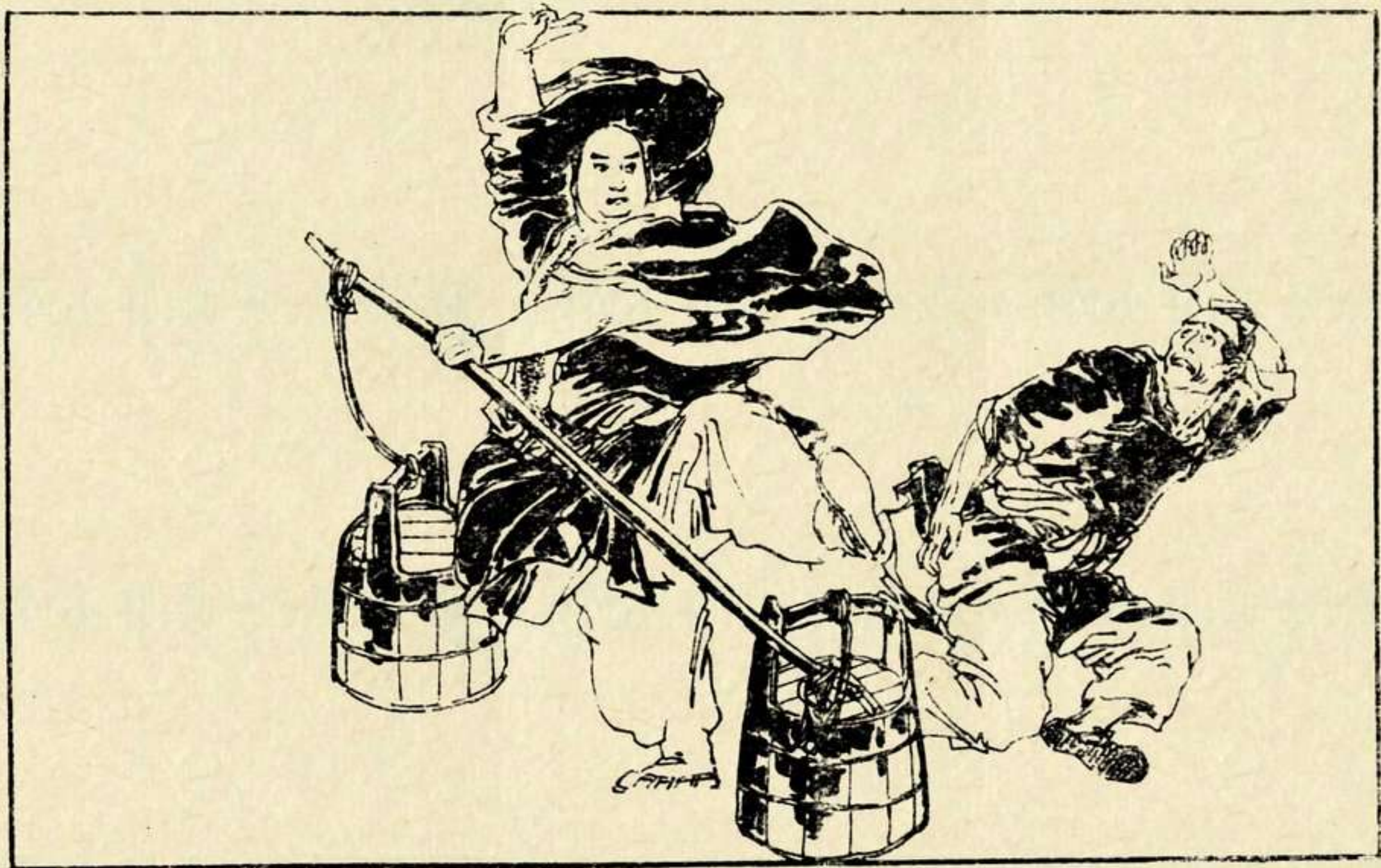
(3) 正想时，忽听得有人唱着山歌上山来。智深转脸看时，只见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，上亭子来了。就问：“你那桶里是甚么东西？”汉子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，十里——香哎！”



(4) 智深又问：“多少钱一桶？”汉子笑着说：“和尚，这酒与你无缘，我是挑上去卖与寺内火工、值厅、轿夫吃的。”智深道：“俺却认真要买呢！洒家也给银子么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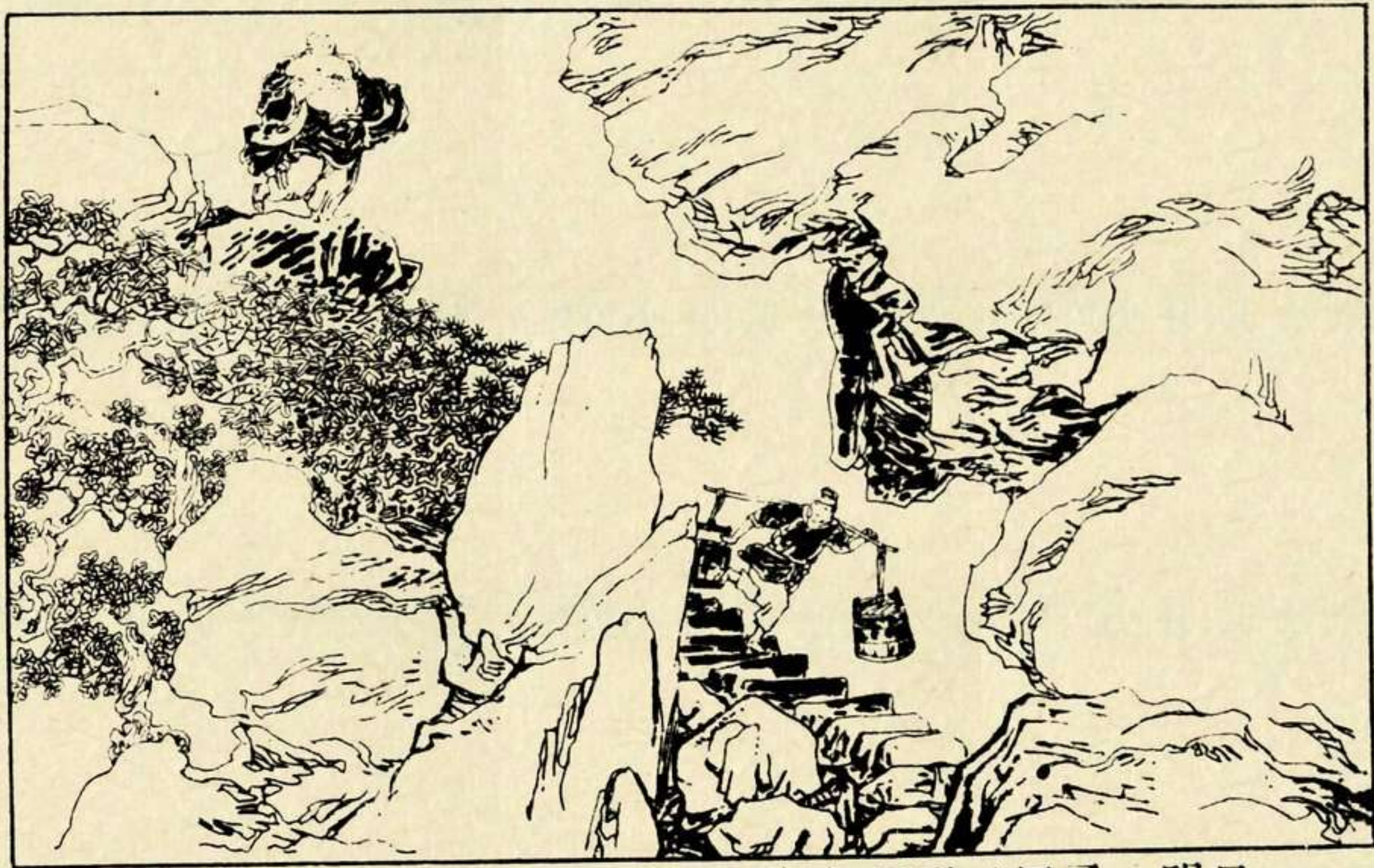
(5) 那汉子也认真起来：“长老有法旨，倘或卖酒与和尚吃，就追回本钱，撵出屋去。我那本钱、屋宇，都是寺里的，如何敢卖与你吃？”几句话撩得智深的馋劲、火气一齐上升：“真个不卖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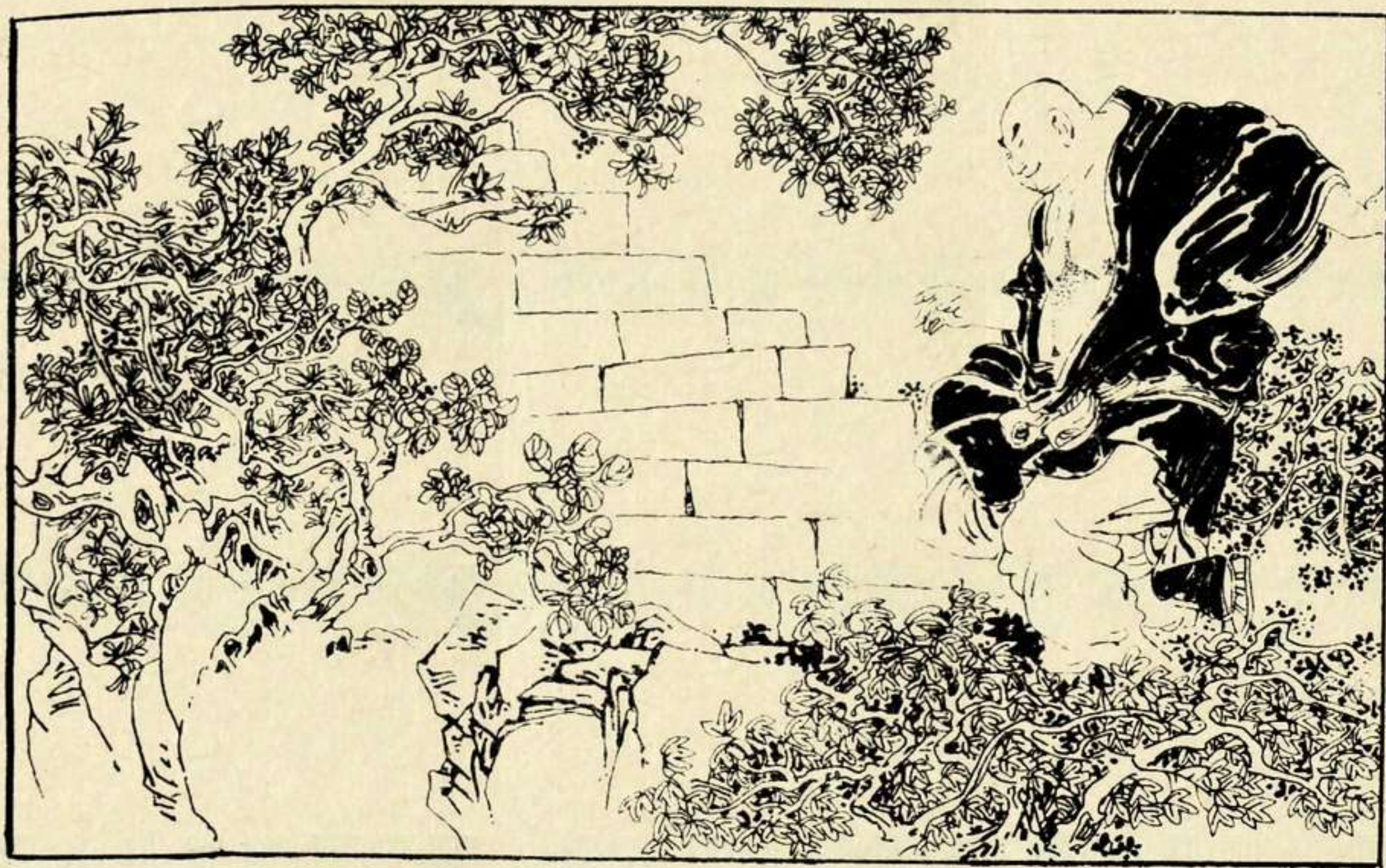
(6) 那汉子见势不妙，挑起担子要走。智深一伸手，按住扁担，只轻轻一脚，交裆踢着，那汉子双手掩着，疼的蹲在地上起不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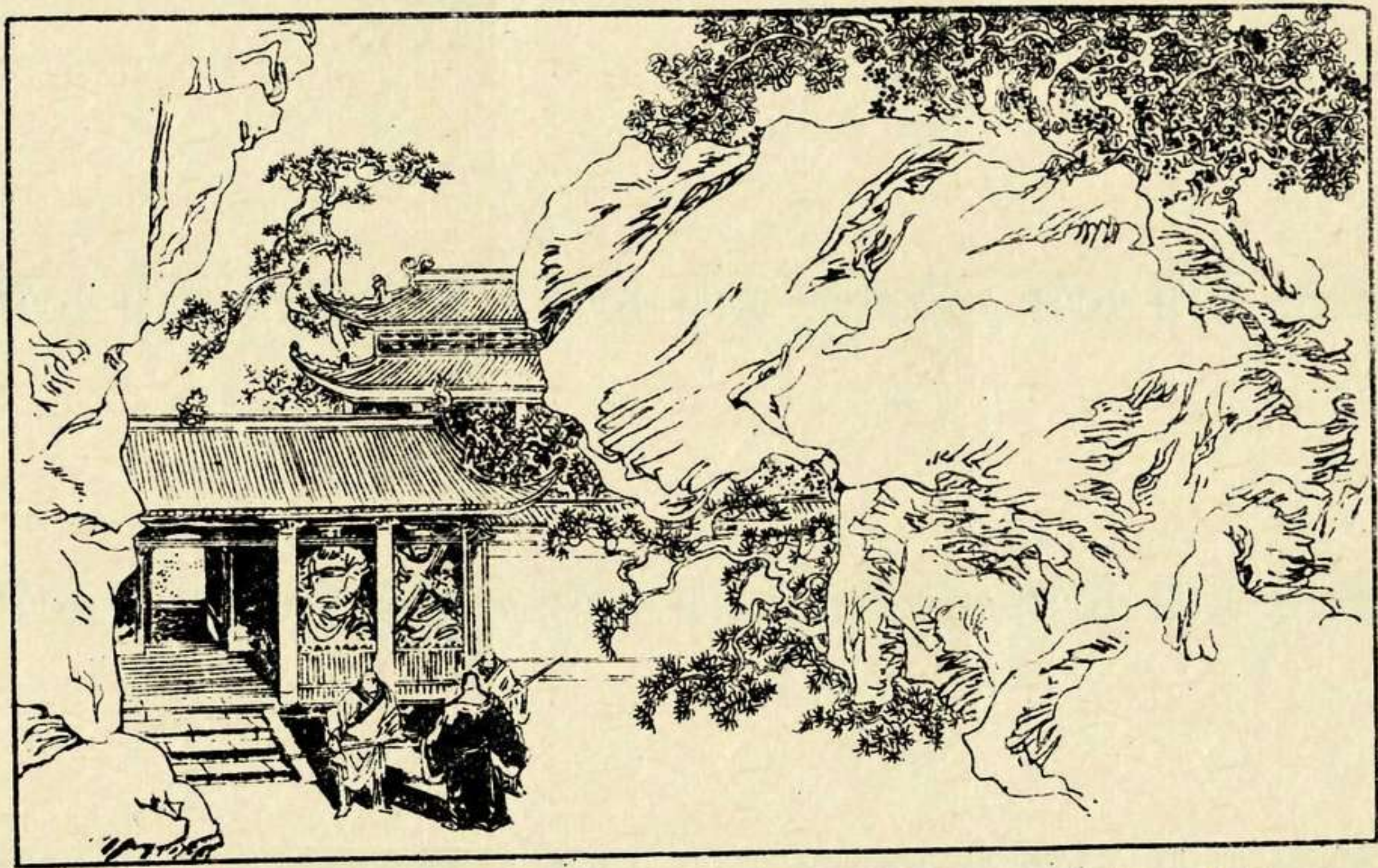
(7) 智深开了桶盖，不由喜出声来：“真个是十里香哩！”
吃到高兴，朝那汉子看看，笑着说：“汉子，洒家今日难为
你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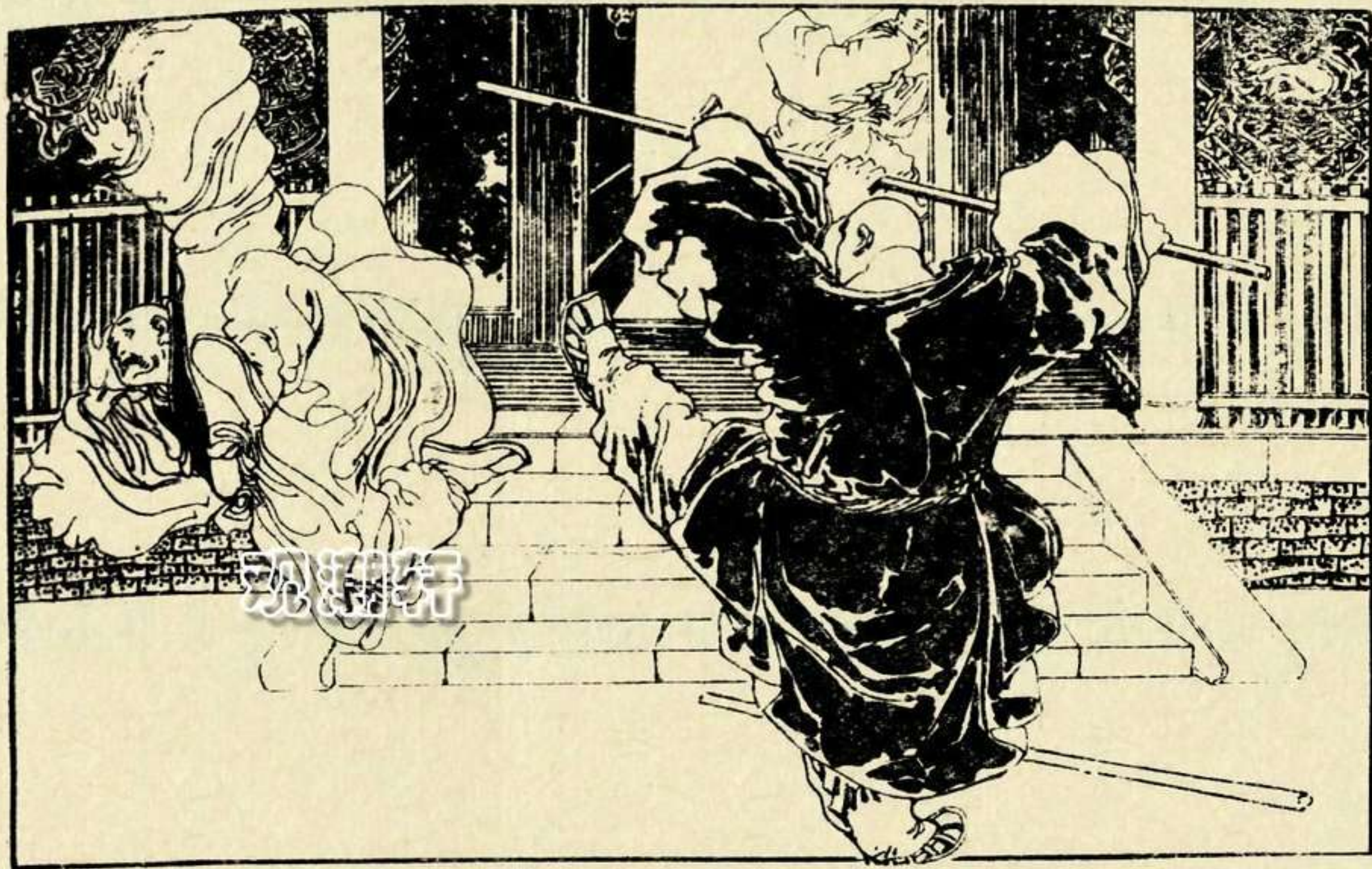
(8) 不一会，两桶酒被吃了一桶。智深道：“汉子，明日到寺里来算银两，决不亏负你。”那汉子怕被长老知道，哪敢去讨钱？只得忍气吞声，把酒分做两桶挑了，飞也似下山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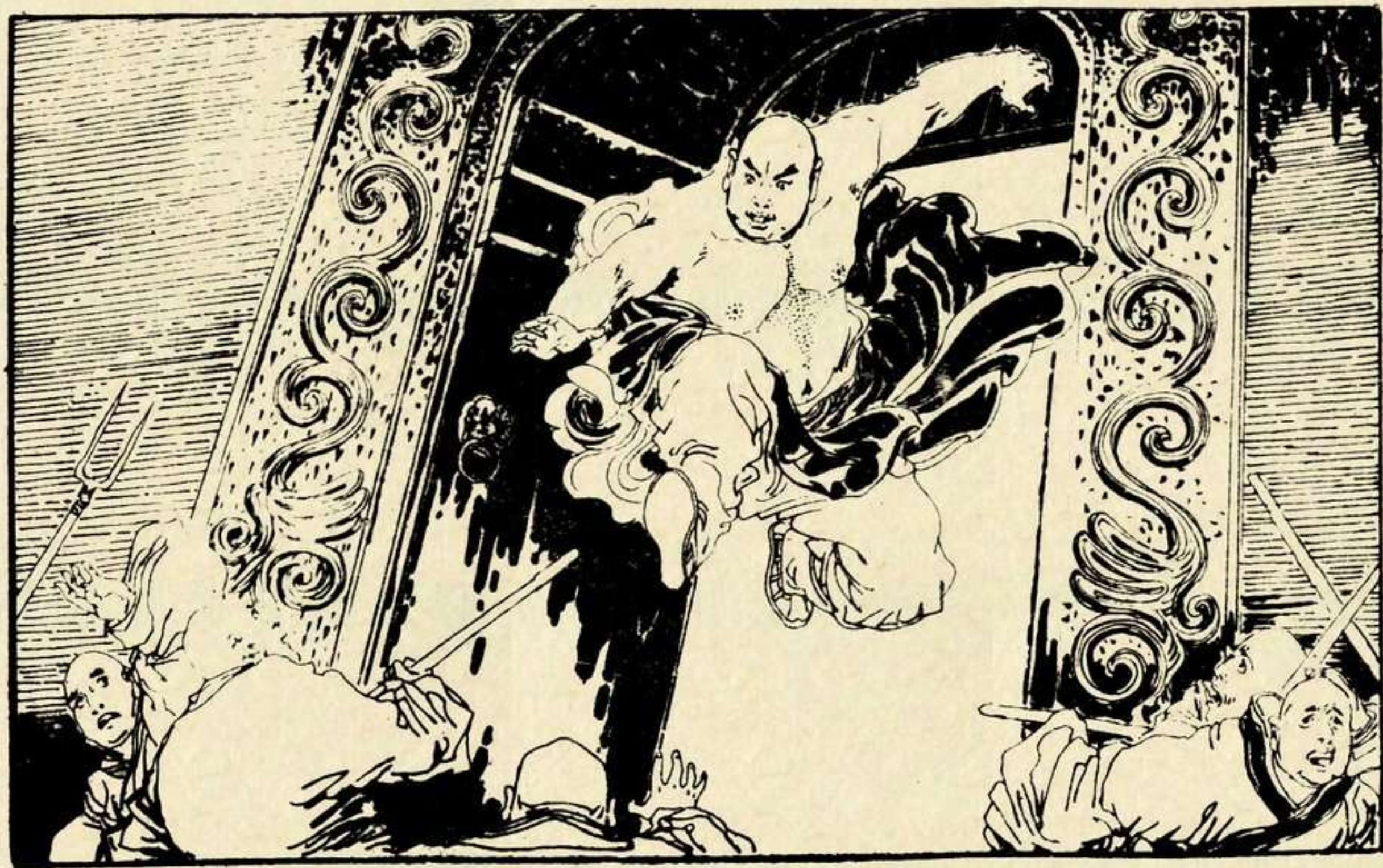
(9) 智深坐了一会，酒涌上来。下得亭子，搦着两个膀子，摇摇晃晃上山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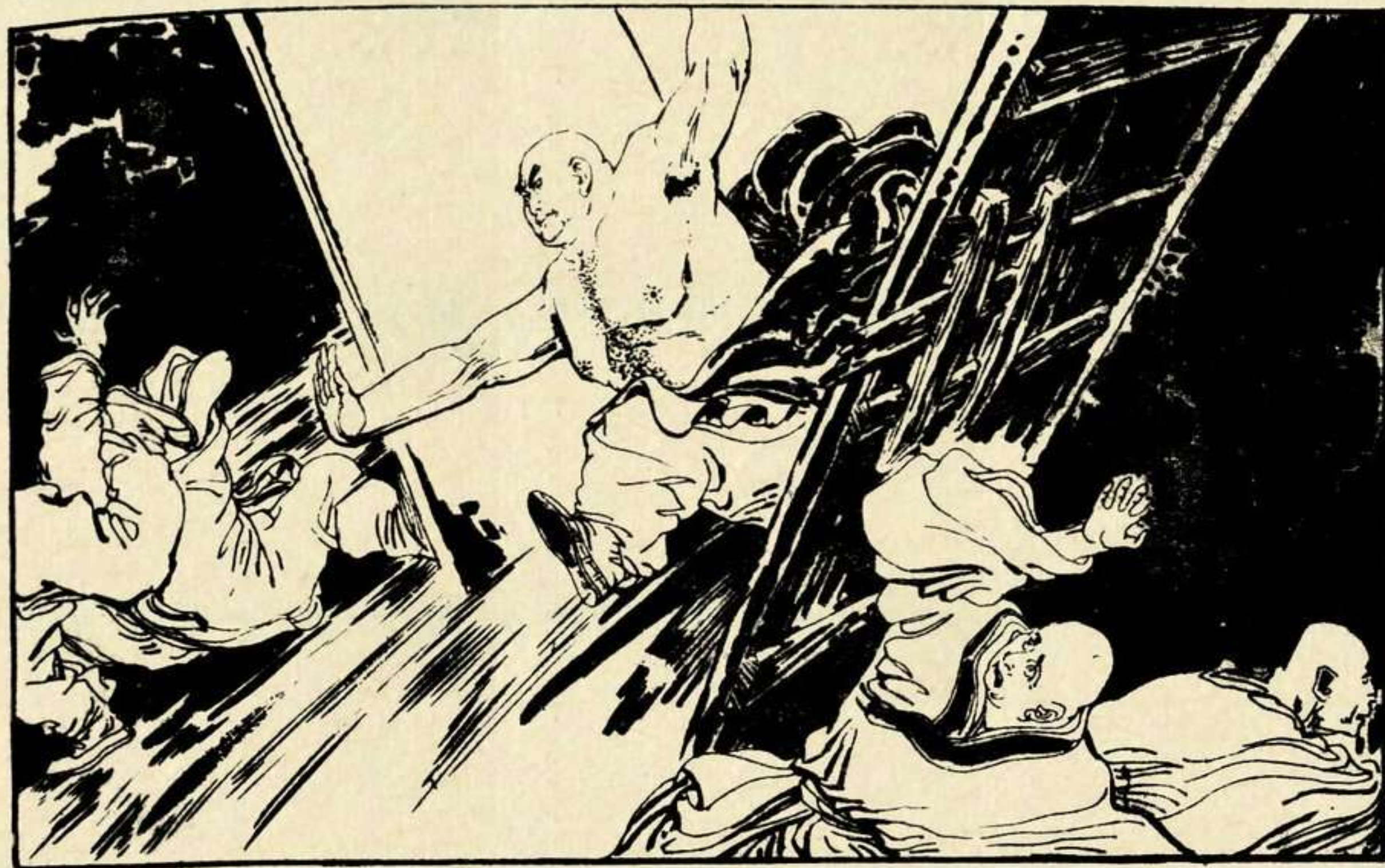
(10) 两个管山门的拿着竹杖拦住喝道：“你须不瞎！贴着偌大晓示：和尚破戒吃酒，决打四十竹杖，撵出寺去。如门子纵容醉僧入内，也吃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饶你一顿打。”



(11) 智深瞪眼骂道：“你两个要打，俺便和你厮打！”门子见势头不好，一个飞也似的入内去报监寺，一个虚抡竹杖来拦。智深左手隔过，右手只一掌，那门子踉踉跄跄，跌到在山门下。



(12) 监寺听得门子报说，唤集火工、值厅、轿夫等三二十人，各执棍棒，从里面奔出来。智深望见，大吼一声，犹如嘴边响起个霹雳，大踏步赶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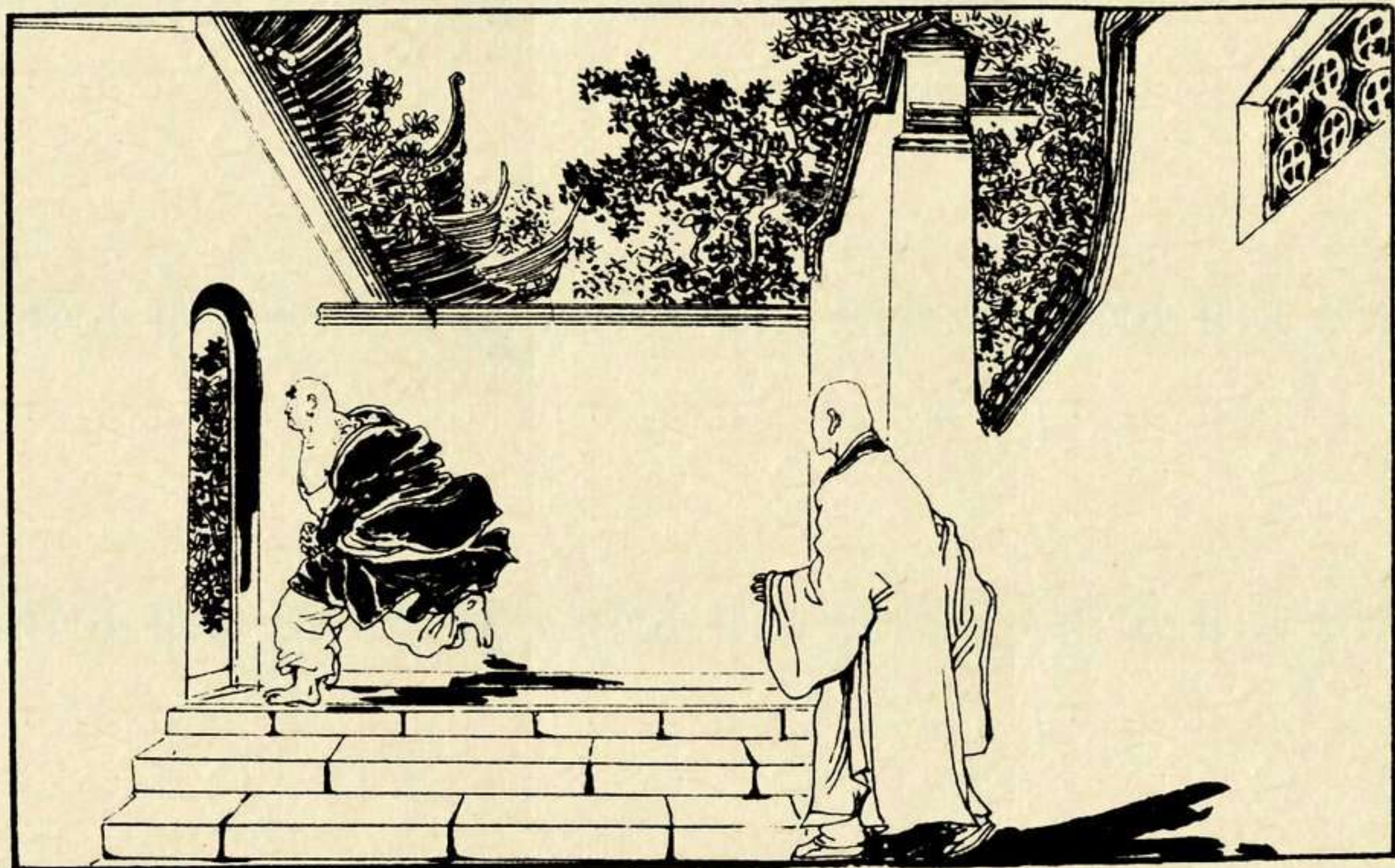
(13) 众人慌忙都退入藏殿里，把亮桶关上。智深抢上阶来，一拳一脚，打开亮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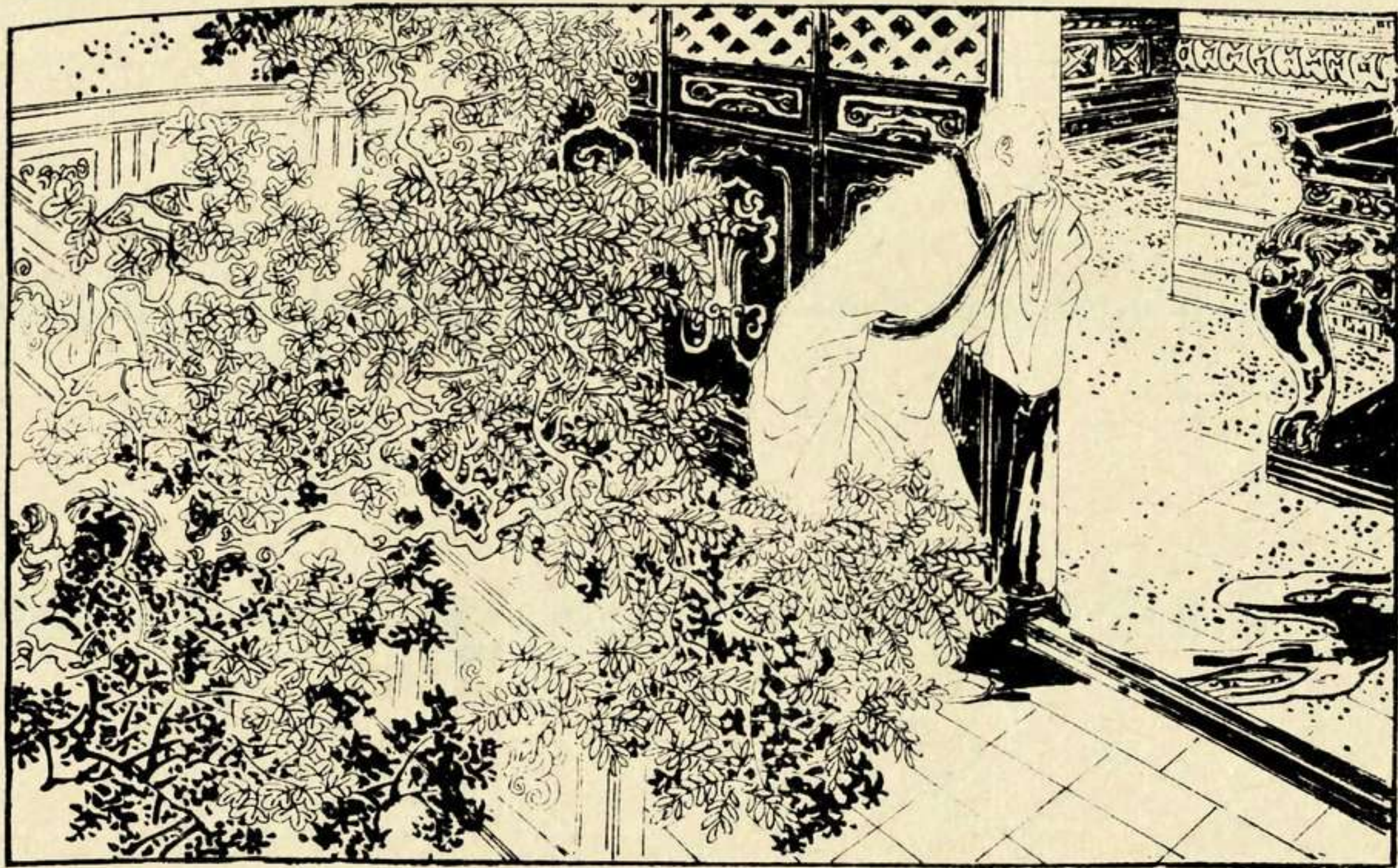
(14) 正在这时，忽听喝道：“智深休得无礼！”智深虽然酒醉，却认得是长老，向前施礼道：“智深吃了几碗酒，又不曾惹他们，他们却来打洒家。”长老道：“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再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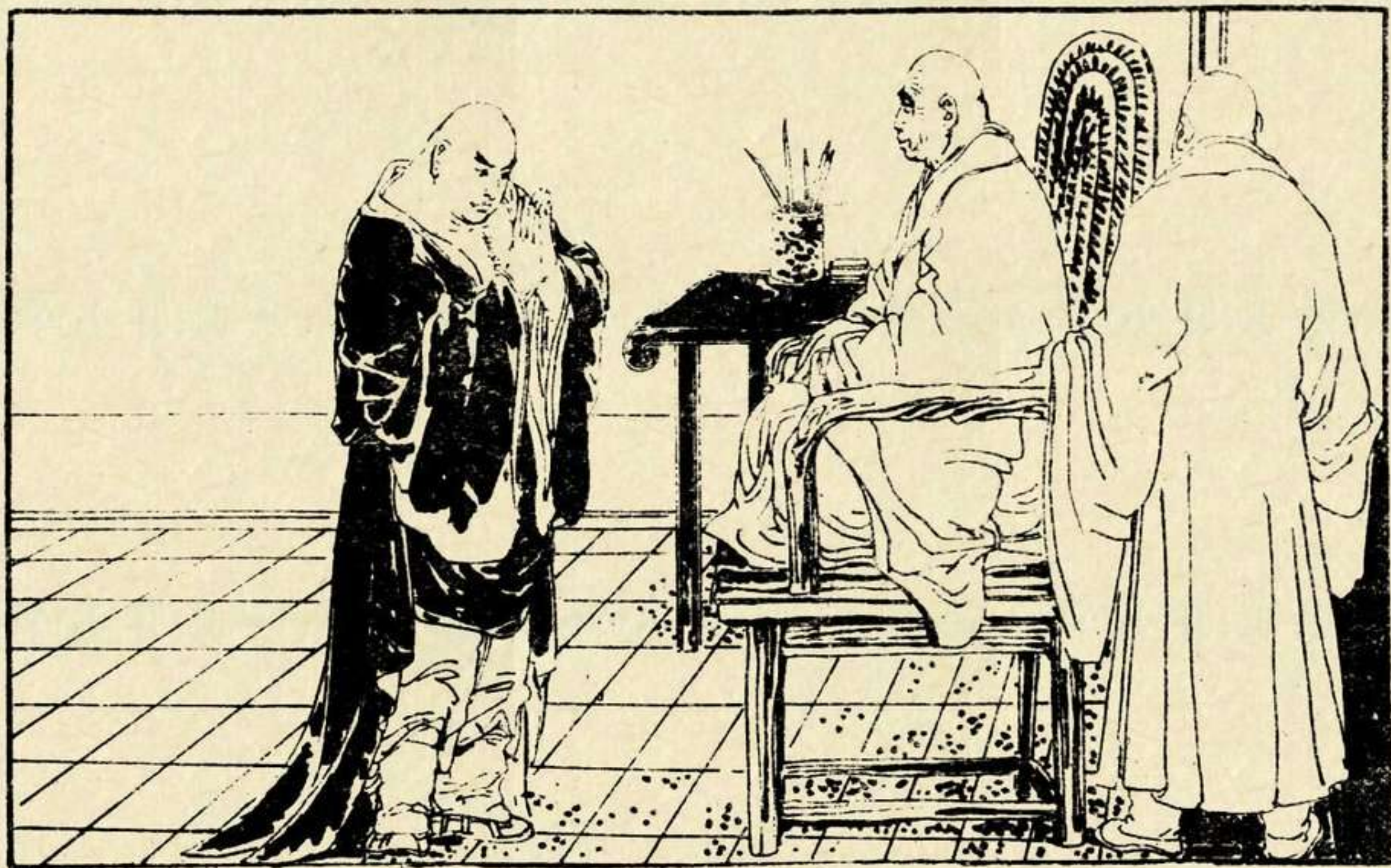
(15) 智深去后，众僧围定长老，纷纷议论。有的说长老护短，有的说当初就不该给他剃度。长老道：“眼下虽有些罗唆，后来却成得正果，且容他这一遭，明日我训诫他便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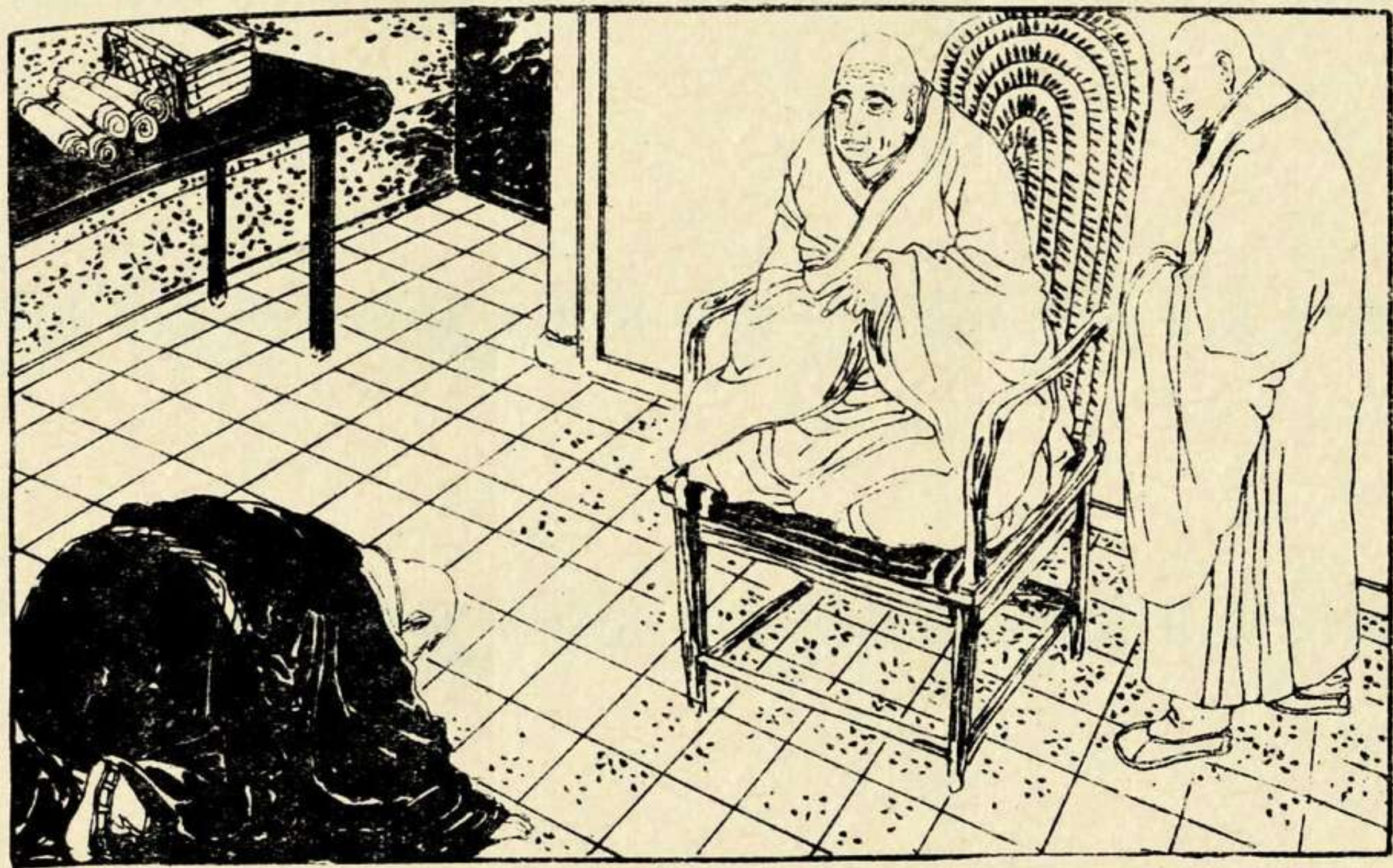
(16) 次日早斋罢，长老差人来叫智深时，却还未起。待他起来，便穿了直裰，赤着脚，风快奔出僧堂。侍者吃了一惊，赶出来看时，却见他在佛殿后撒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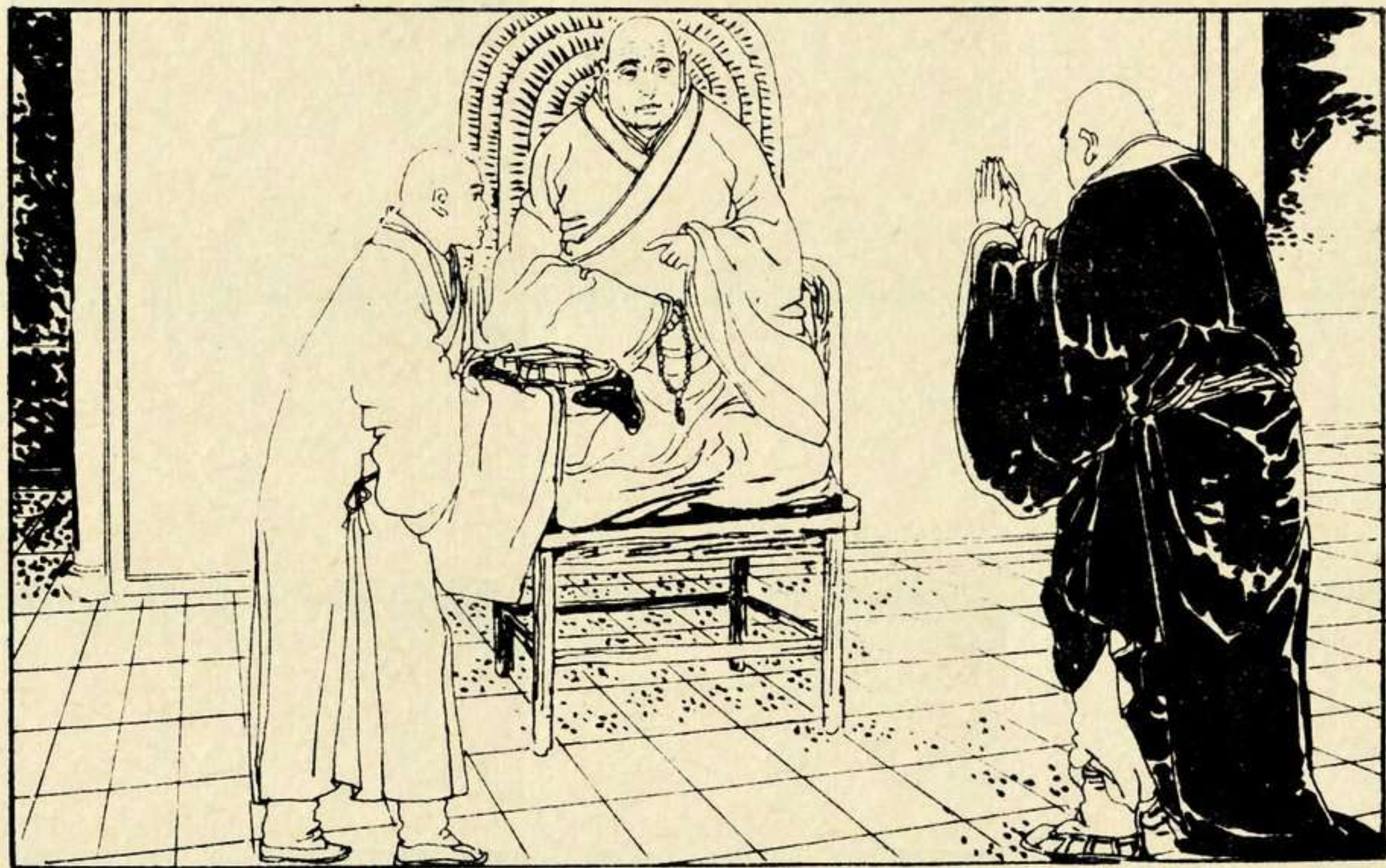
(17) 侍者离他几步远，伫立一旁等候他。心里寻思道：“值厅早已禀告过长老，说智深夜间净手图方便，把殿后脏的满地。只缘长老护短，不加禁约，今番就闹的更凶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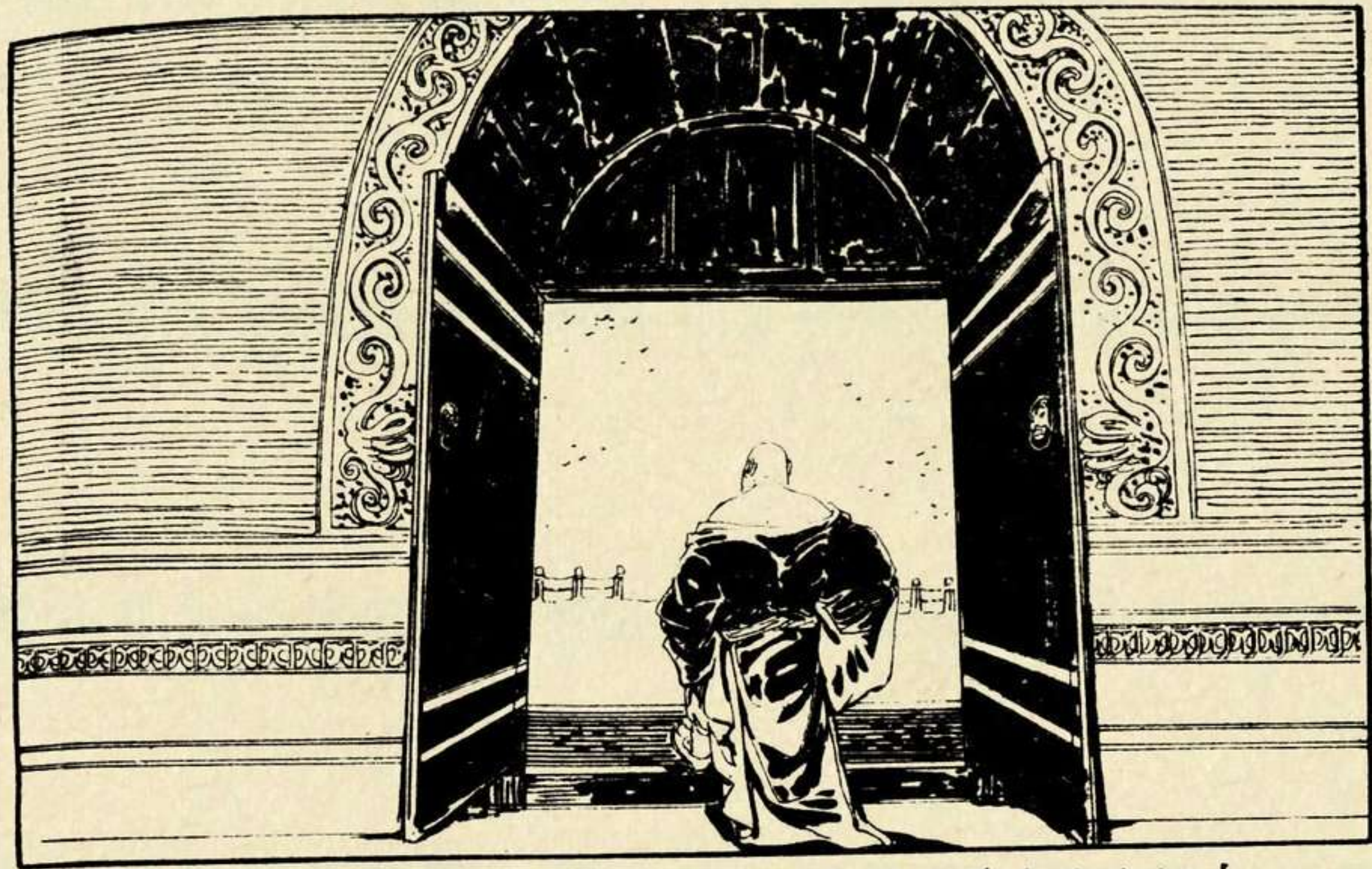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智深跟侍者来到方丈。长老道：“智深，吃酒乃五戒之一，剃度时，我与你摩顶受记，教你五戒，你说都记住了。如今你吃酒、打人，破戒乱规，却待怎说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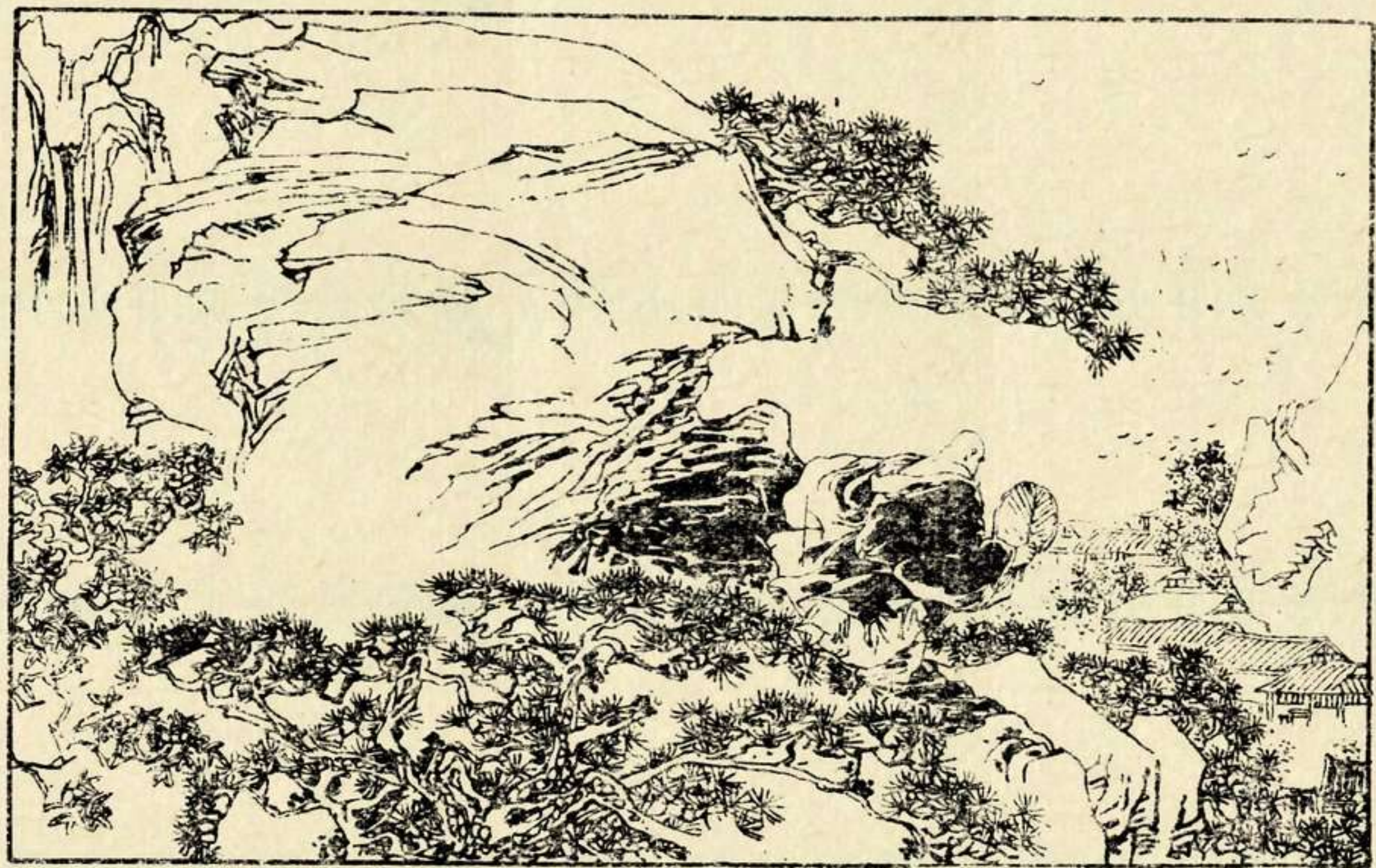
(19) 智深跪下道：“今后不敢了。”长者道：“既然出家，怎好胡来！我若不看你施主赵员外面上，定要撵你出寺。今后休得再犯！”智深连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

(20) 長老留智深在方丈里，安排早饭与他吃，又用好言语劝他。然后，又教侍者去取来一领细布直裰、一双僧鞋，给了智深，教回僧堂去了。



(21) 智深自闹了这一场，一连三四个月不敢走出山门去。忽一日，天气暴暖，正是二月间时令。智深信步踱出山门外，猛听得山下叮叮当当的响声，顺风吹上山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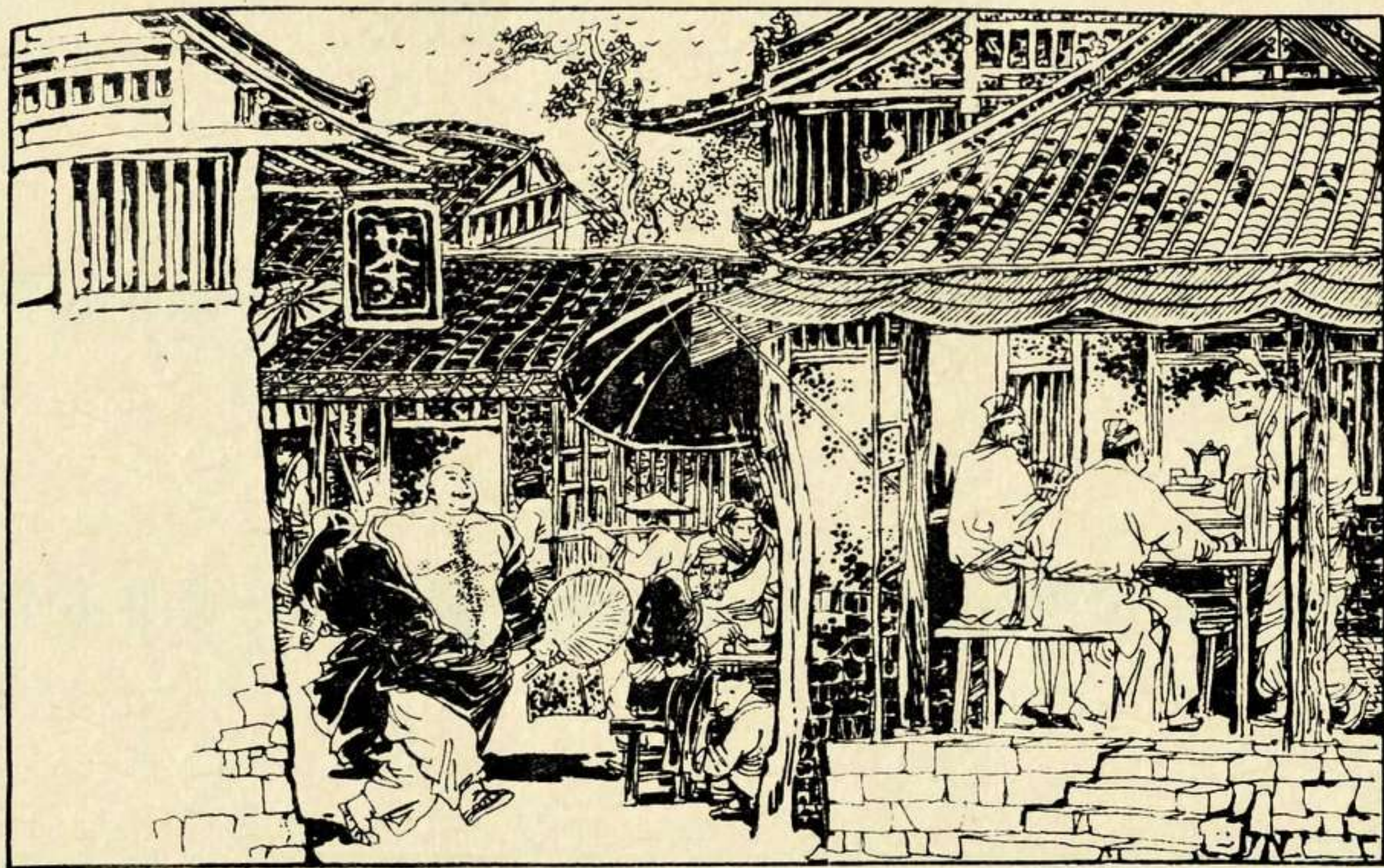
(22) 智深循着声响，一步步走下山来。出了“五台福地”的牌楼看时，却见前面是个市镇，约有五七百户人家，还有酒旗在迎风飘动。心里寻思道：“早知有此去处，俺也不夺那桶酒吃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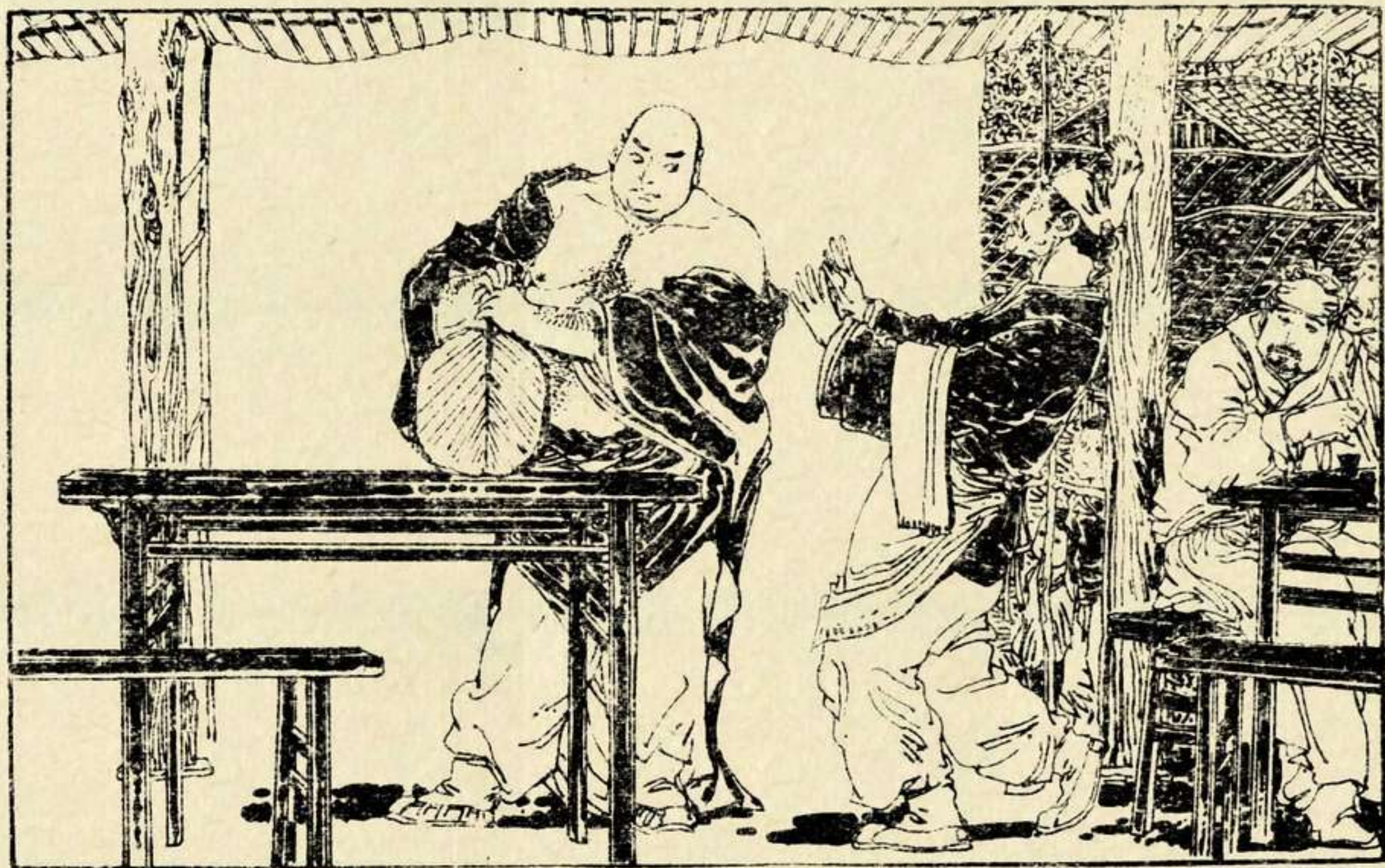
(23) 走不多路，原来那叮当响声，是一家铁匠铺在打铁。智深径入铺中，要店主打条百斤重的禅杖、一口戒刀。店主迟疑道：“戒刀有现成的在此；但百斤禅杖，怕太重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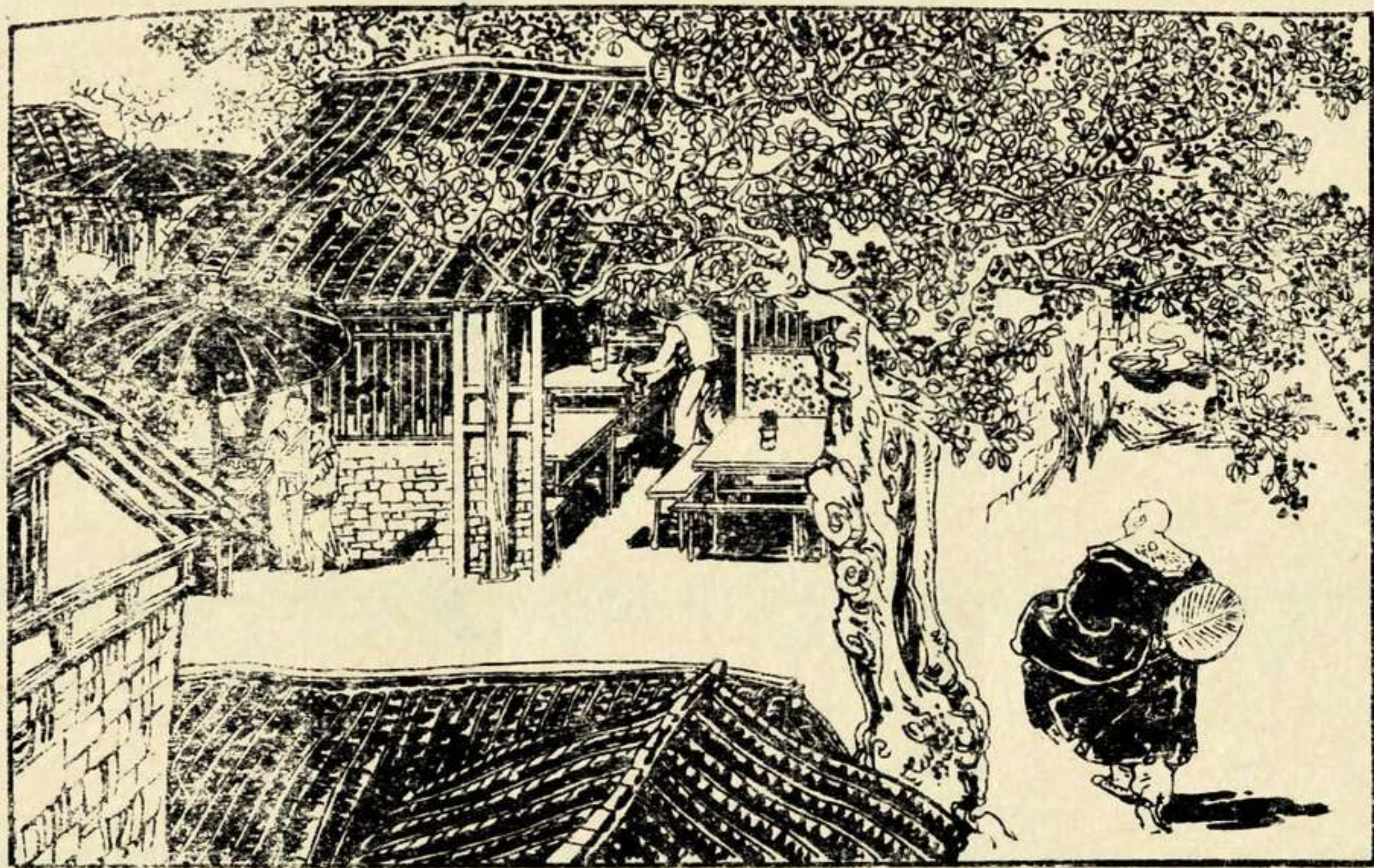
(24) 店主人见智深不悦，忙又改口道：“不是怕师父使不动，实是禅杖太肥了不好看。”最后商定，禅杖准定打六十二斤重；戒刀用好钢打造。智深付了银两，别了店主出来。



(25) 智深走不多远，就见有一家酒店，便大踏步向内走去。



(26) 智深入内坐定，敲着桌子要酒。店主人过来道：“师父少罪。长老有法旨，若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，便要追回本钱，逐出屋子。请师父休怪。”智深只得起身，嘟囔着走出来。



(27) 智深接连闯了几家酒店，都是一个调门儿把他打发出来。他想：“不生个计策，如何能吃得着酒……”抬眼望去，市梢尽头，有个酒旗挑出在一家的屋檐上，便信步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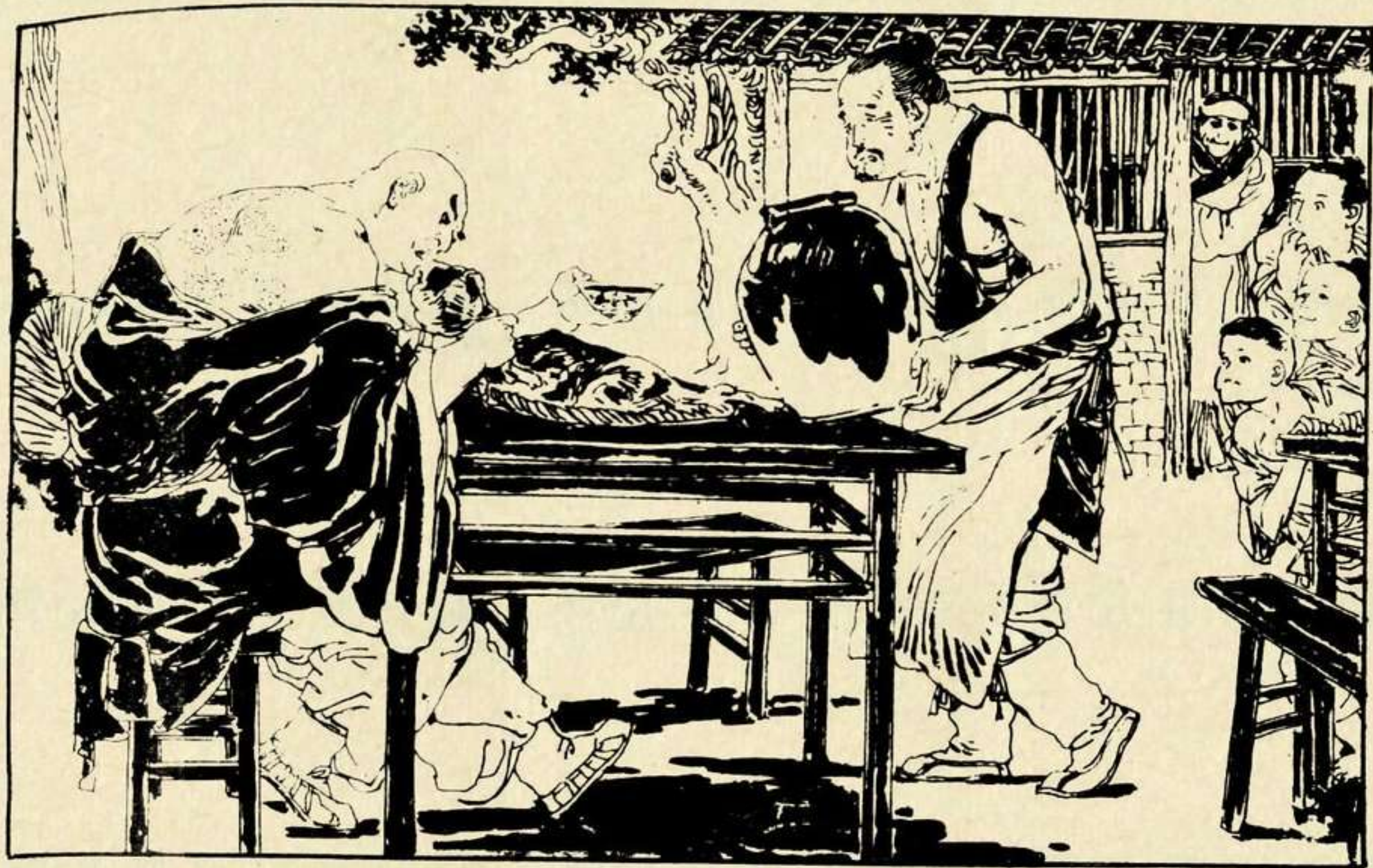
(28) 智深跨进酒店，坐下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俺是行脚僧，游方到此，买碗酒吃。”店家估量他的模样、口音，竟信了：“若是五台山和尚，就不能买。”智深道：“俺不是。”



(29) 智深吃了十来碗酒后，问道：“有甚肉？来一盘吧！”店家道：“早来有牛肉，都卖完了。”说话间，有一阵肉香从窗外飘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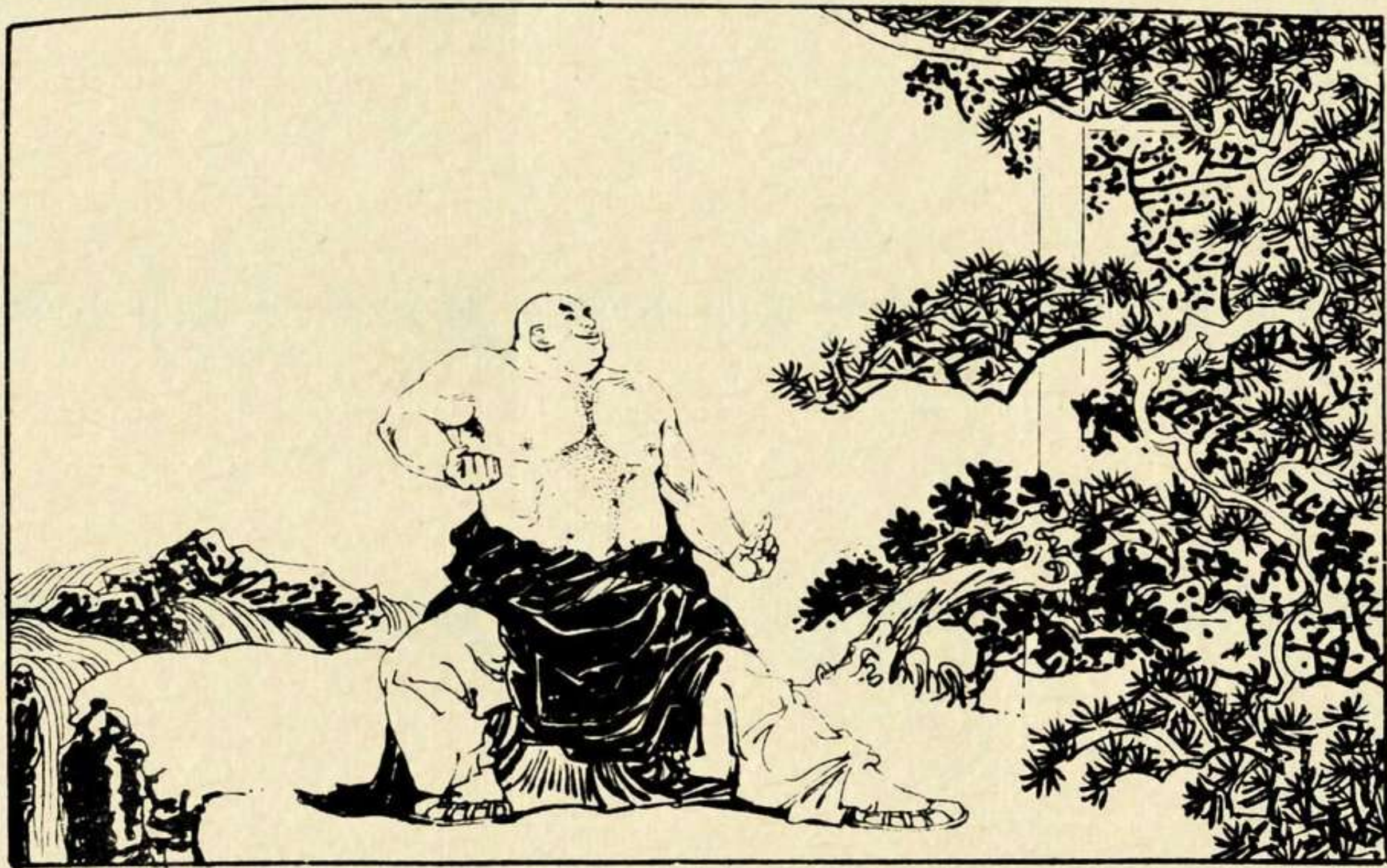
(30) 智深问店主人：“你家有狗肉，怎不卖与俺吃？”店家道：“我怕你出家人不吃狗肉。”智深摸出银子，递与店家道：“洒家有银子在此，你且卖半只与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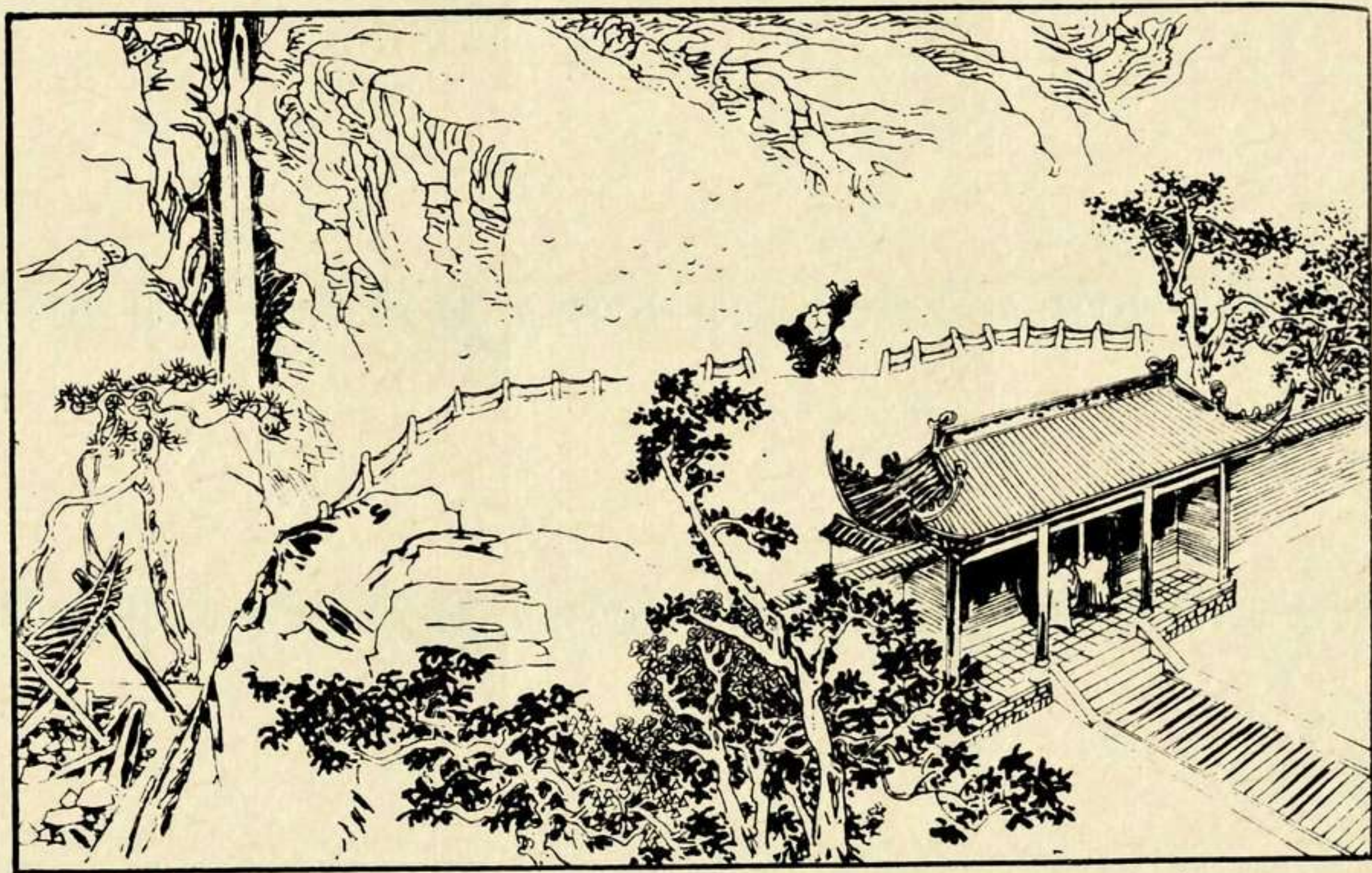
(31) 店家取来狗肉，捣些蒜泥，端来放在智深面前。智深大喜，手扯狗肉，蘸着蒜泥吃。又吃了十来碗酒，还只顾讨酒，店家都看呆了。



(32) 不一会，智深吃完了酒，把剩下的一只狗腿揣在怀里，向店家道：“多的银子存着，俺明日再来吃。”吓得店家目瞪口呆。



(33) 智深走到半山亭，酒却上来，跳起身，口里道：“俺好些时不使拳脚了，且使几路舒展筋骨。”便捋袖撩衣，上下左右使了几路。



(34) 使得力发，一膀子搥在亭柱上，豁刺刺一声响，坍了半边亭子。两个管山门的听得，高处看时，只见半山亭坍了，智深一步一颠，走上山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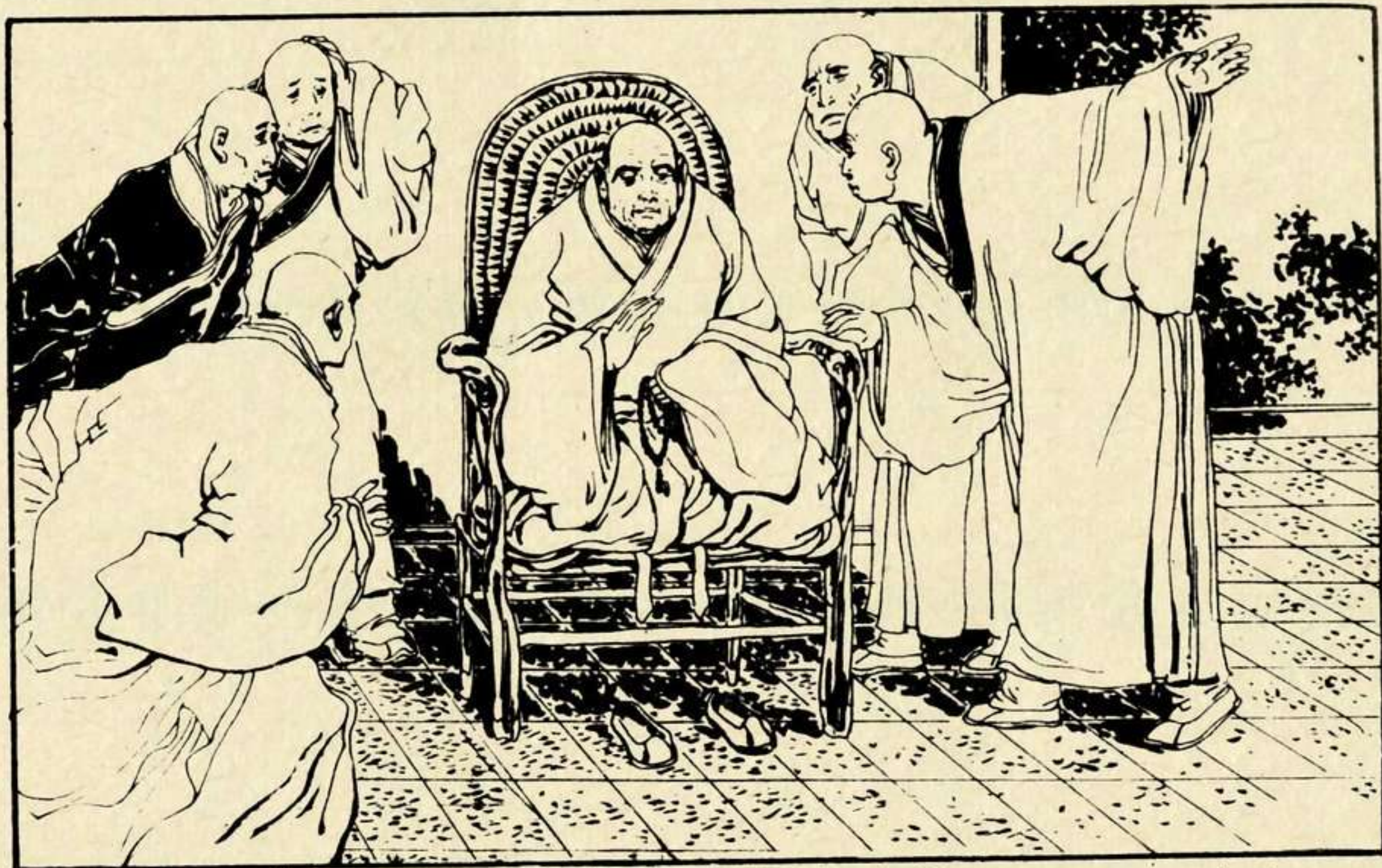
(35) 管山门的看见智深醉了，忙把山门关上，把门拴了。智深敲了一会，看着左边的金刚喝道：“你这鸟大汉，不替俺敲门，却拿拳头吓洒家！”跳上台基，把栅栏只一扳，却似挽葱般的给扳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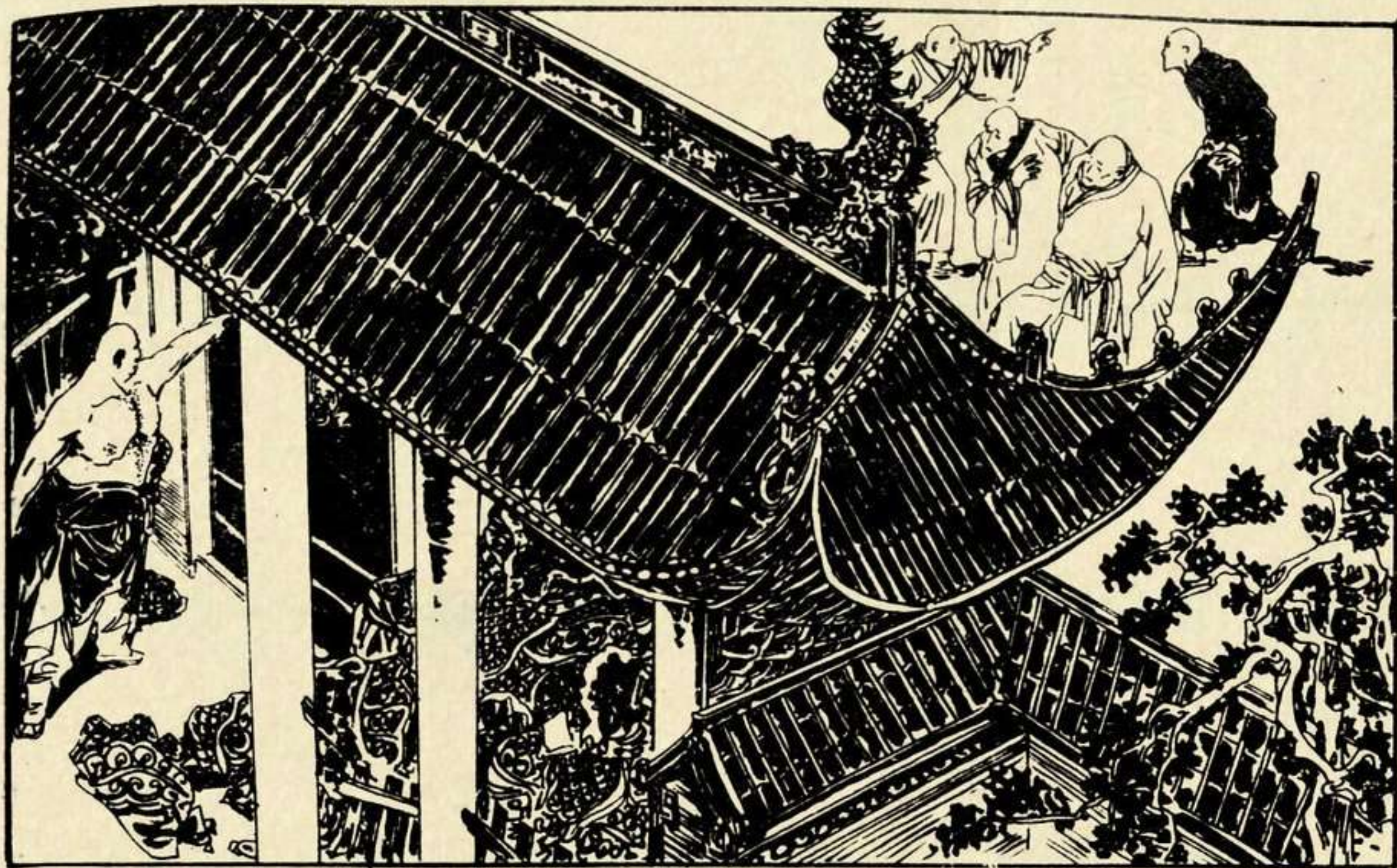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接着，拿起一根折木头，去那金刚腿上便打。簌簌地，泥和颜色都脱下来。门子在门缝里张见，道声：“苦也！”急去报与长老知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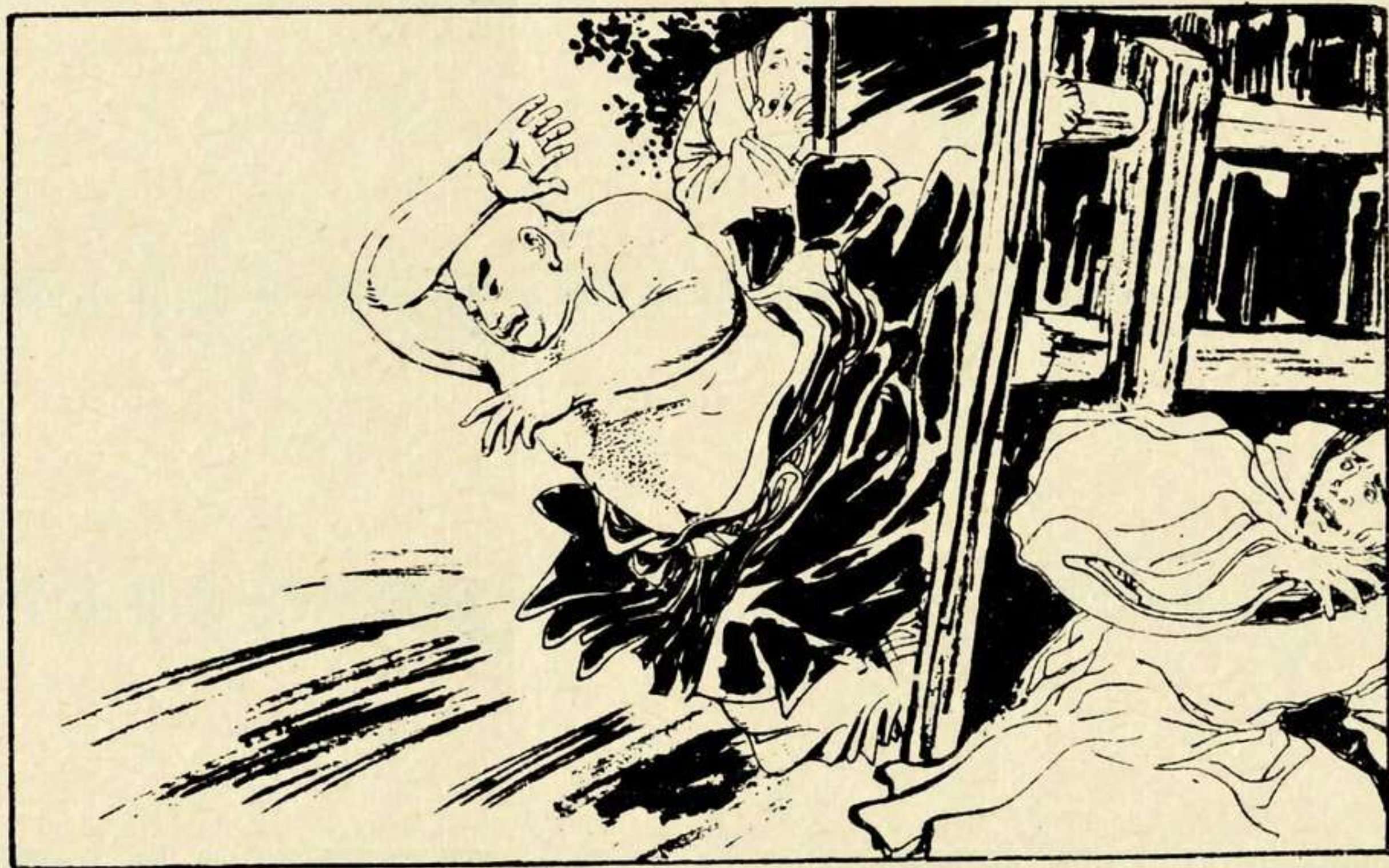
(37) 智深调转身，看着右边的金刚喝道：“你这厮张开大口，笑甚么？”跳到右边台基上，把那金刚猛打。只听得一声巨响，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。逗的智深哈哈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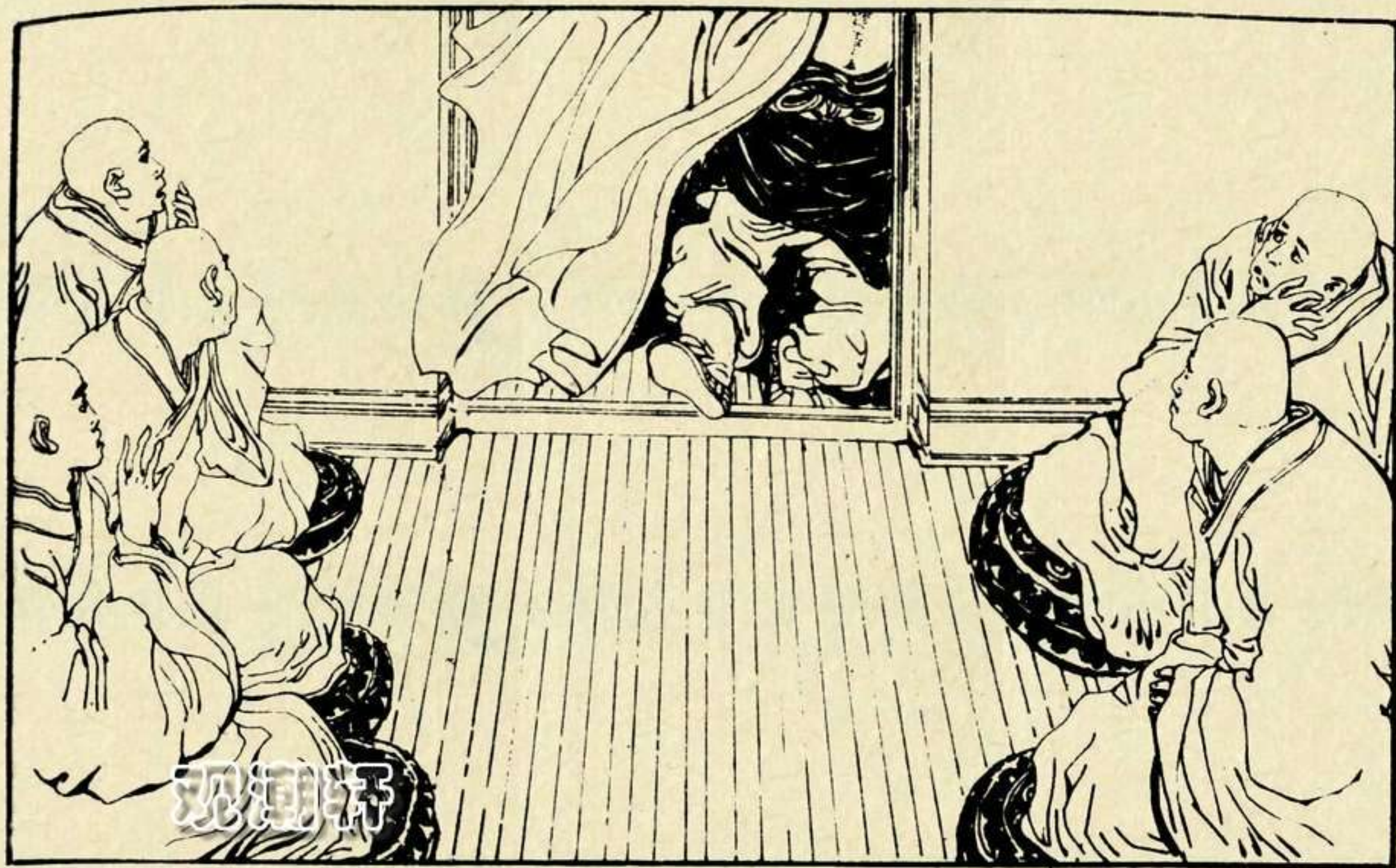
(38) 门子正禀告长老。首座、监寺、都寺等也都来了，禀告说：“这野猫今日醉得厉害，把半山亭、金刚都打坏了！如何是好？”长老道：“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，何况老僧？且由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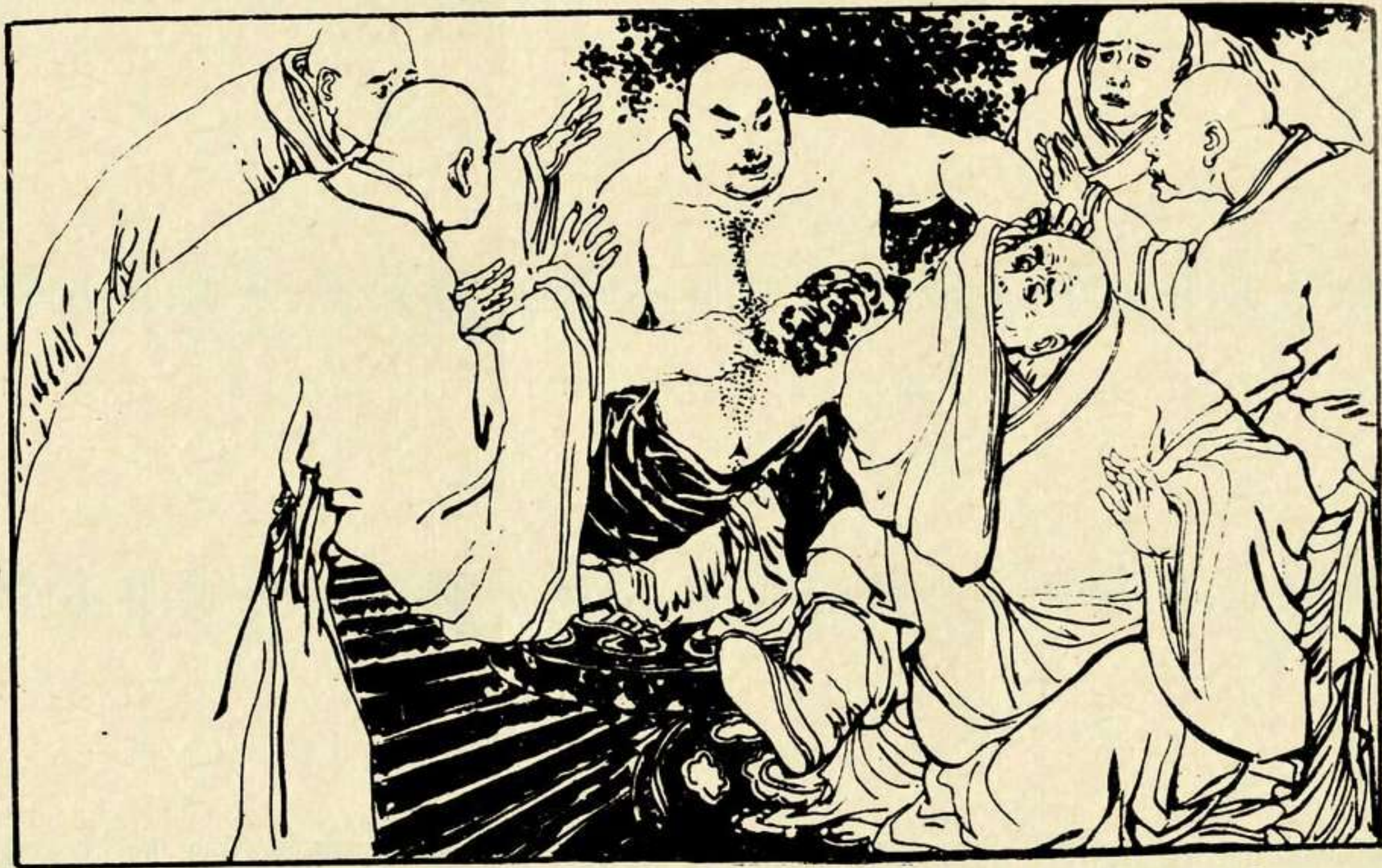
(39) 众人从方丈出来，都埋怨长老姑息、护短。忽听得智深在门外大叫：“娘的秃驴！再不开门，讨把火烧了这个鸟寺！”首座听得，叫门子把大闩拔了，让他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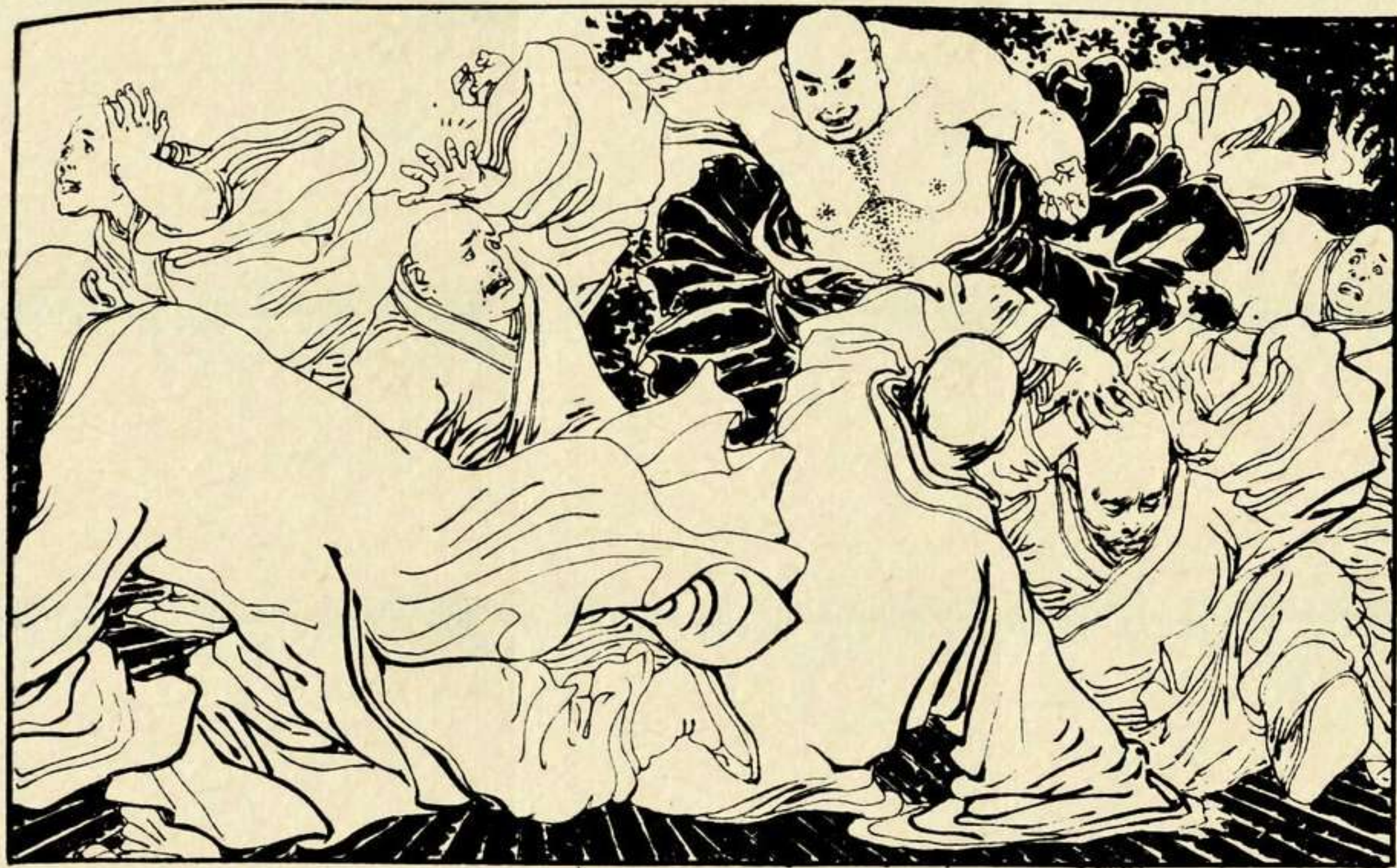
(40) 两个门子蹑手蹑脚地轻轻拽开大门，窜到里面去躲起来，众僧也各自回避。智深叫骂一阵，又猛推山门，不防山门大开，一个倒栽葱跌进门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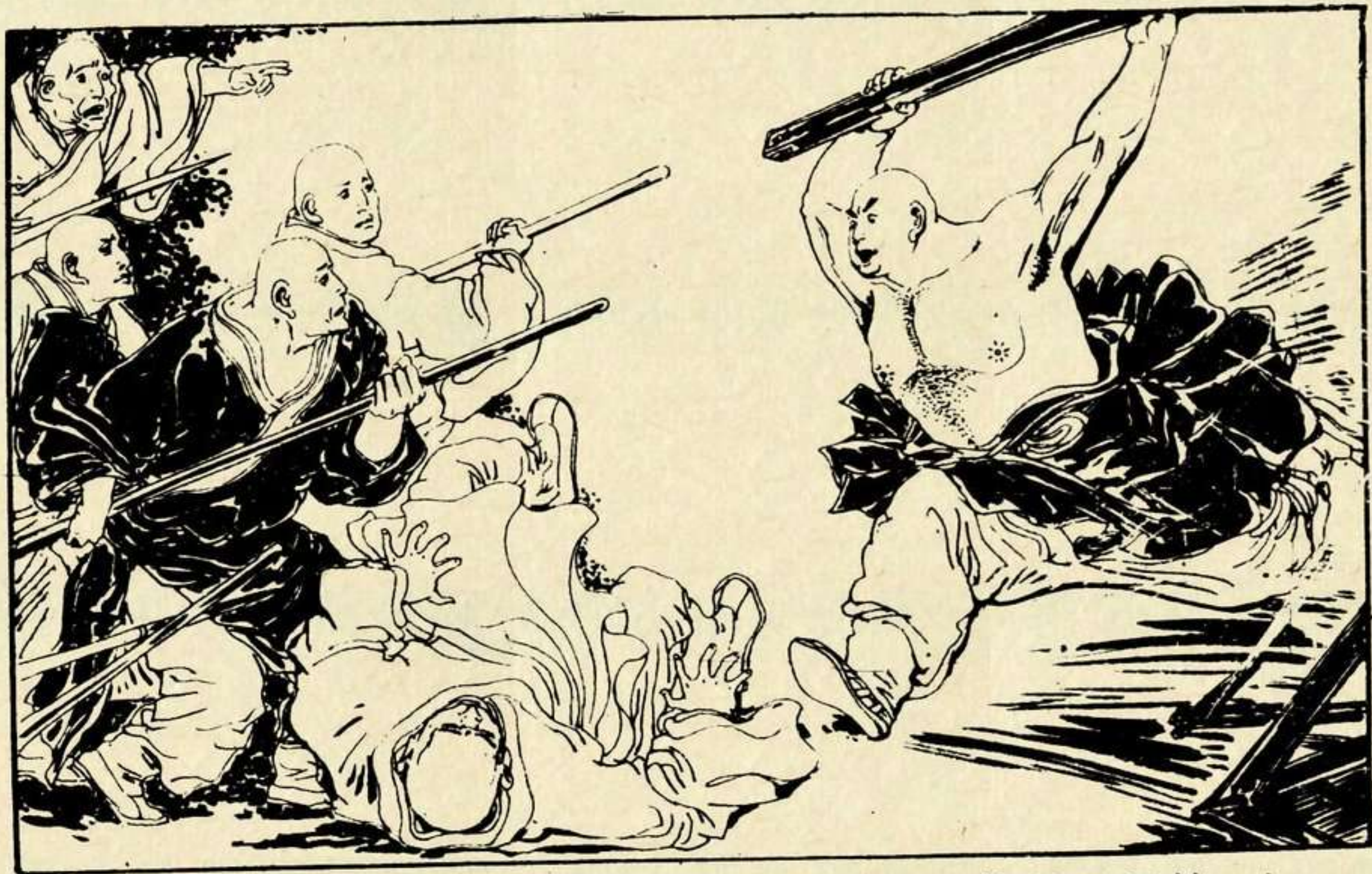
(41) 智深爬起来，摸摸头，直奔僧堂来。众僧正在打坐，见智深进来，都吃一惊。智深到得禅床边，喉咙里一声怪响，哇哇直吐。众僧都闻不得臭，个个掩了口、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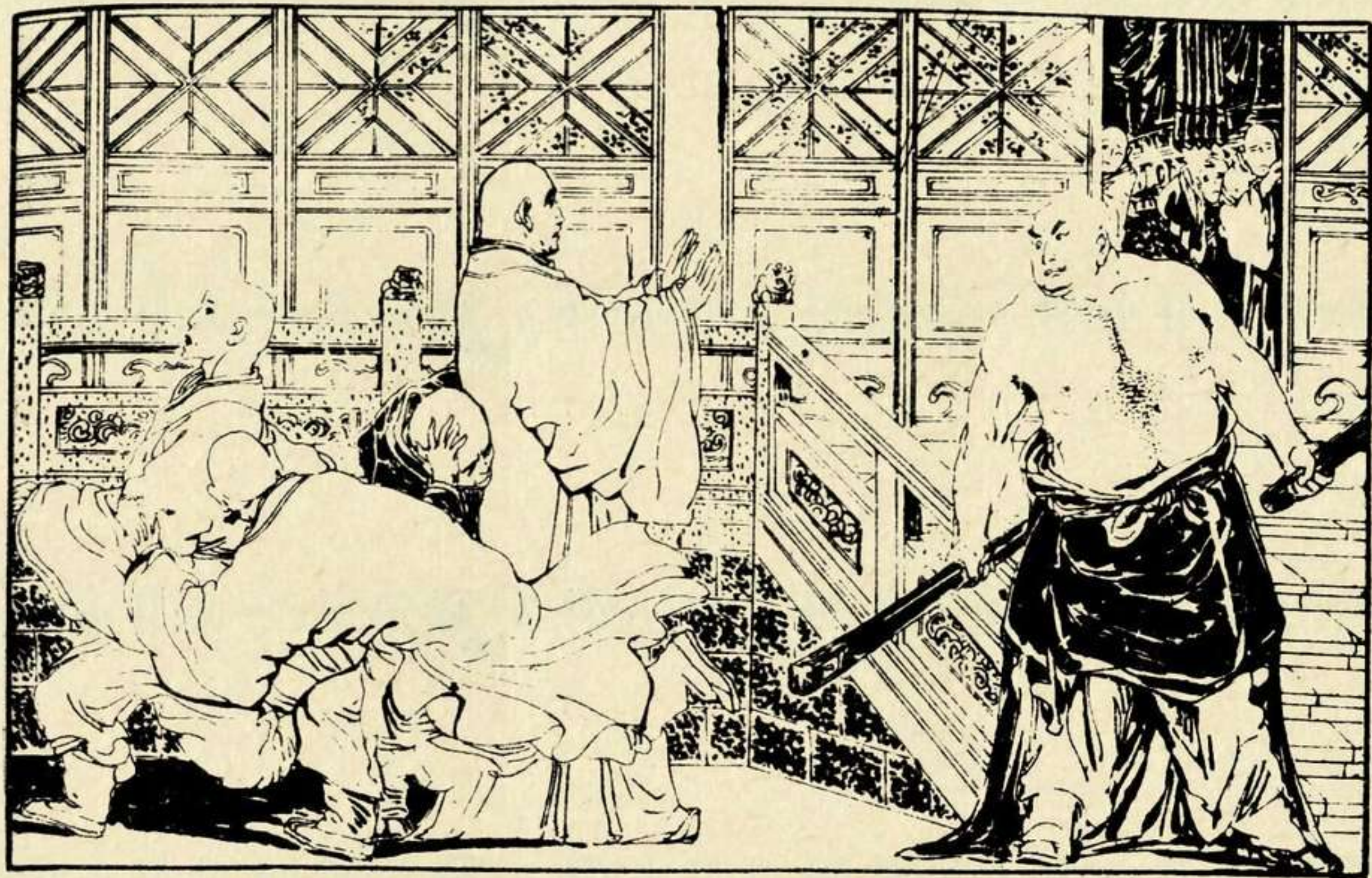
(42) 智深吐了一阵，上禅床解开直裰，掉下那只狗腿来。叫道：“好！好！正肚饥哩！”扯来便吃。众僧都把袖子遮了脸，智深扯了一块递与上首的和尚，和尚忙掩住了脸。



(43) 对面四五个和尚跳过来劝时，智深撒了狗肉，提起拳头，去那几个光头上，必必卜卜只顾凿。满堂僧众都大喊起来，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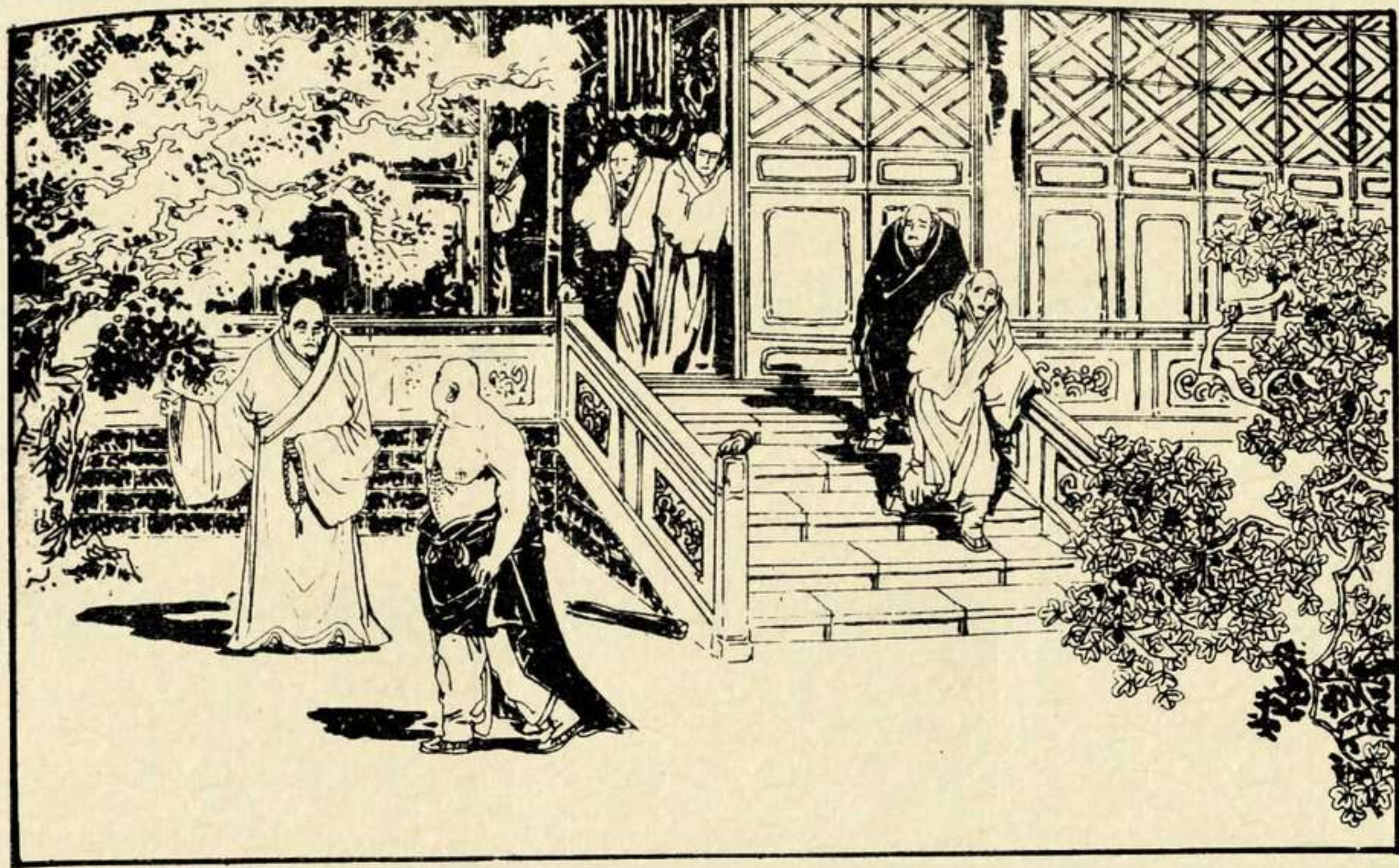
(44) 监寺、都寺调集了一二百职事僧，手执杖叉棍棒，头裹白巾，抢入僧堂来。智深大吼一声，推翻供桌，折两根桌脚，从僧堂里打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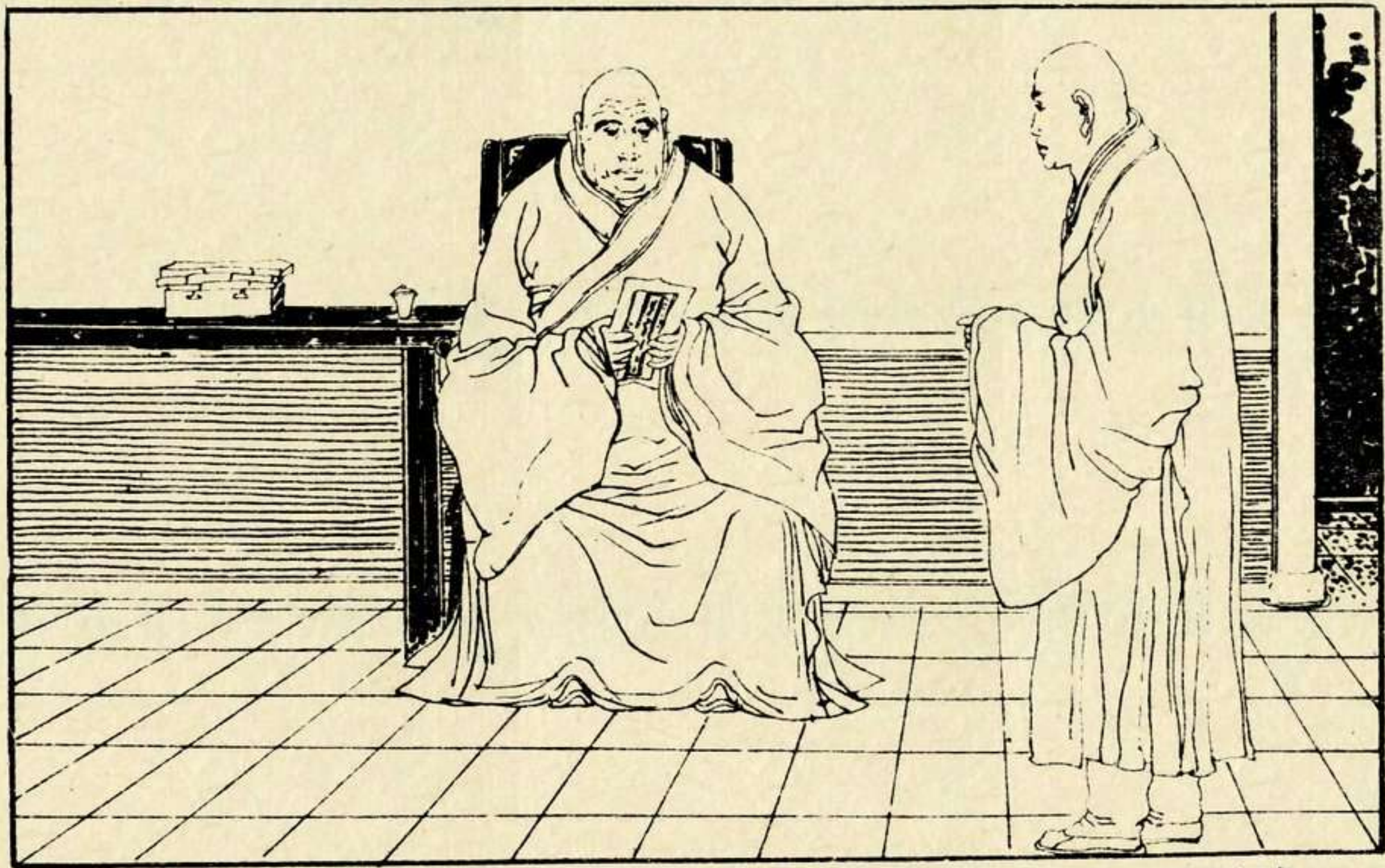
(45) 众僧见来得凶，边打边退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，只见长老喝道：“智深休得无礼！众僧也休动手！”这时，众僧中已有十数个受了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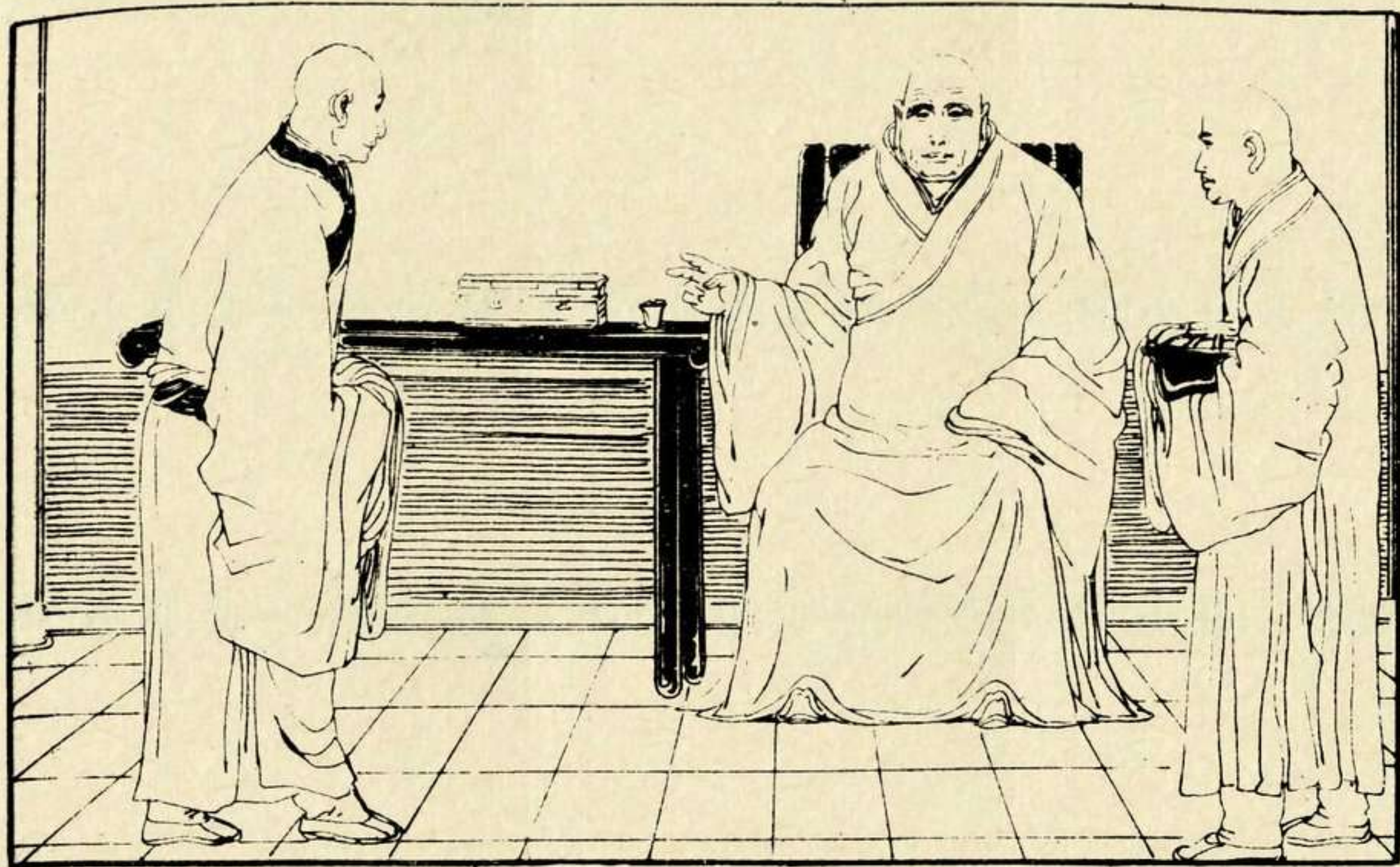
(46) 众僧各自住手退去。智深这才撇了桌脚，叫道：“长老与洒家作主！”长老道：“智深，你连累煞老僧也！今番又闹的佛堂大乱，罪孽非小！”智深至此，酒已醒了七八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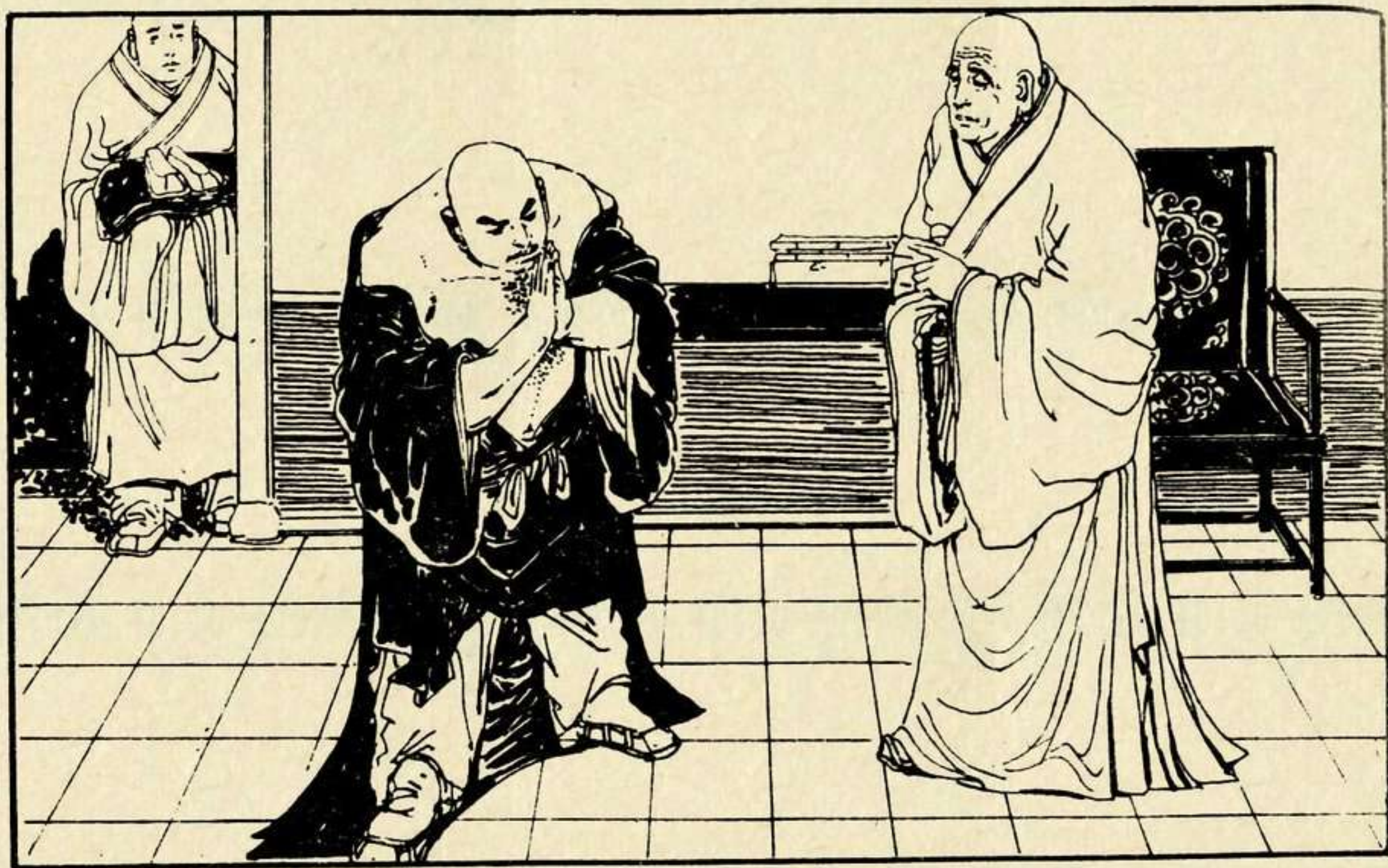
(47) 长老叫躲在廊下的坐禅僧，再回僧堂去坐禅；叫被打伤的职事僧自去将息医治。又与智深道：“你且随我去方丈里过几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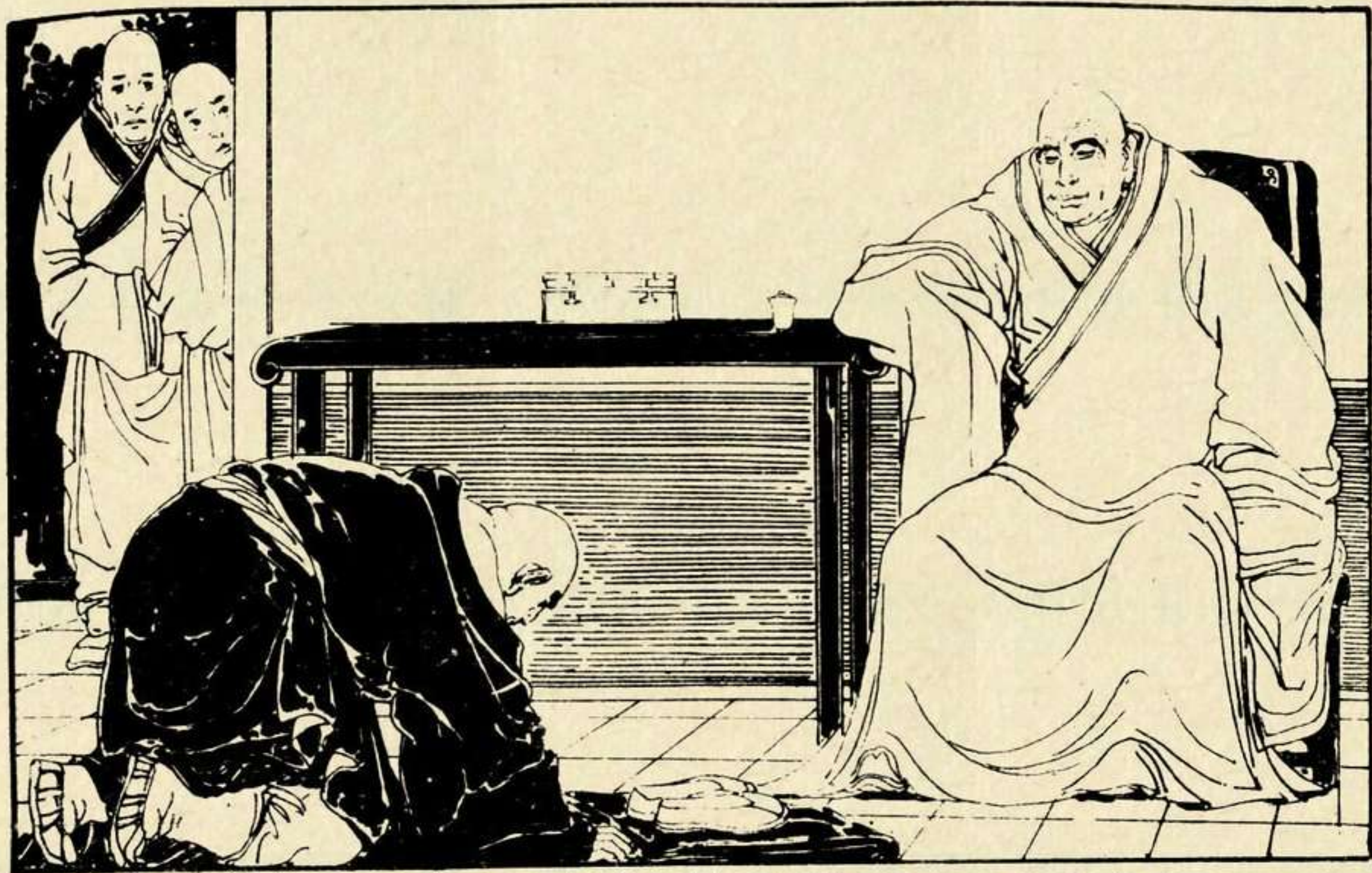
(48) 次日，長老寫了一封信，使人到趙員外莊上說明情況。不多時，使者把回信帶回，趙員外拜復長老：“被智深壞了的亭子、金剛，隨即來修復，智深但凭長老發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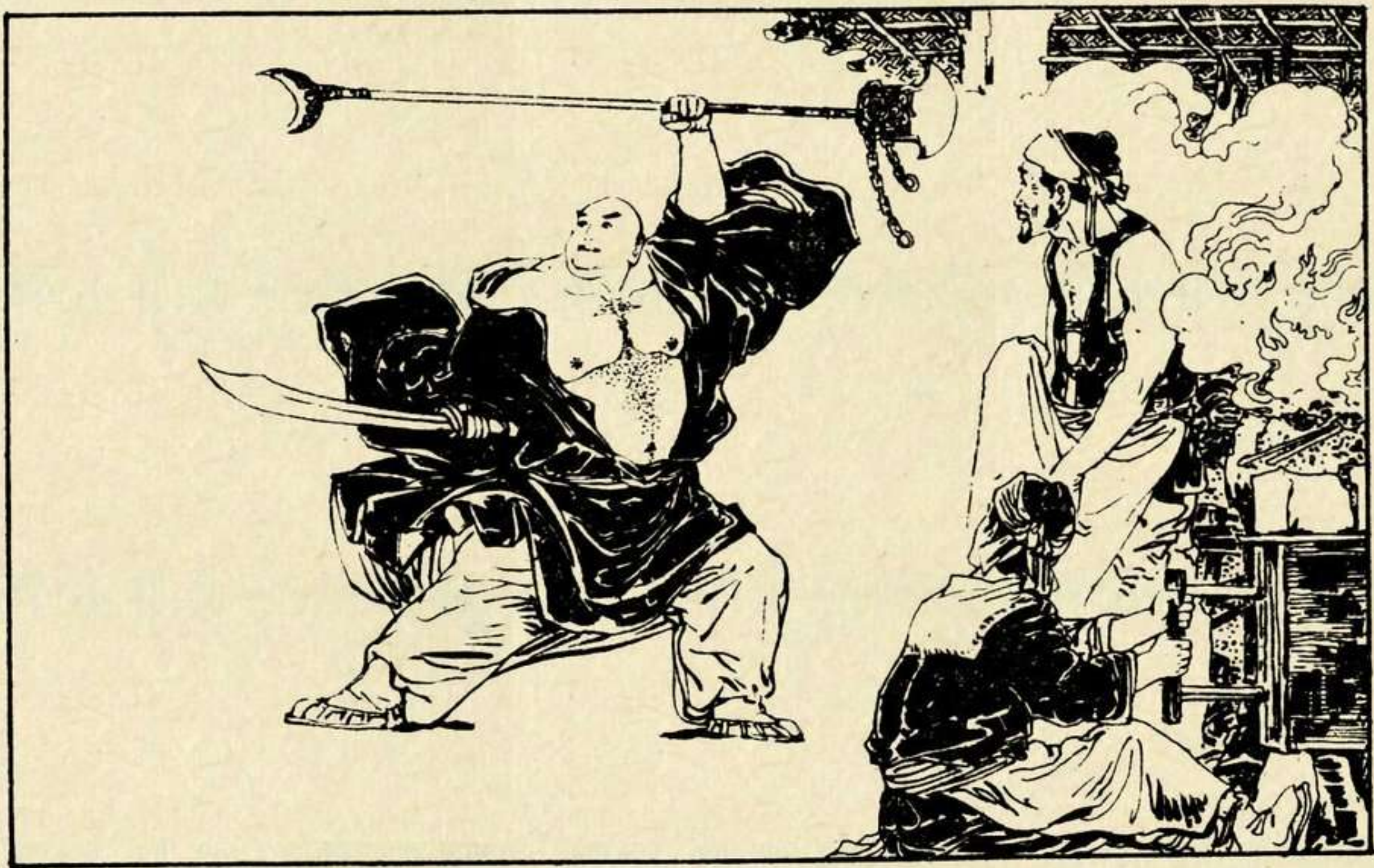
(49) 長老與首座商議了一會，叫侍者去取來一領皂布直裰，一双僧鞋，十兩白銀。又叫去房中喚智深來說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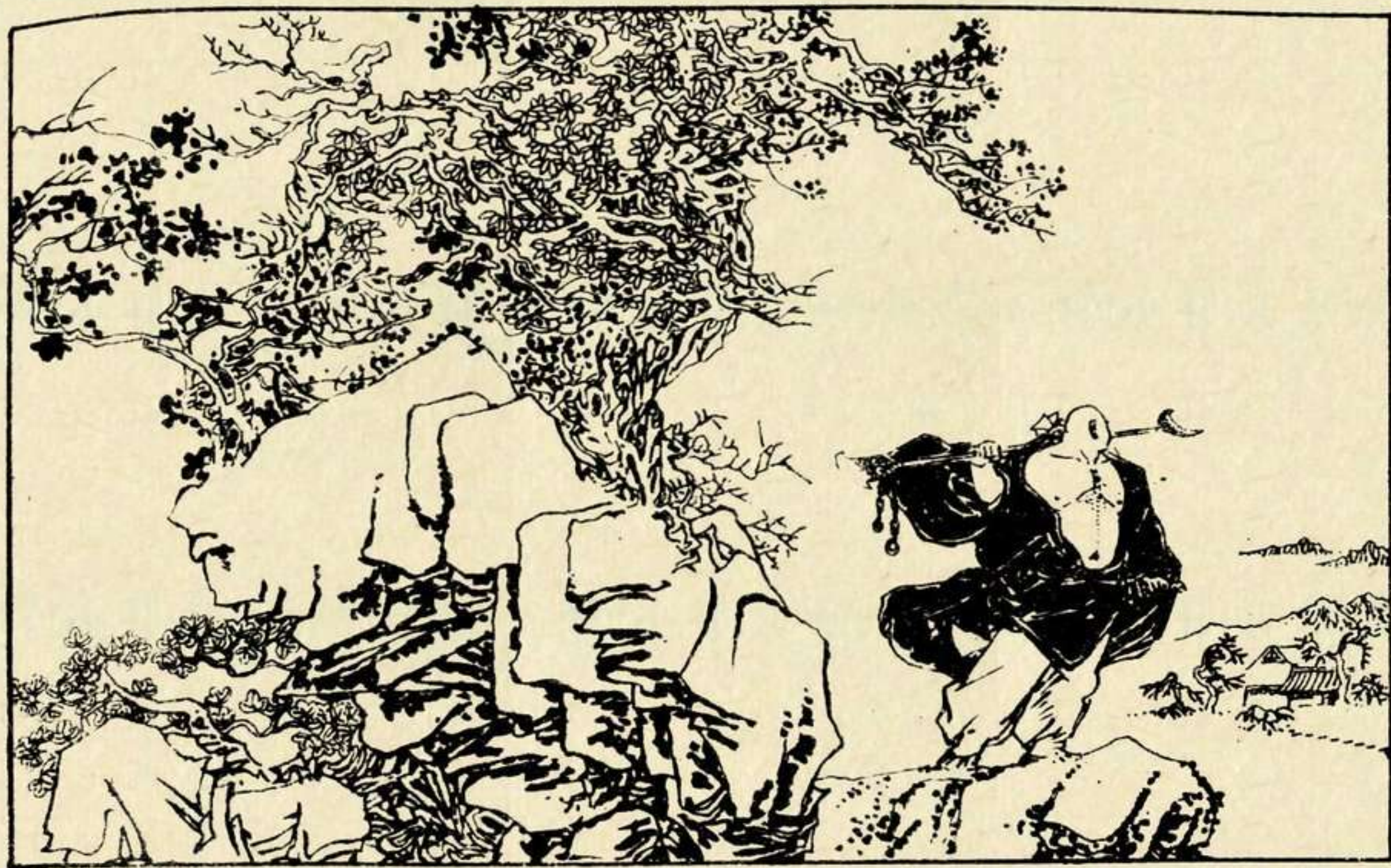
(50) 长老道：“智深，你前番酒醉打闹，便是误犯；今次大醉，打坏金刚、打伤僧人。我这里决难安你，你另投一个去处吧。”智深道：“师父叫弟子哪里去安身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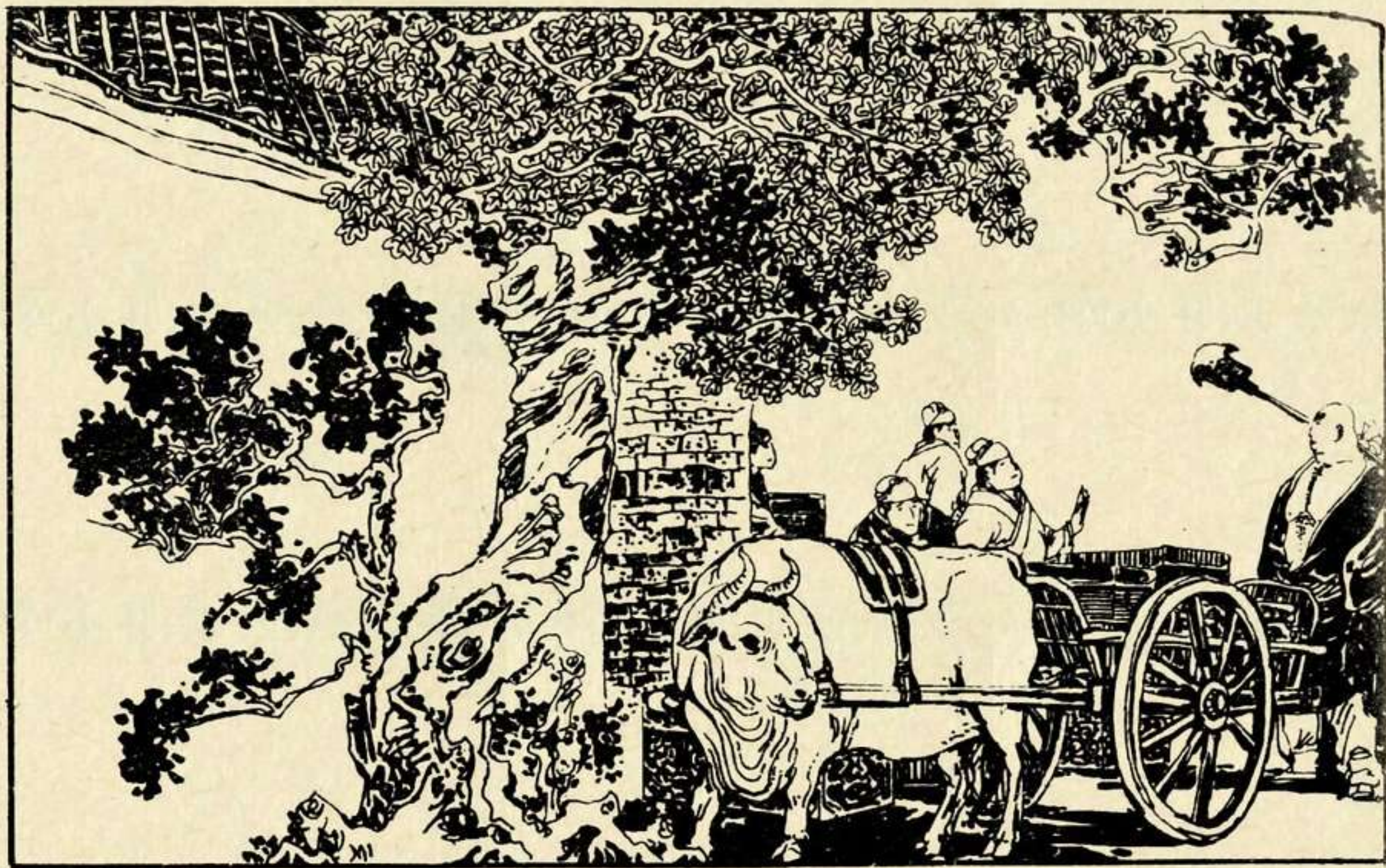
(51) 長老道：“我有个师弟叫智清禅师，现是东京大相国寺住持，我与你这封书信，你投他那里，讨个职事僧做。”随把直裰、僧鞋、银两授与他。智深收了，拜辞而去。



(52) 智深离了五台山，先在镇上客店住了几日，等候两件家生加工完备。这一日，戒刀已做了刀鞘，禅杖已裹了一层漆。智深甚是称意，便将碎银子赏了铁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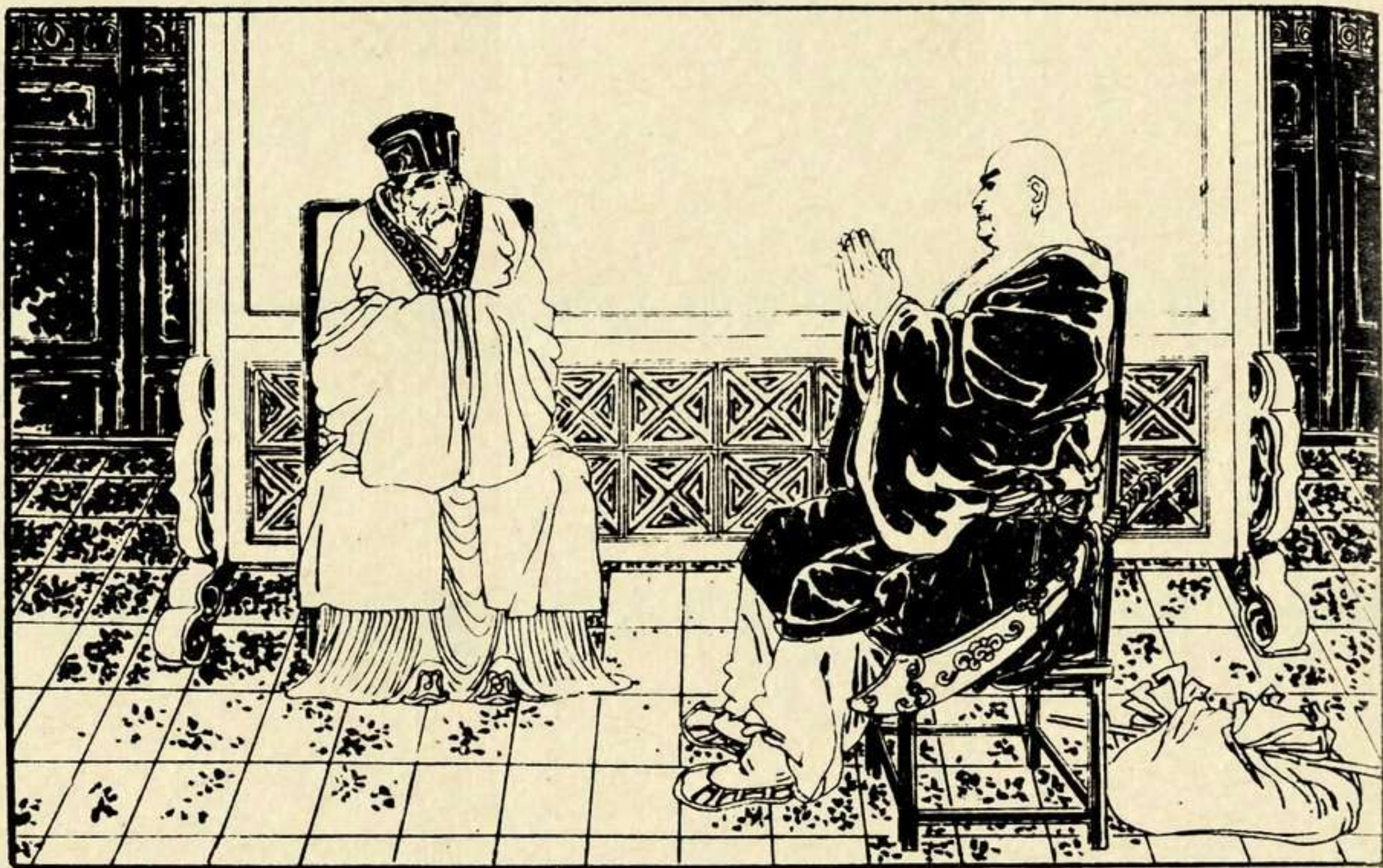
(53) 智深背上包裹，挎了戒刀，拿着禅杖，取路望东京进发。一日，天色已晚，错过宿头。踌躇际，远远望见树木丛中，掩映着一所庄院。心想：“何不投庄上去借宿一宵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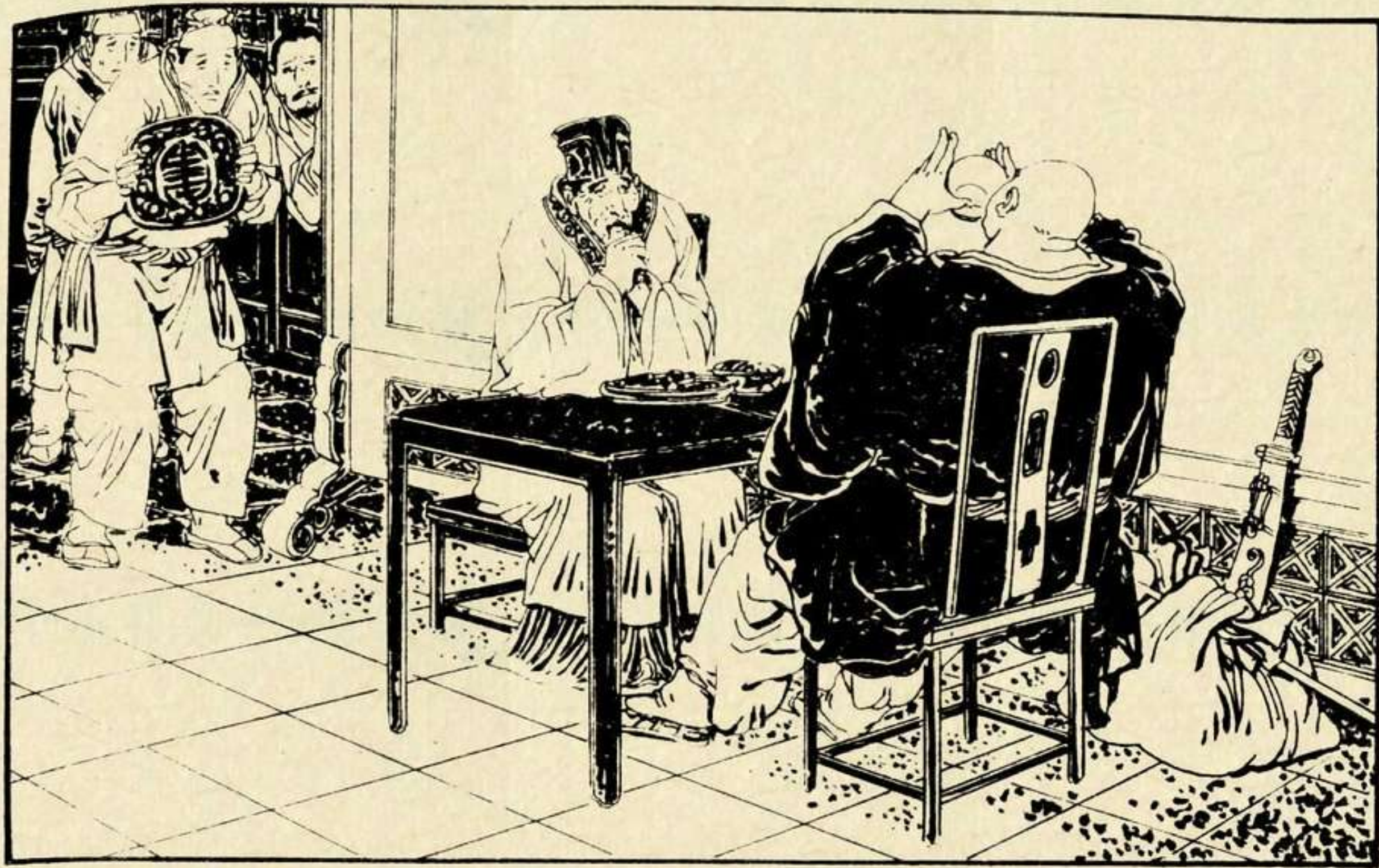
(54) 智深过了板桥，只见数十个庄客，正忙着搬东西。便道：“洒家赶不上宿头，欲借贵庄歇宿一宵，明日便行。”庄客道：“歇不得，我庄今夜有事，和尚休来讨死！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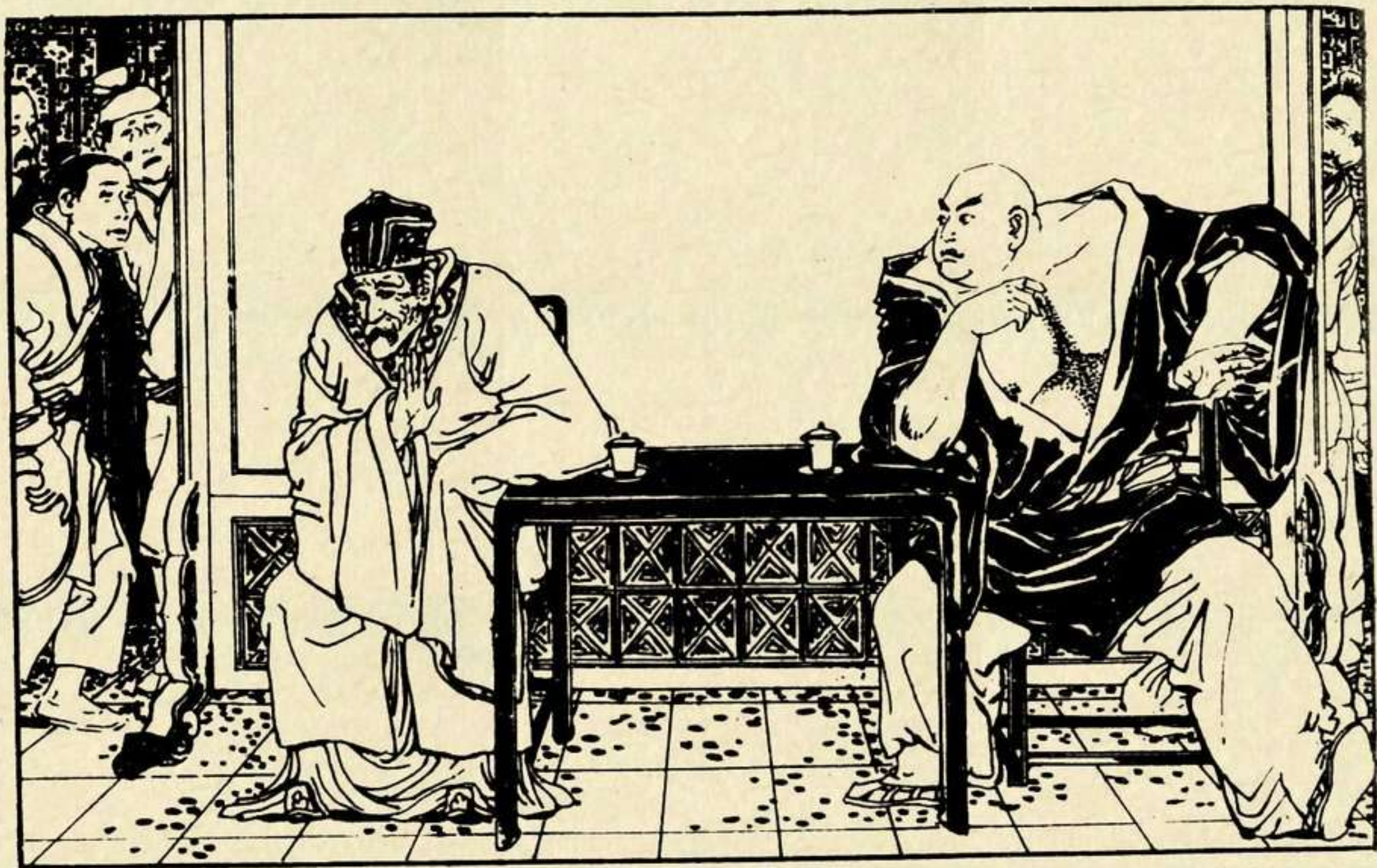
(55) 智深大怒，待要发作，却见庄里出来一个老人，喝住了庄客。智深向老人道：“洒家自五台山来，今晚错过宿头，欲求借宿，不料那厮无礼，骂洒家来讨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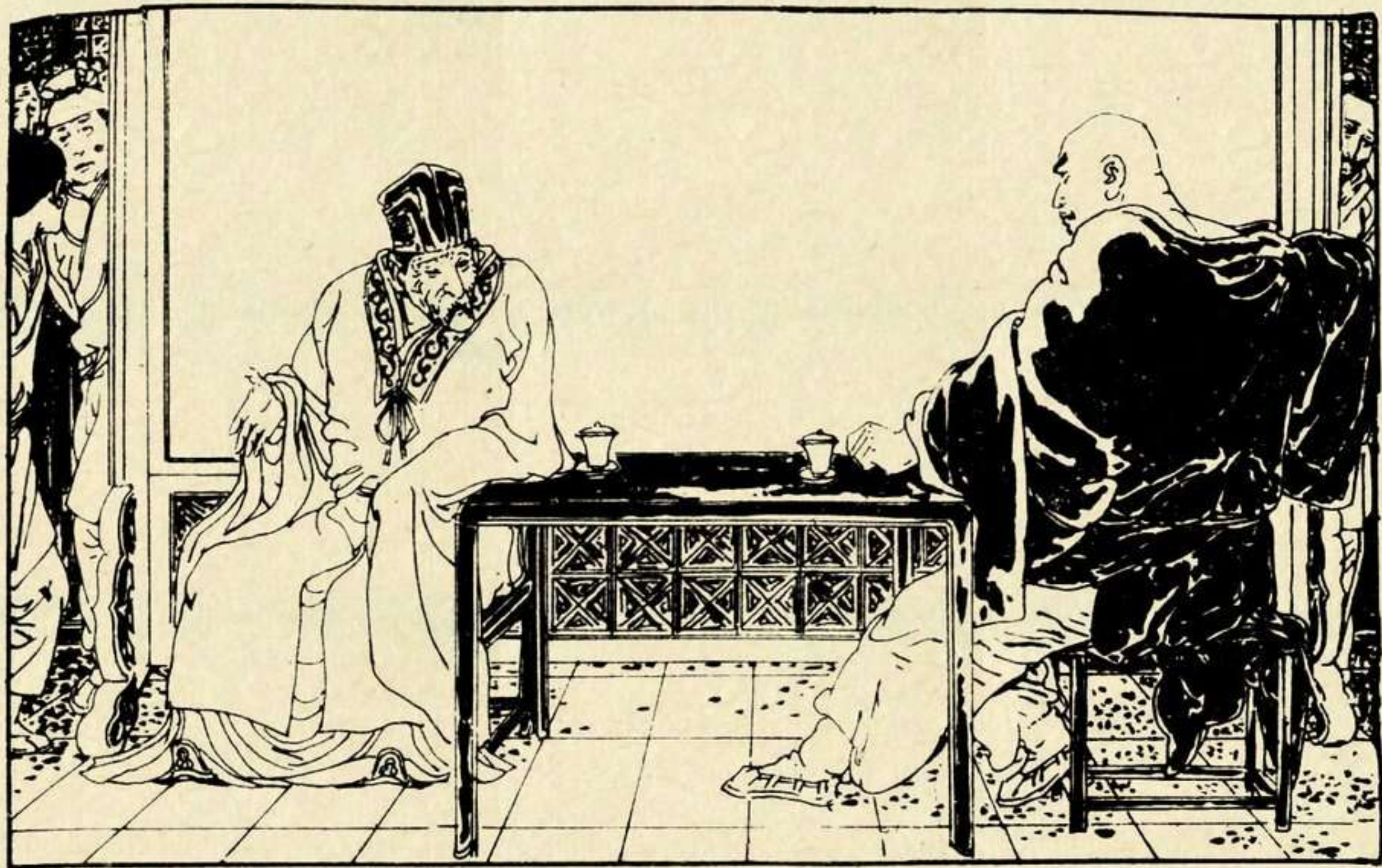
(56) 老人听说，便邀智深到堂上坐下。闲话之中，智深知道此间叫桃花村，老人叫刘太公。太公道：“敢问师父是否忌荤？”智深道：“洒家不忌荤、不忌酒，但有便吃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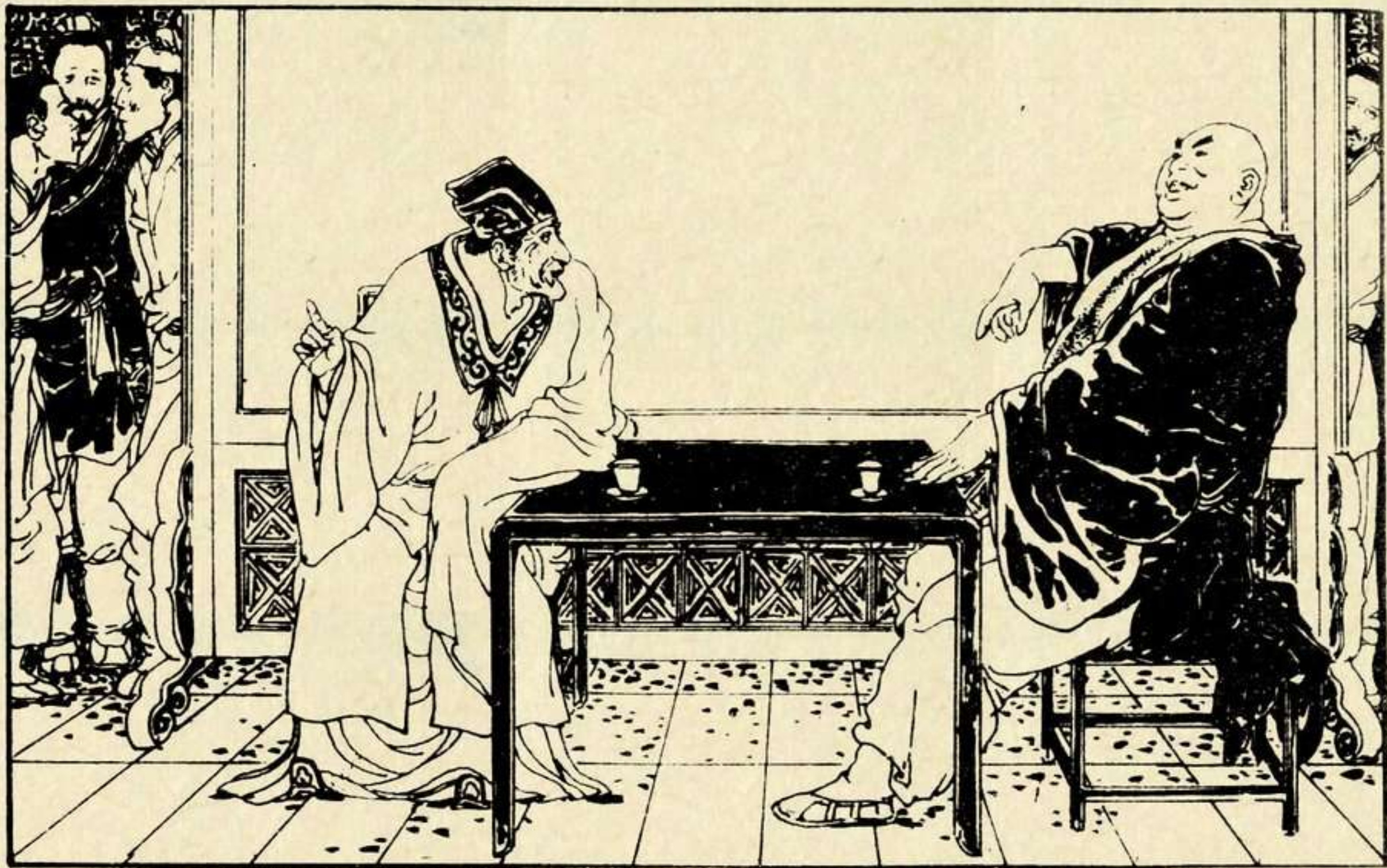
(57) 太公吩咐庄客端来一盘牛肉，三四样菜肴，又暖了一壶酒来。智深也不谦让。不一会，一壶酒、一盘肉，都吃了。太公对席看见，呆了半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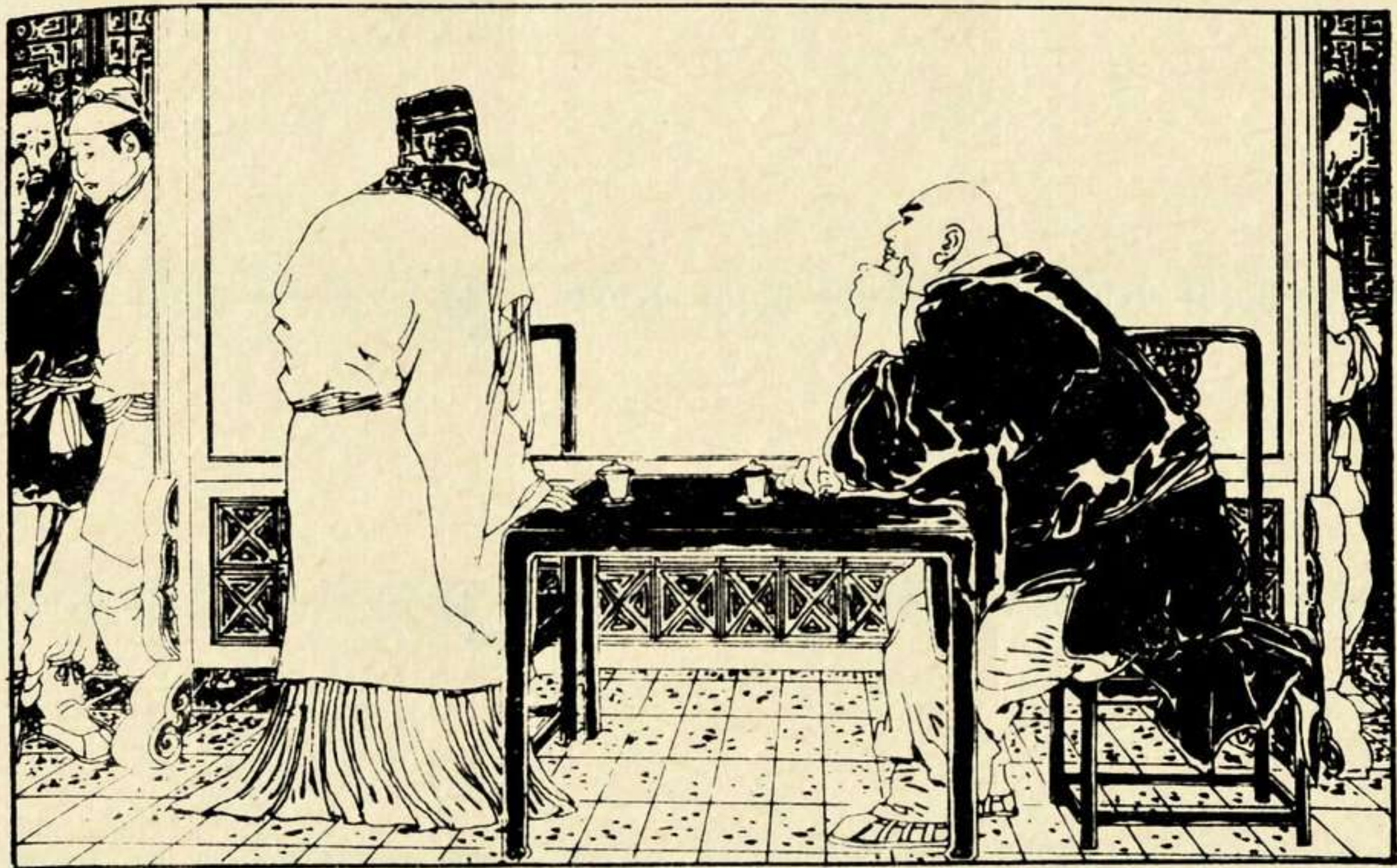
(58) 饭罢，太公道：“今夜请师父在耳房暂屈一宵，夜间有甚喧闹，不可出来窥望。”智深问有甚么大事，太公道：“非你出家人管得的事。”言罢，双眉紧促，心事重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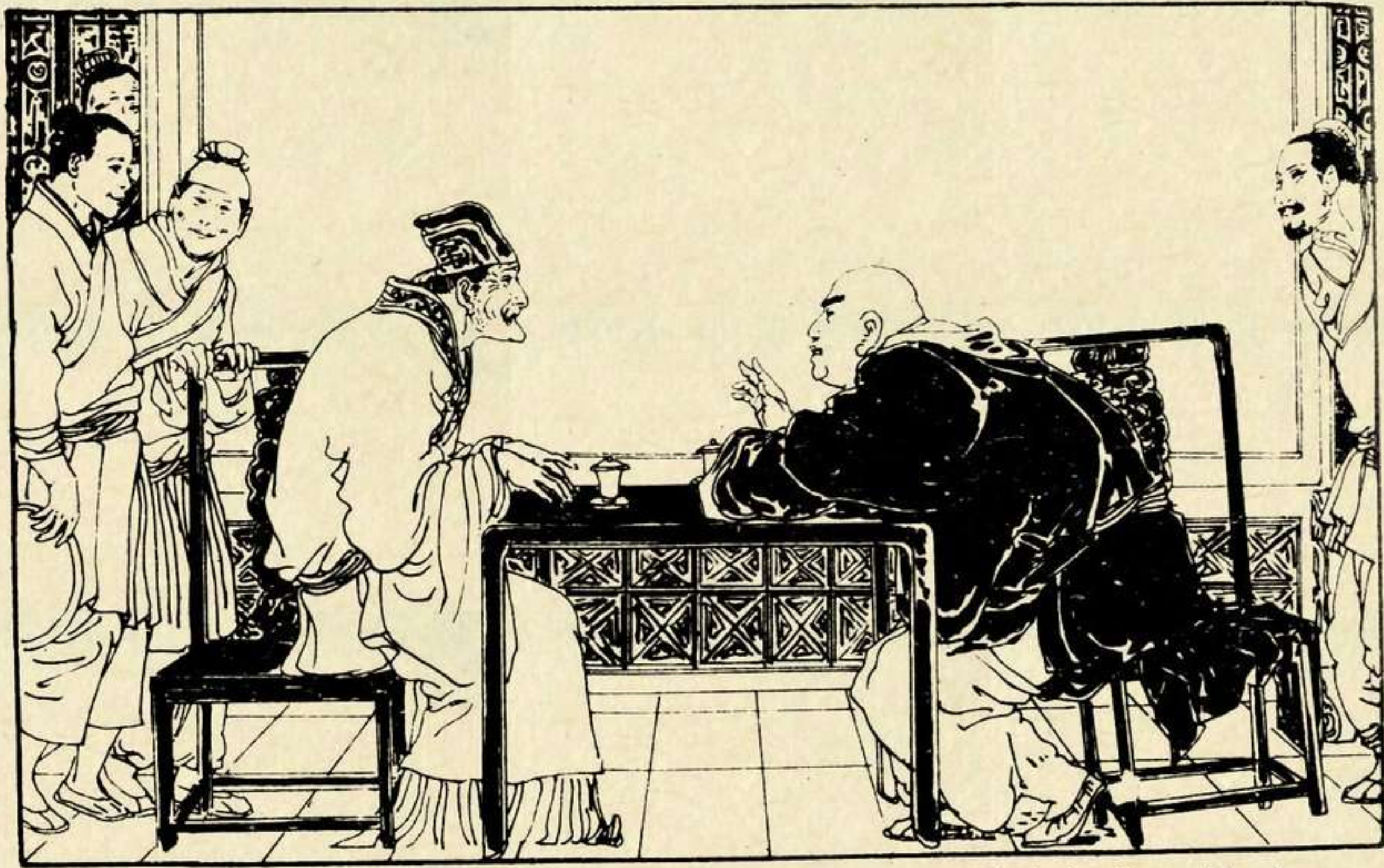
(59) 智深道：“太公缘何脸色不悦？莫不怪洒家搅扰，明日算还你房饭钱便了！”太公道：“我家向来斋僧，何争师父一个？只是我家有个独生小女，择定今夜招夫，以此烦恼。”



(60) 智深呵呵笑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须嫁，此乃喜事，何故烦恼？”太公道：“我家对这头亲事不是情愿的。”智深笑道：“既然不是两相情愿，如何招赘做女婿？”太公叹了口气，把真情道了出来。



(61) 原来桃花山上，近来有两个大王，聚五六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那二大王见了太公的女儿，就撒下定礼，选定今夜吉时，来庄上入赘。太公说罢，掩面而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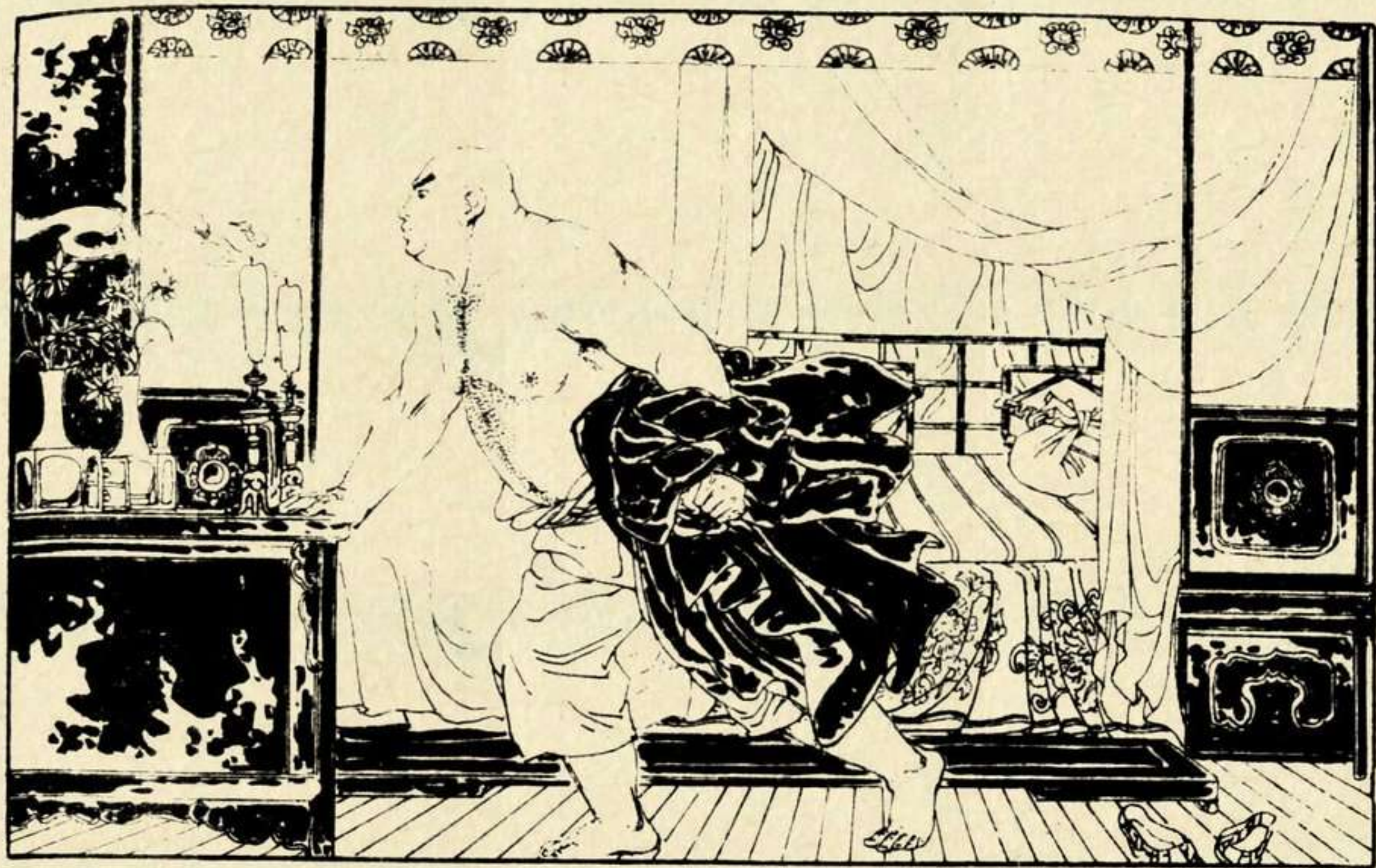
(62) 智深见此，想了一计，对太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恰也有缘，洒家在五台山学得说姻缘道理，说他回心转意，不娶你女儿如何？”因见太公不信，便叫他先将女儿藏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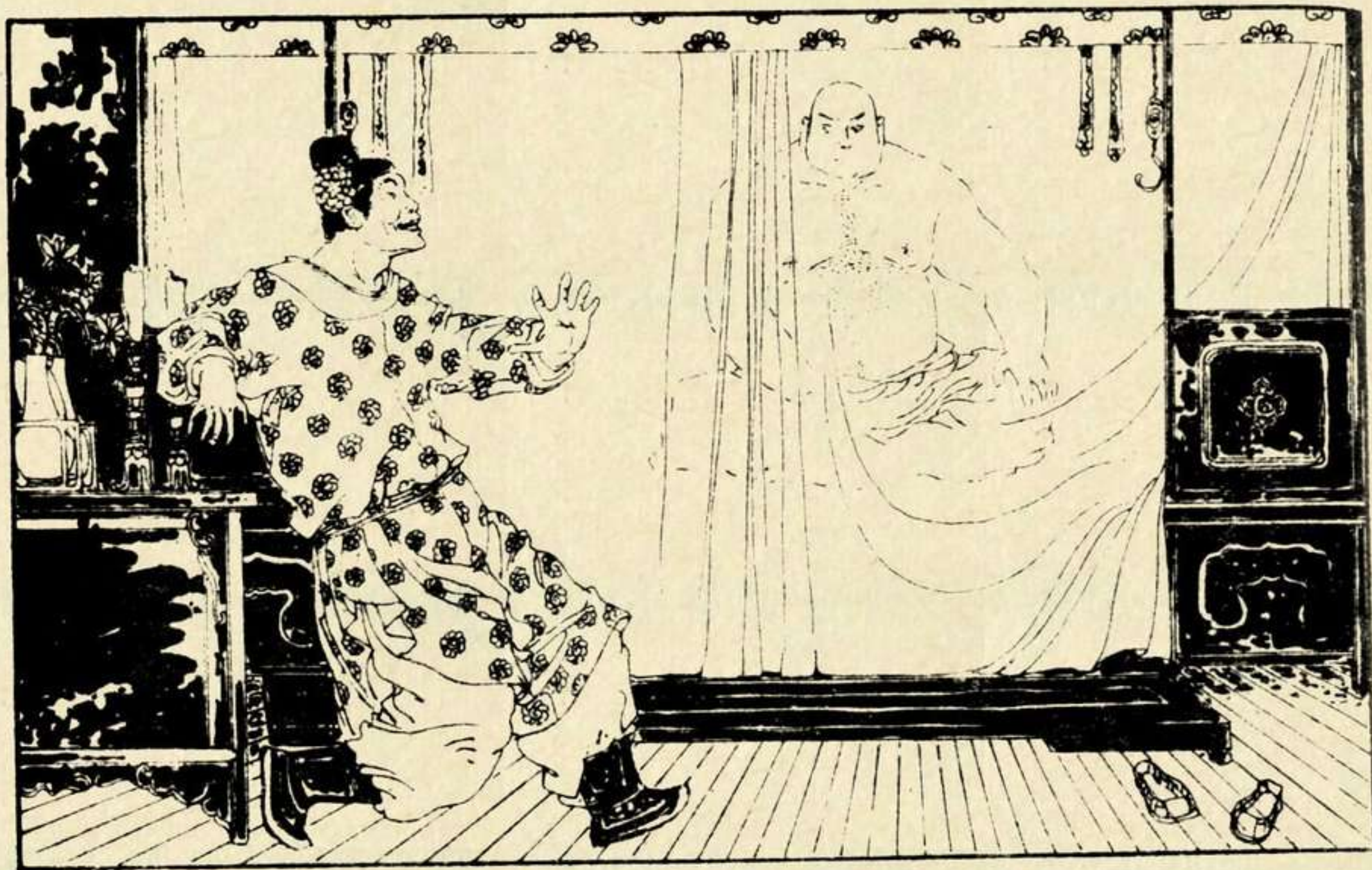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太公道：“好却是好，只是不要捋虎须。”智深道：“难道洒家自找喂虎吗？”太公大喜：“我家有福，得遇活佛解救。且待老汉去安置女儿，再来听师父吩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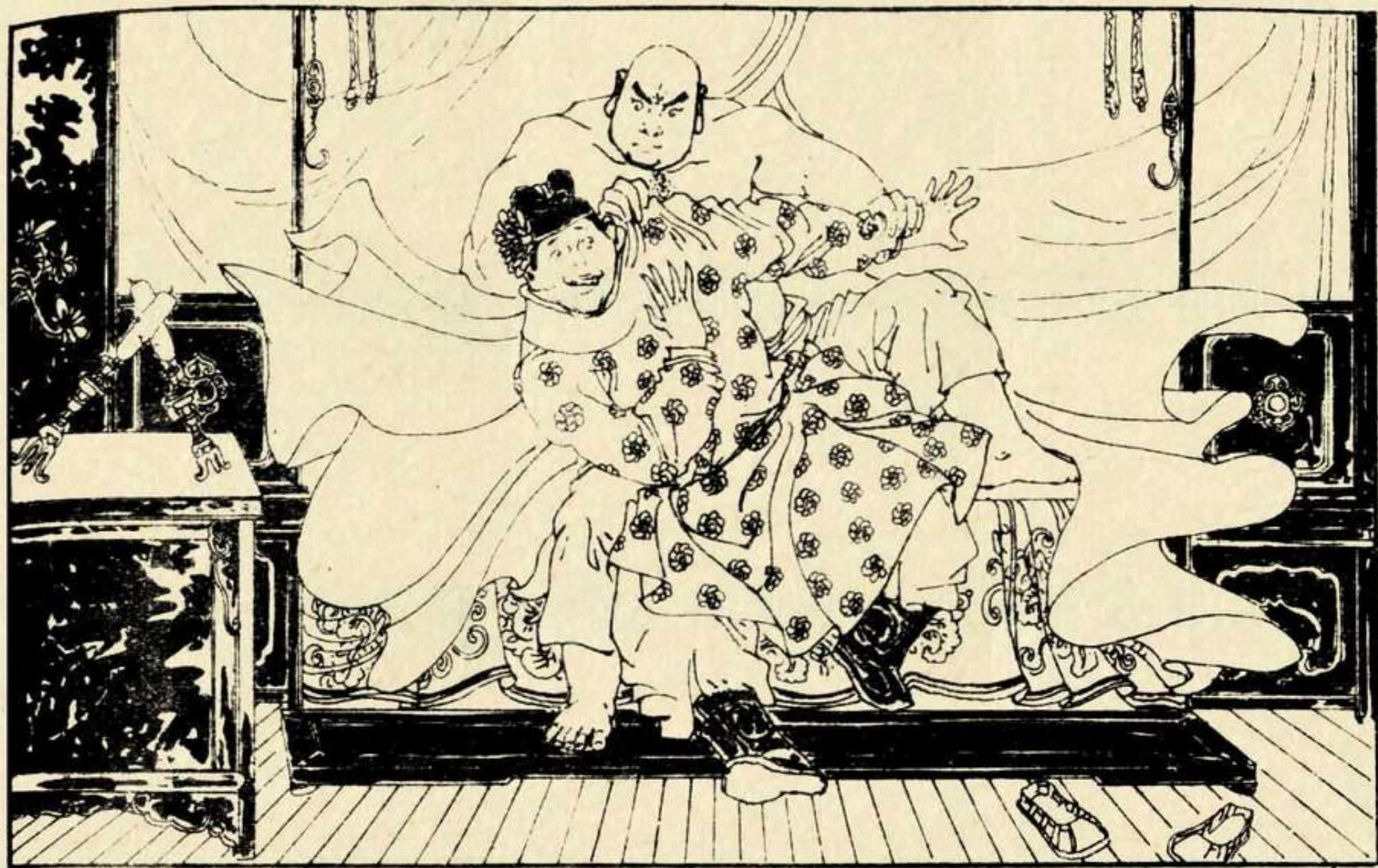
(64) 直到天黑，太公才回来，说已将女儿寄送在邻庄了。正说着，庄客来报：“桃花山上，火把晃动，恐是要下山了！”太公有些惊惶起来。智深道：“休得慌张，且引洒家去新房里安排妥当。”



(65) 太公把智深引到新房后，自去张罗别事。智深把房中桌椅摆设，搬过一边；将禅杖倚了，戒刀放在床头。又把销金帐放下，然后脱了直裰，吹灭红烛，跳上床去坐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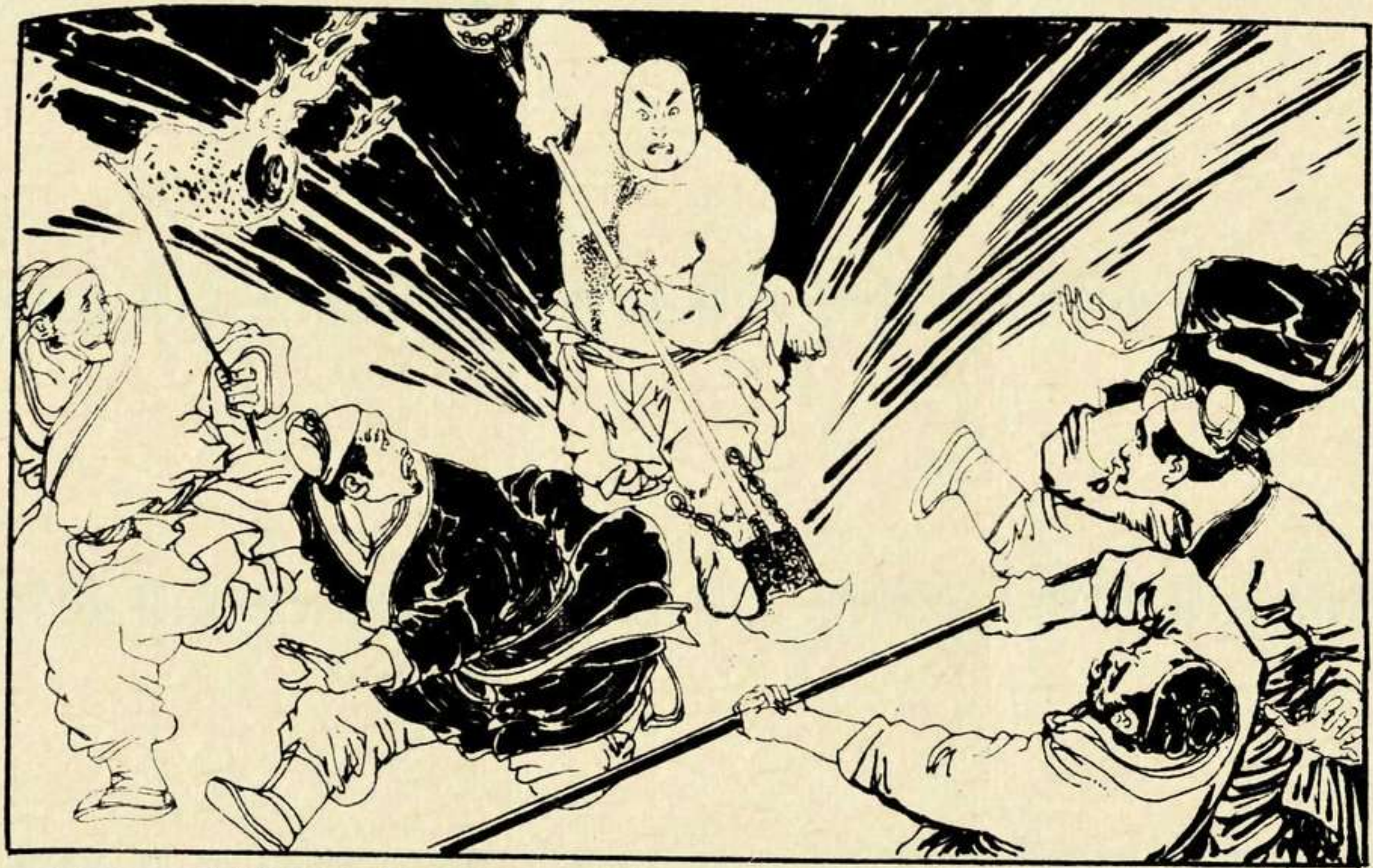
(66) 好一会，听得房外有人说：“此间便是，小女怕羞，大王自入去。”接着，就有人摸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娘子恁般怕羞吗？”



(67) 那大王伸出一只手，在床上乱摸。智深就势揪住，一拳下去，那大王叫一声道：“做甚么便打老公？”智深骂一声：“教你认得老婆！”又是几拳，打得大王大叫：“救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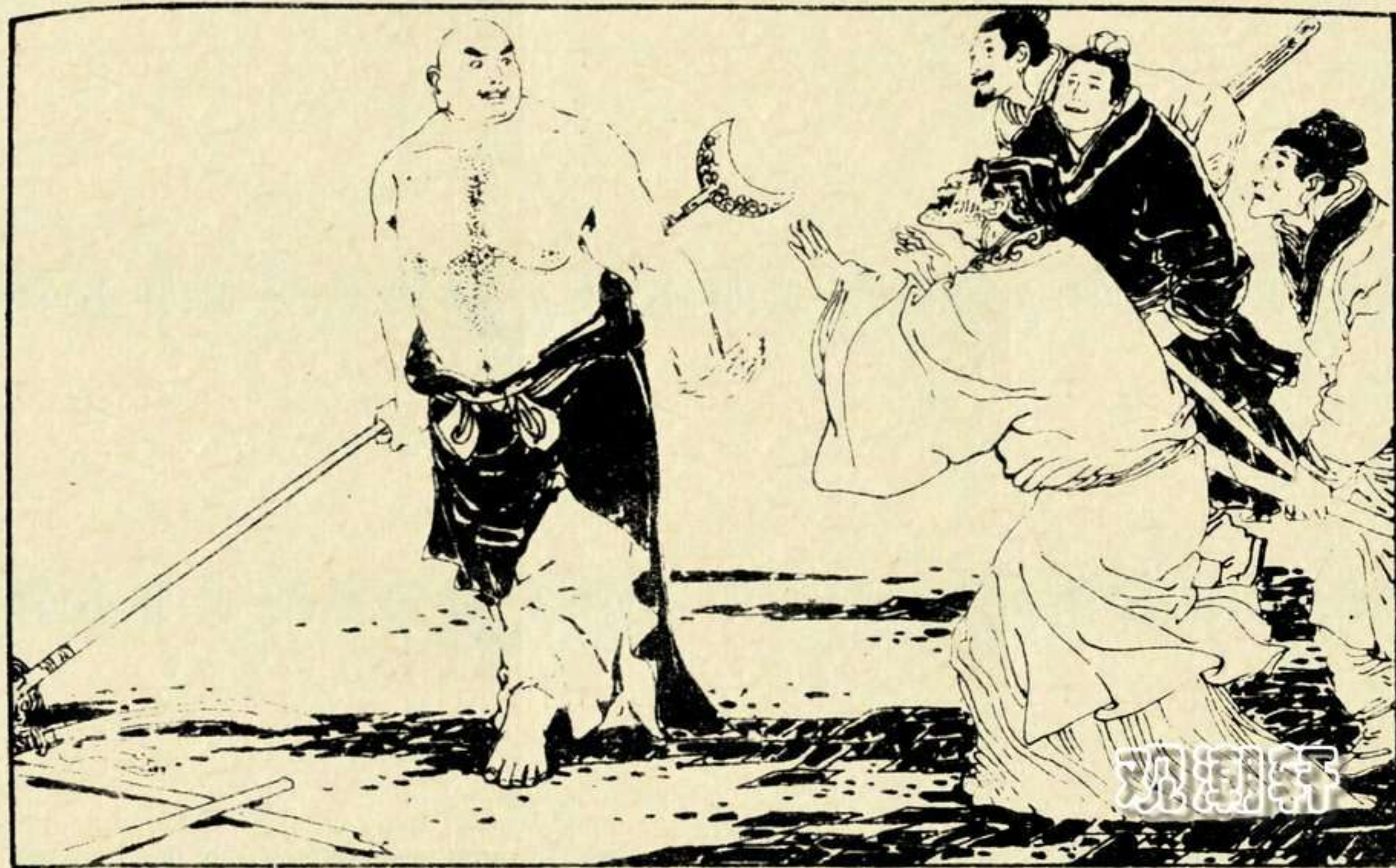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刘太公只道里边正在说姻缘、劝大王。猛听得叫声，慌忙提着灯，引小喽罗奔入房来。只见和尚骑在大王身上直挥拳。小喽罗朝门外大喊：“快来救二大王哪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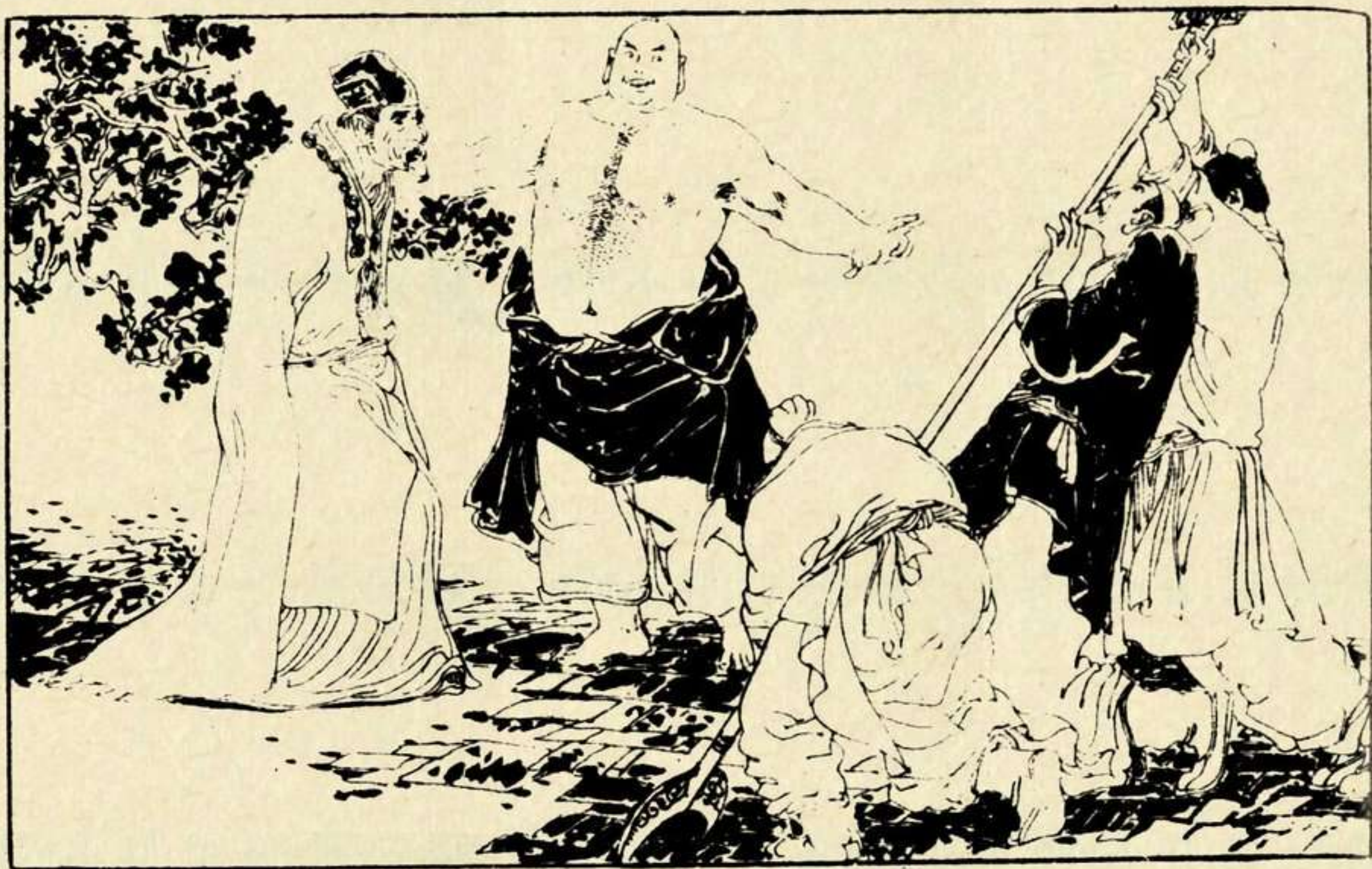
(69) 众喽罗各执兵器，打将入来救二大王。智深撇下那大王，床边扯起禅杖，旋风似地打将出来。众喽罗见来得凶，发声喊，朝外就逃。智深象赶群鸭似的直朝外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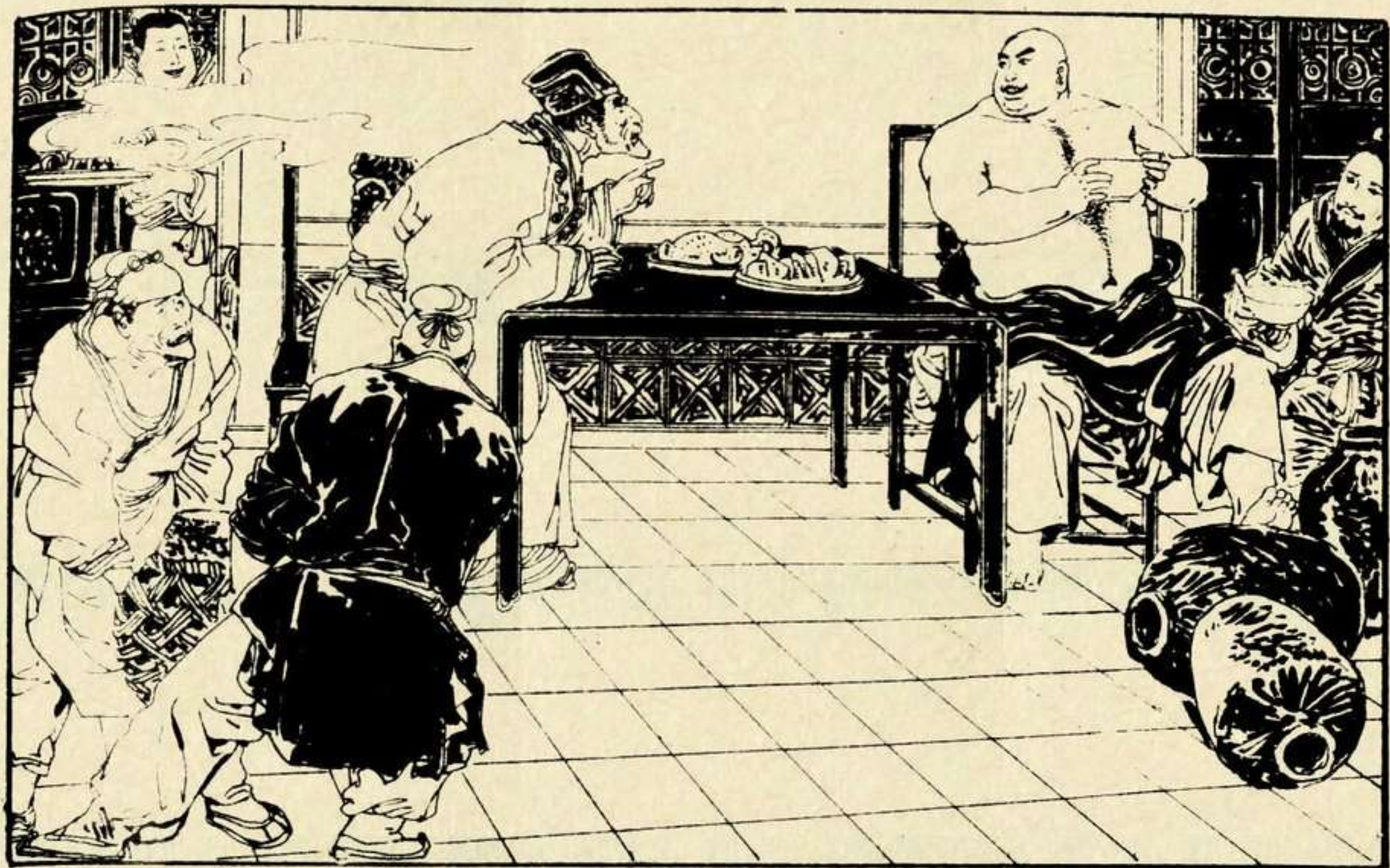
(70) 那大王趁打闹际爬出房，奔到打麦场，托地跳上马背，折支柳条乱打马，飞跑出庄。回头朝庄里大骂道：“不怕你老驴飞了去，等着俺大队人马来踏平桃花村！”



(71) 太公扯住智深道：“你苦了老汉了！当初只道你劝他回心转意，谁想你给他一顿拳脚。回头人马来时，老汉全家遭殃了！”智深道：“太公休慌，便是一二千军马来，洒家也不怕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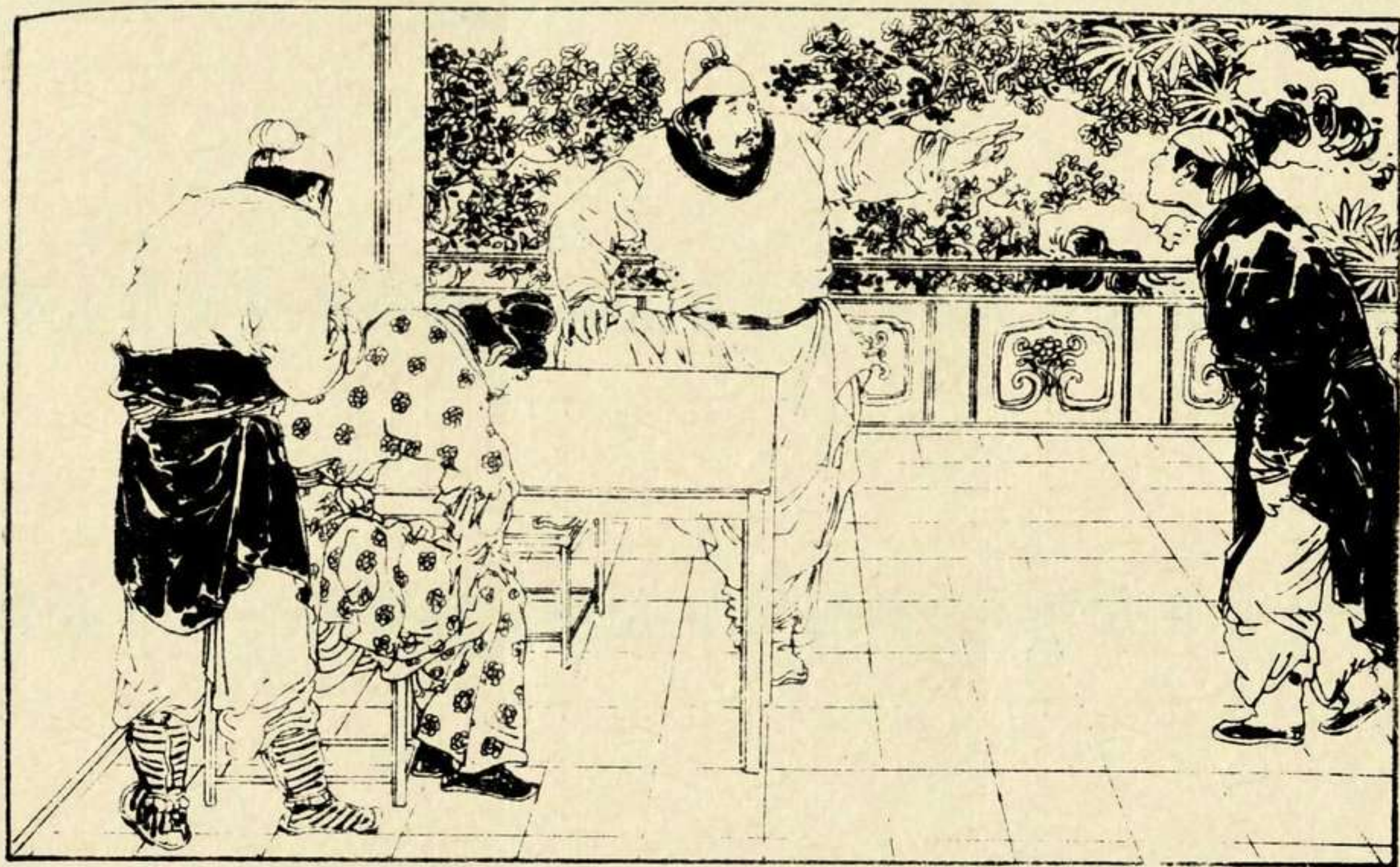
(72) 智深讲了自己的经历，指着禅杖对庄客道：“你们试着把它使一下看。”庄客哪能使得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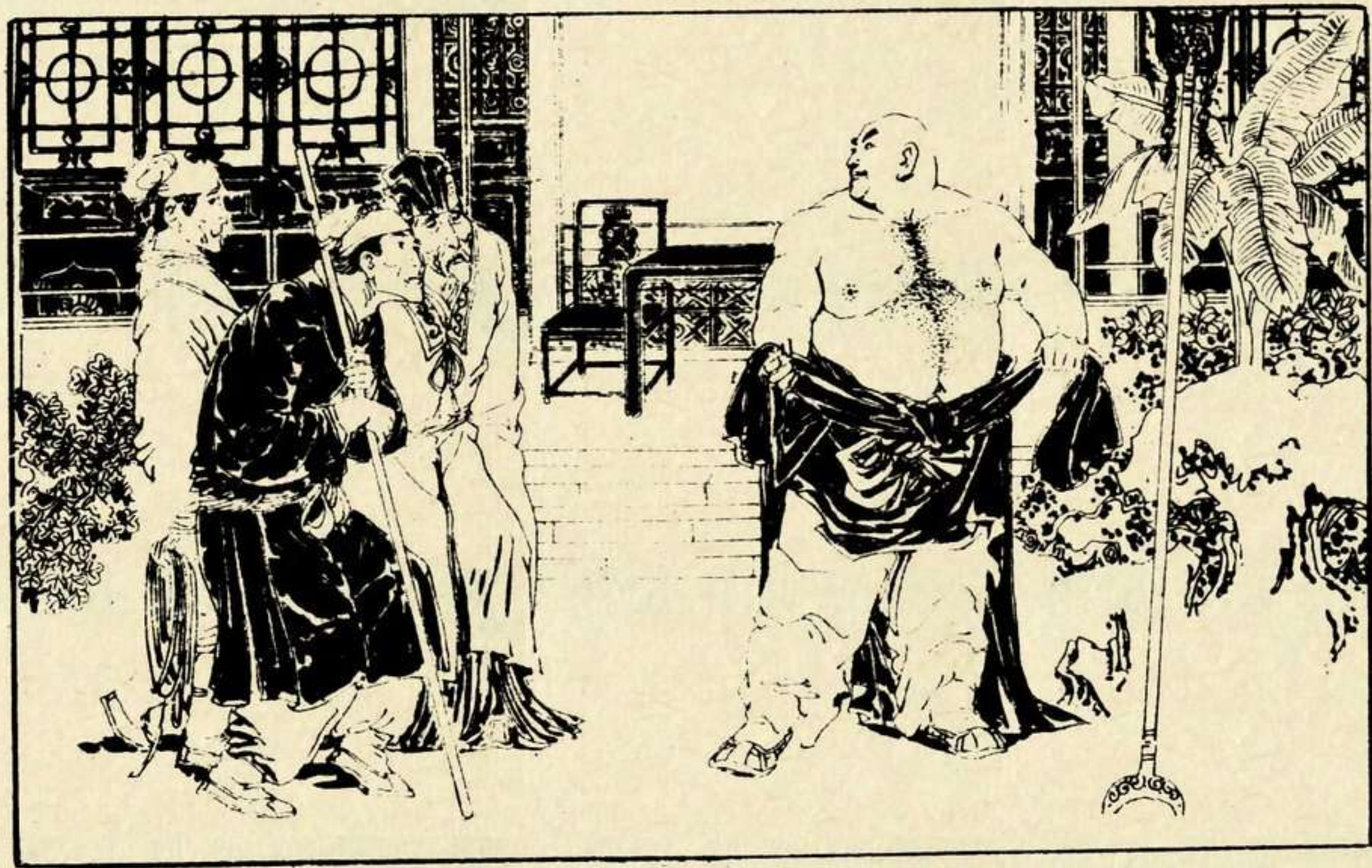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太公吩咐庄客再将些酒肉来给智深吃。又嘱智深道：“师父可切莫醉了。”智深道：“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；十分酒便有十分气力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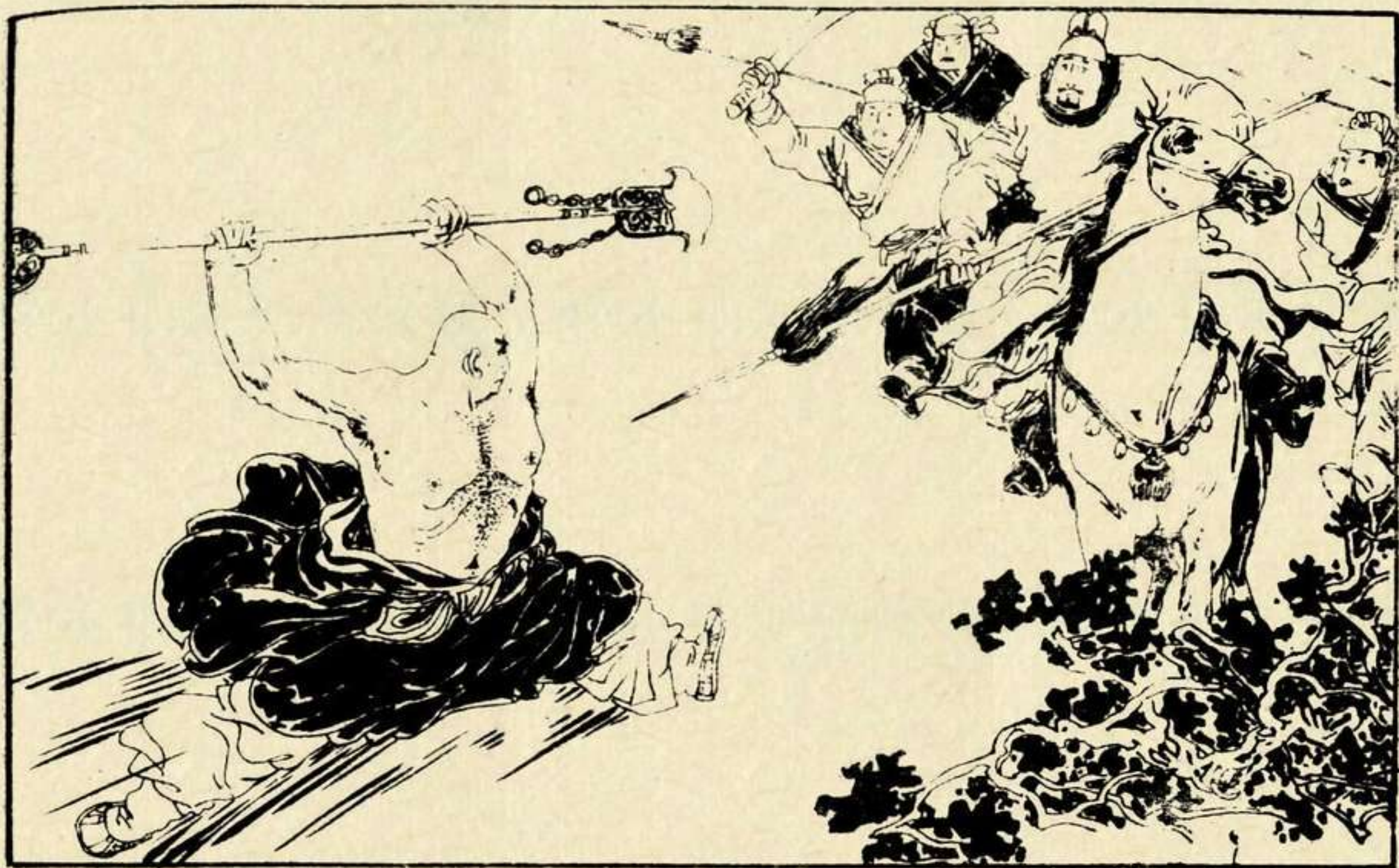
(74) 且说桃花山大头领坐在寨里,忽见小喽罗急急奔来,大叫:“二哥给打坏了!”大头领抬头看时,只见二头领头上红巾也丢了,身上绿袍扯的粉碎,下得马,倒在厅前直叫:“哥哥救我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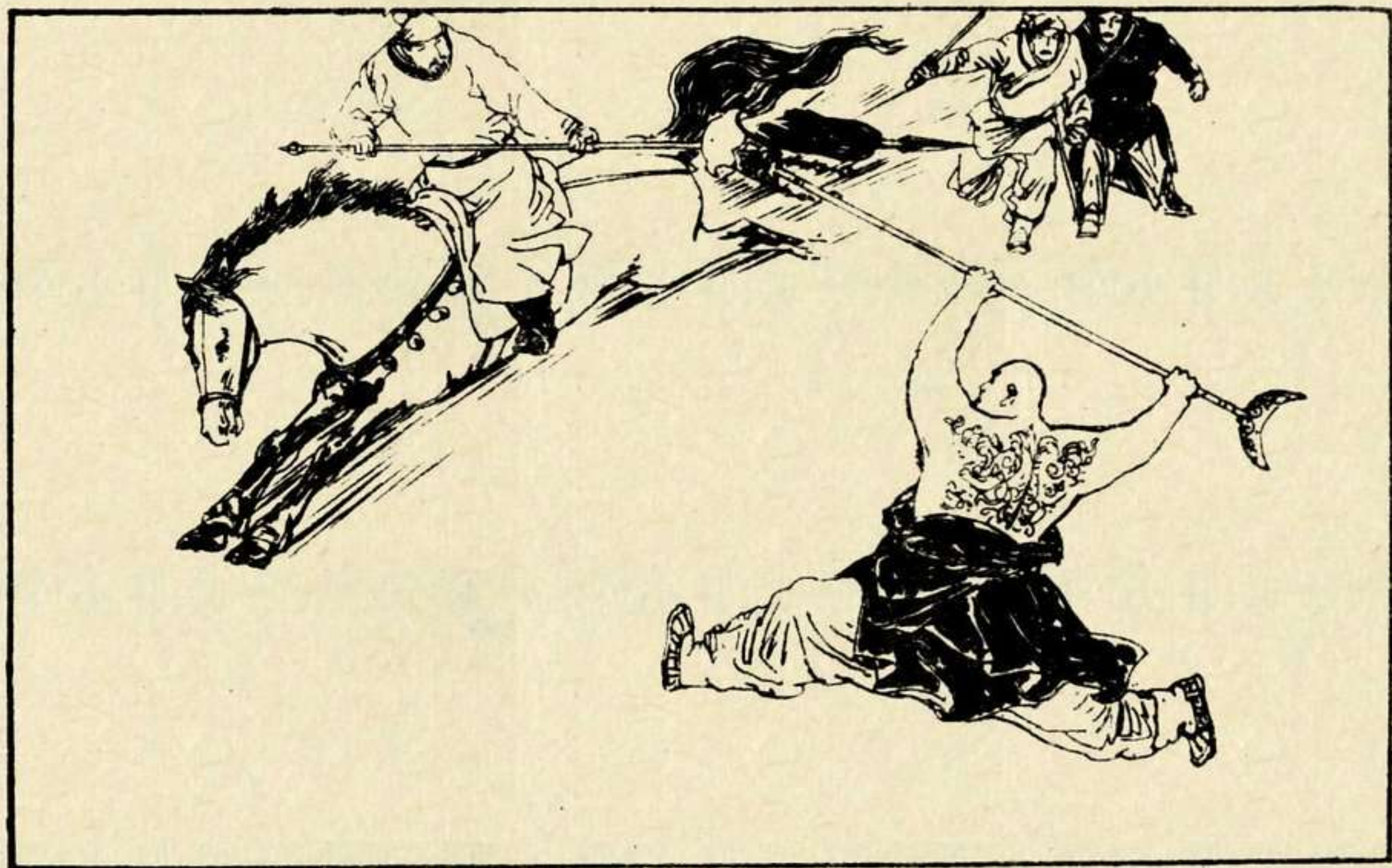
(75) 二头领坐定，把进房后如何吃和尚一顿拳脚，亏得众兄弟救应，才得脱身等说了，要大头领给他报仇。大头领听说，吩咐点兵，去拿那贼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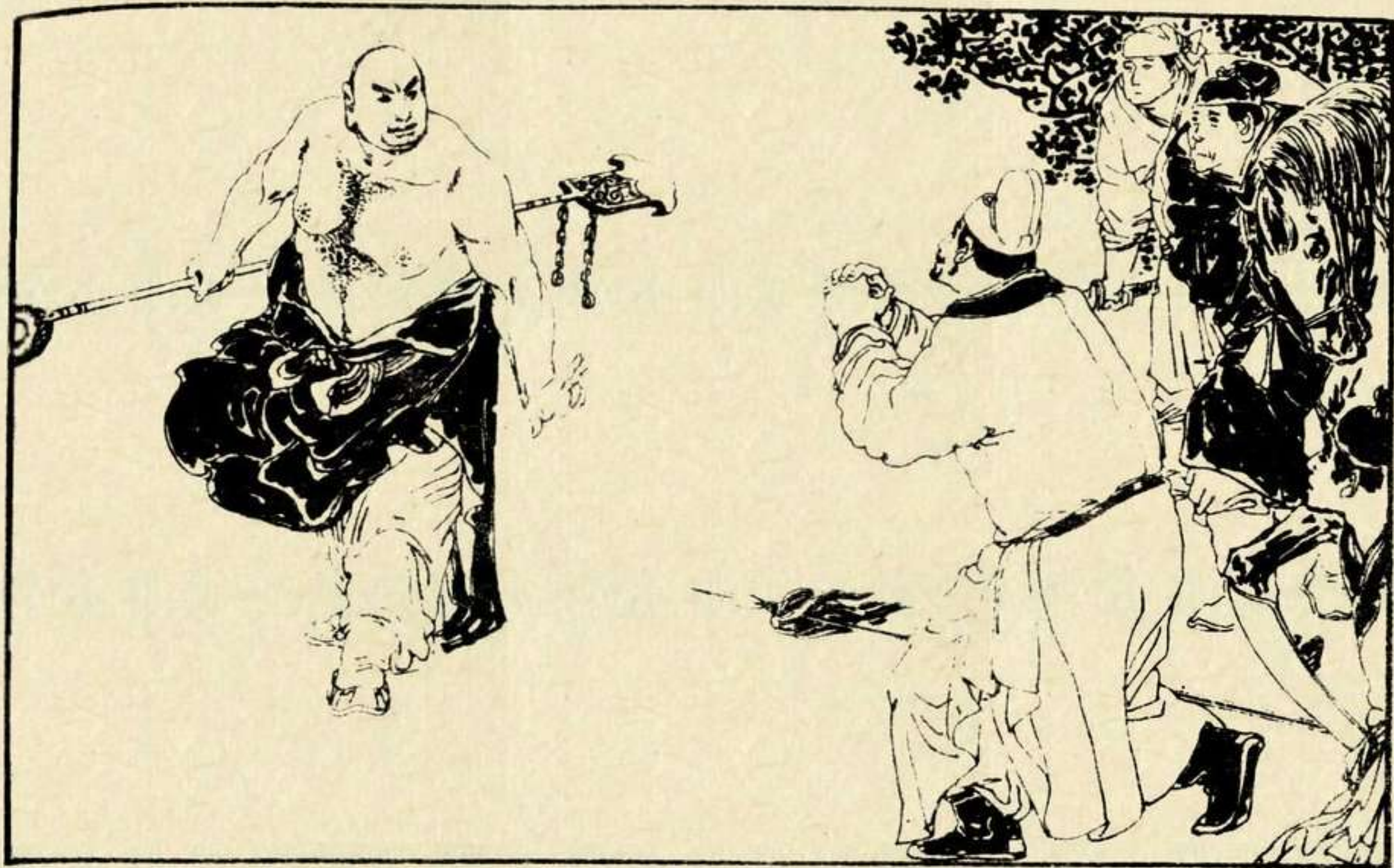
(76) 再说智深正吃得痛快，突然庄客来报，说是桃花山大头领率无数人马来了！智深道：“你等休慌。但有被洒家打翻的，你等只顾缚了，回头再作计较。”说着起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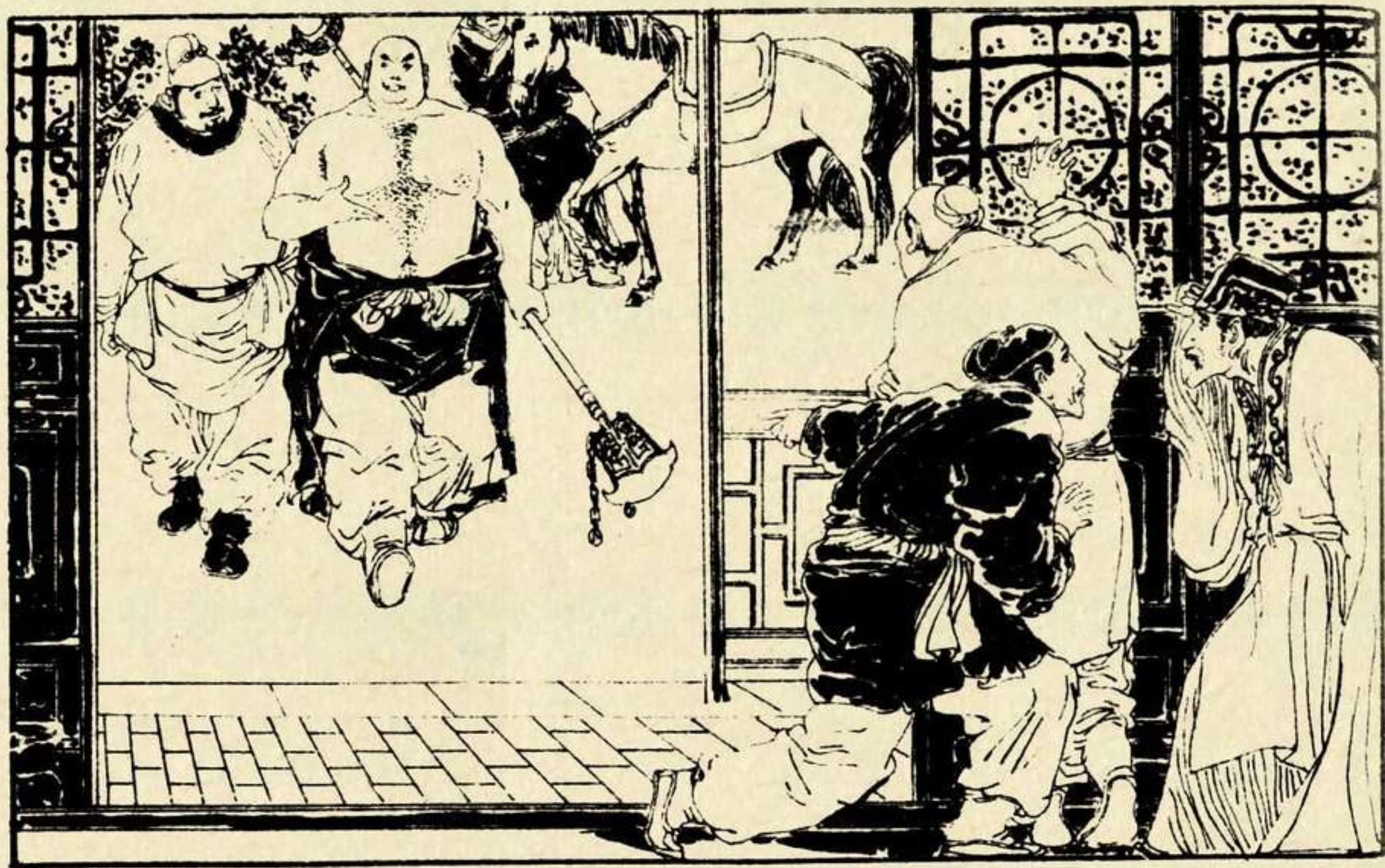
(77) 智深阔步来到打麦场，火光中，只见那大王挺枪高喊：“那贼秃在哪里？早早出来决个胜负！”智深大怒，喝声：“教你认得洒家！”抡起禅杖，打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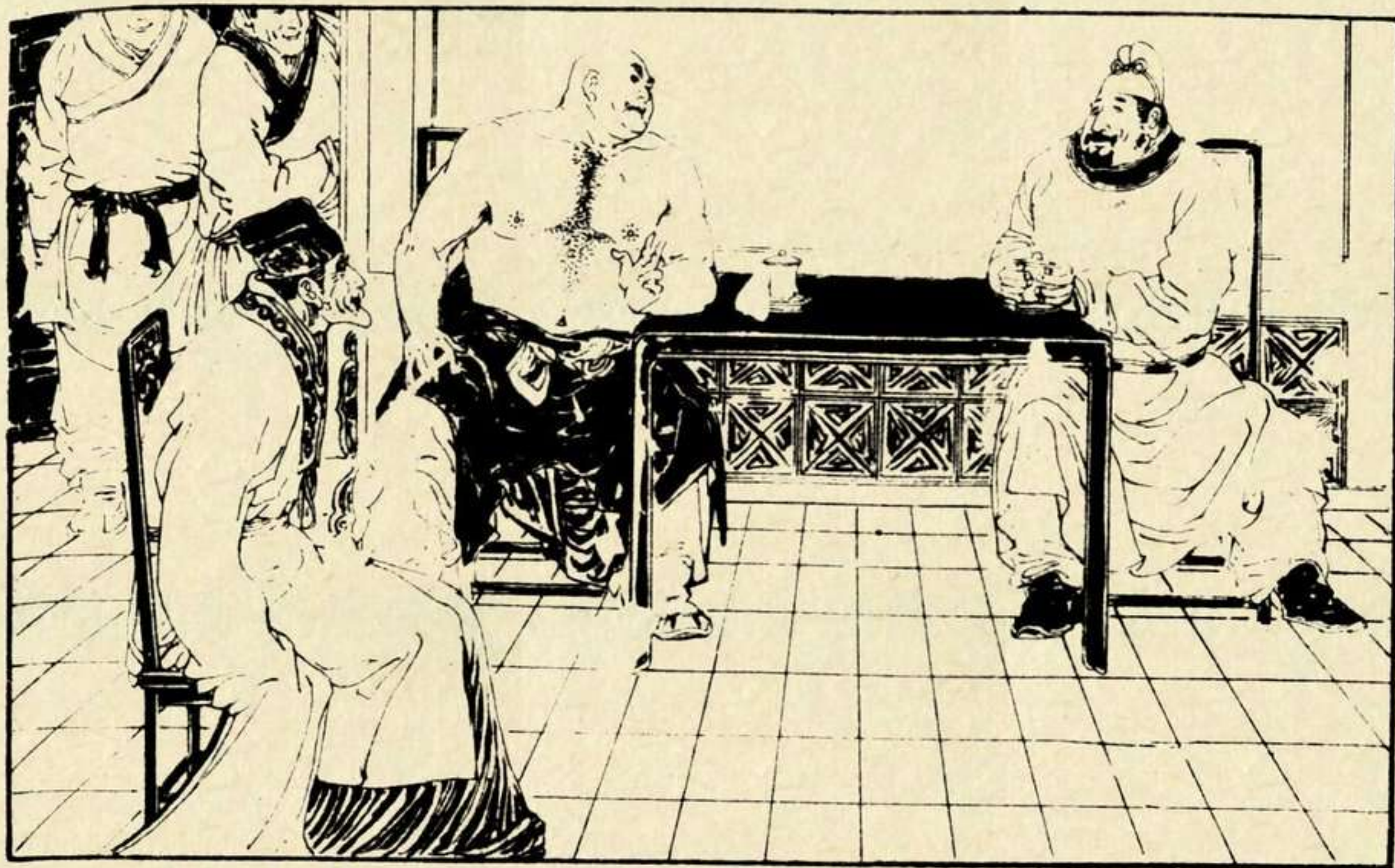
(78) 那大王用枪逼住，叫道：“和尚且休动手。你的声音好熟，且通个姓名。”智深道：“洒家不是别人，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，姓鲁名达。如今出了家，法名智深的便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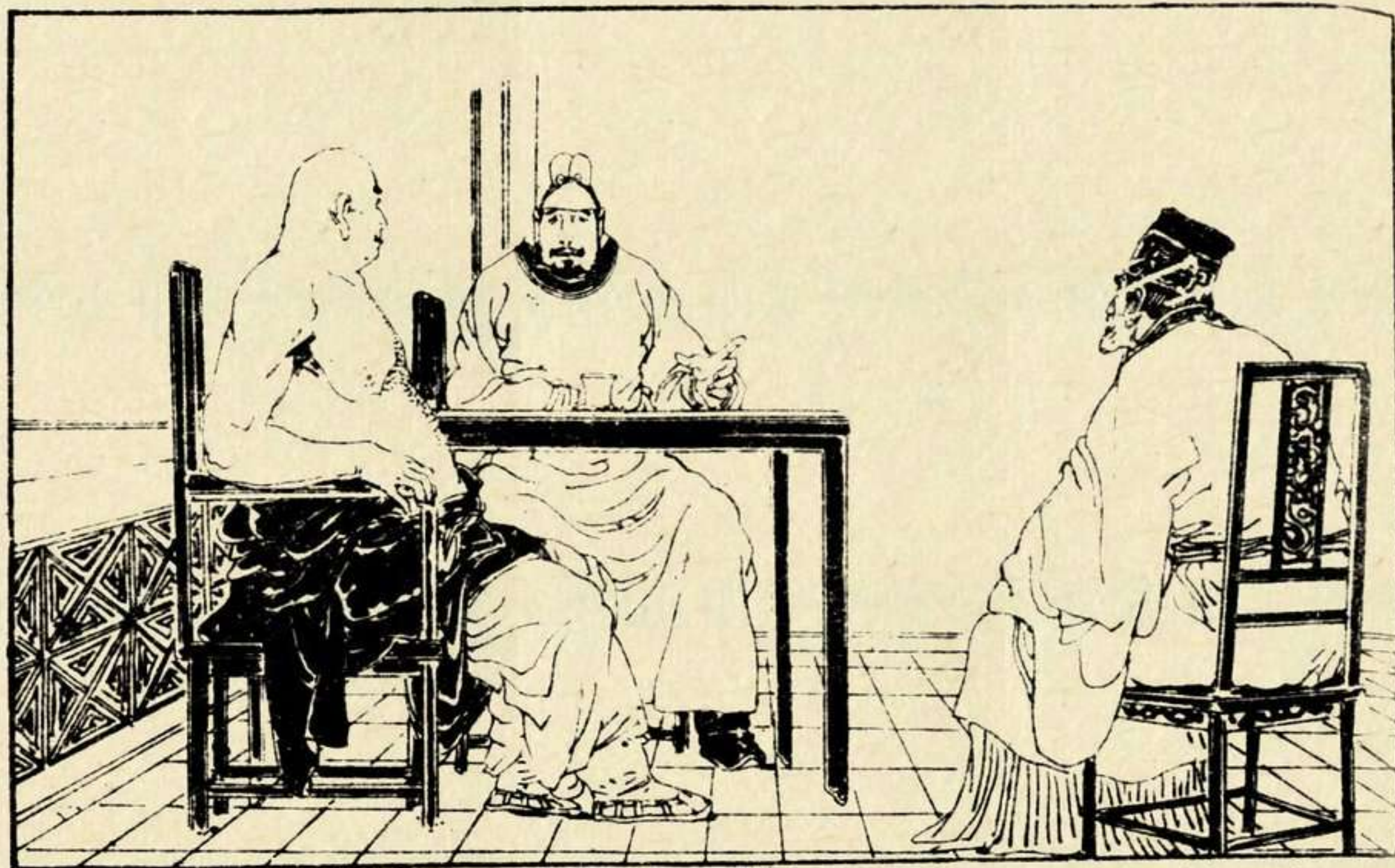
(79) 那大王滚下马，撇了枪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哥哥别来无恙。”智深只道赚他，托地跳退数步，收住禅杖，定睛看时，火把下认得他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打虎将李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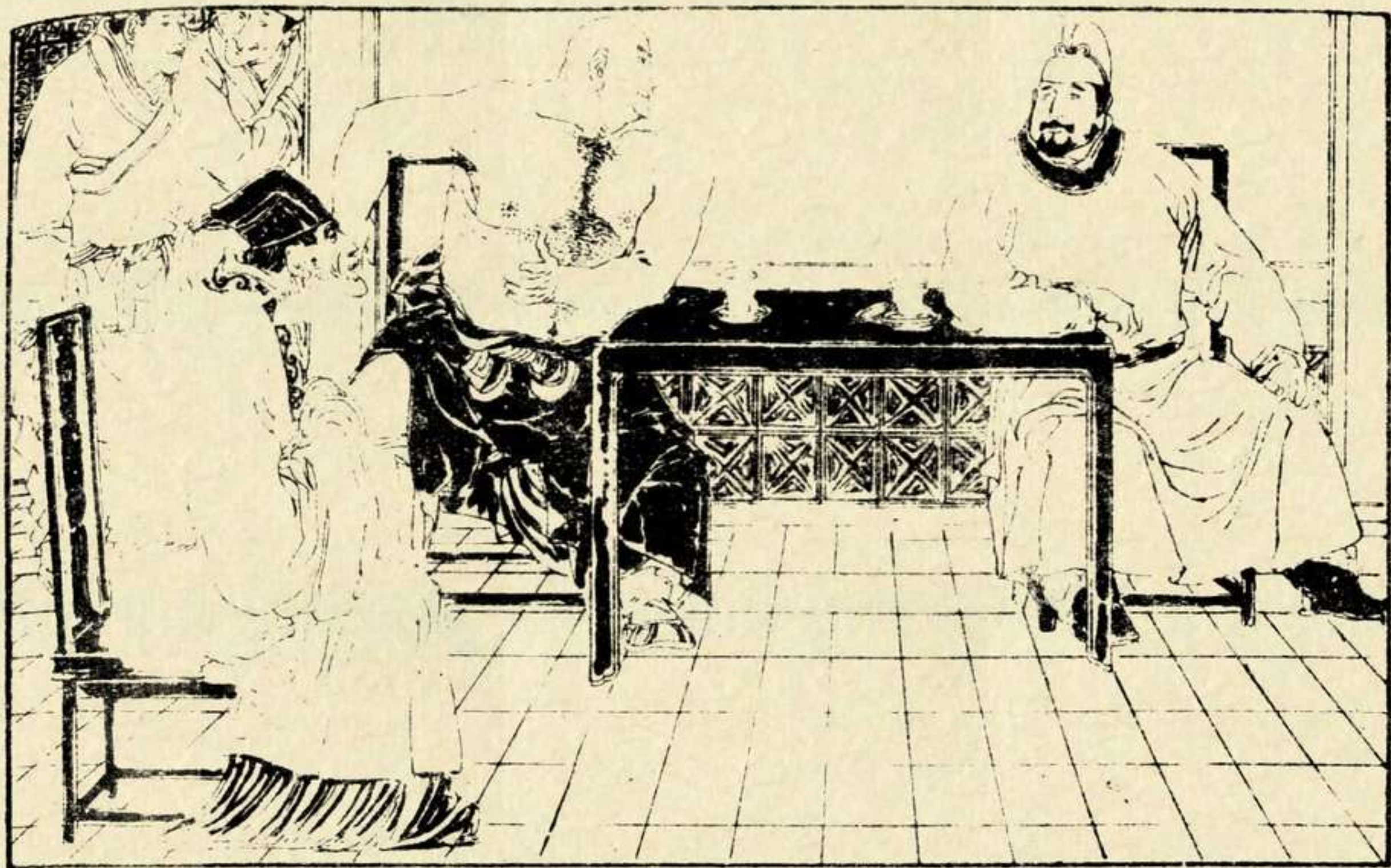
(80) 李忠起来，问智深哥哥缘何出家？智深道：“且和你到庄里说话。”李忠留下几个头目，叫其余喽罗们回山去，便与智深肩并肩地向庄里走来。太公见了，暗暗叫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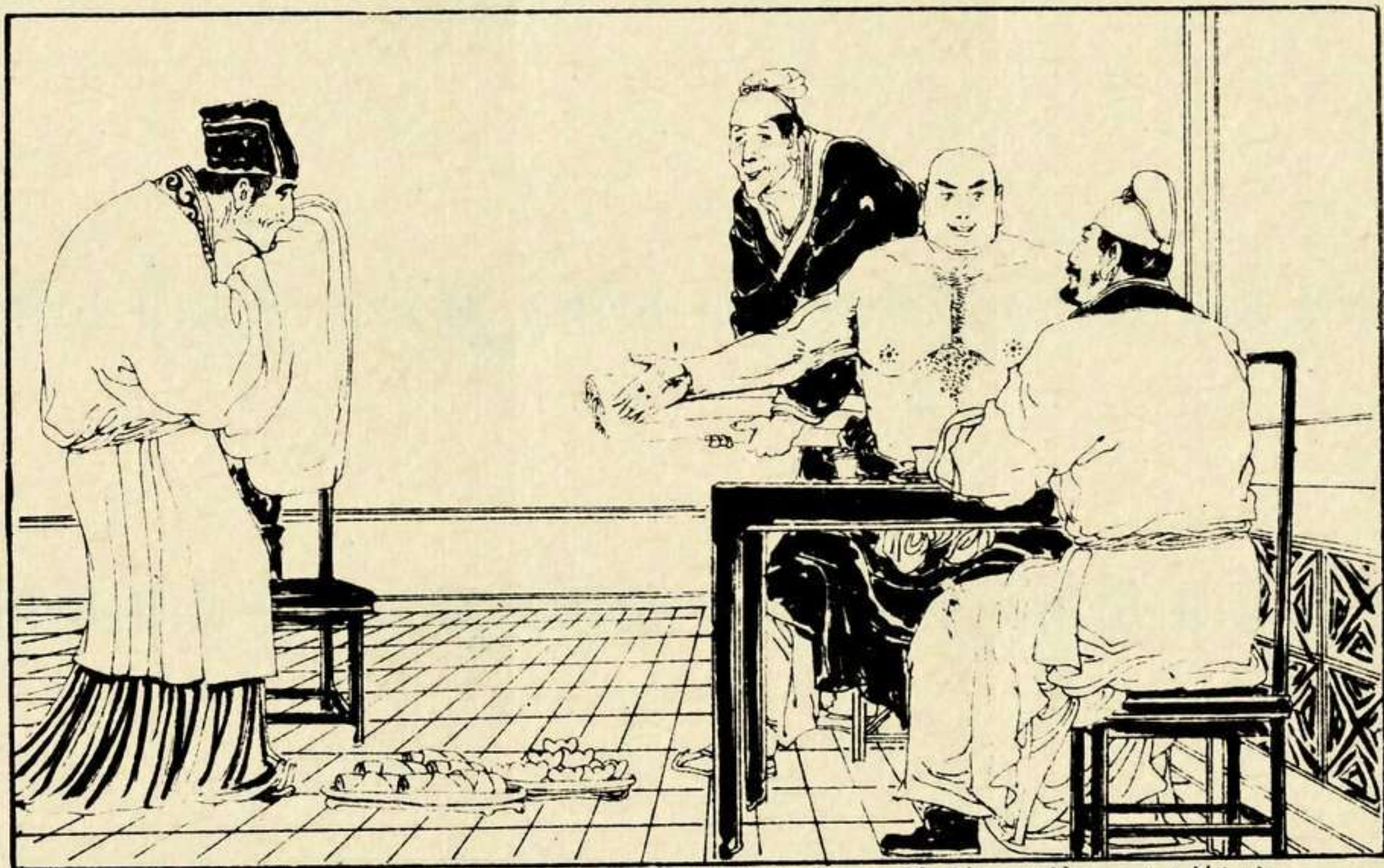
(81) 刘太公陪二人在厅上坐定。智深便将在渭州打死郑屠，逃至五台山出家，因酒醉打闹，被发遣投东京大相国寺。路经这里，恰遇二头领强行入赘等说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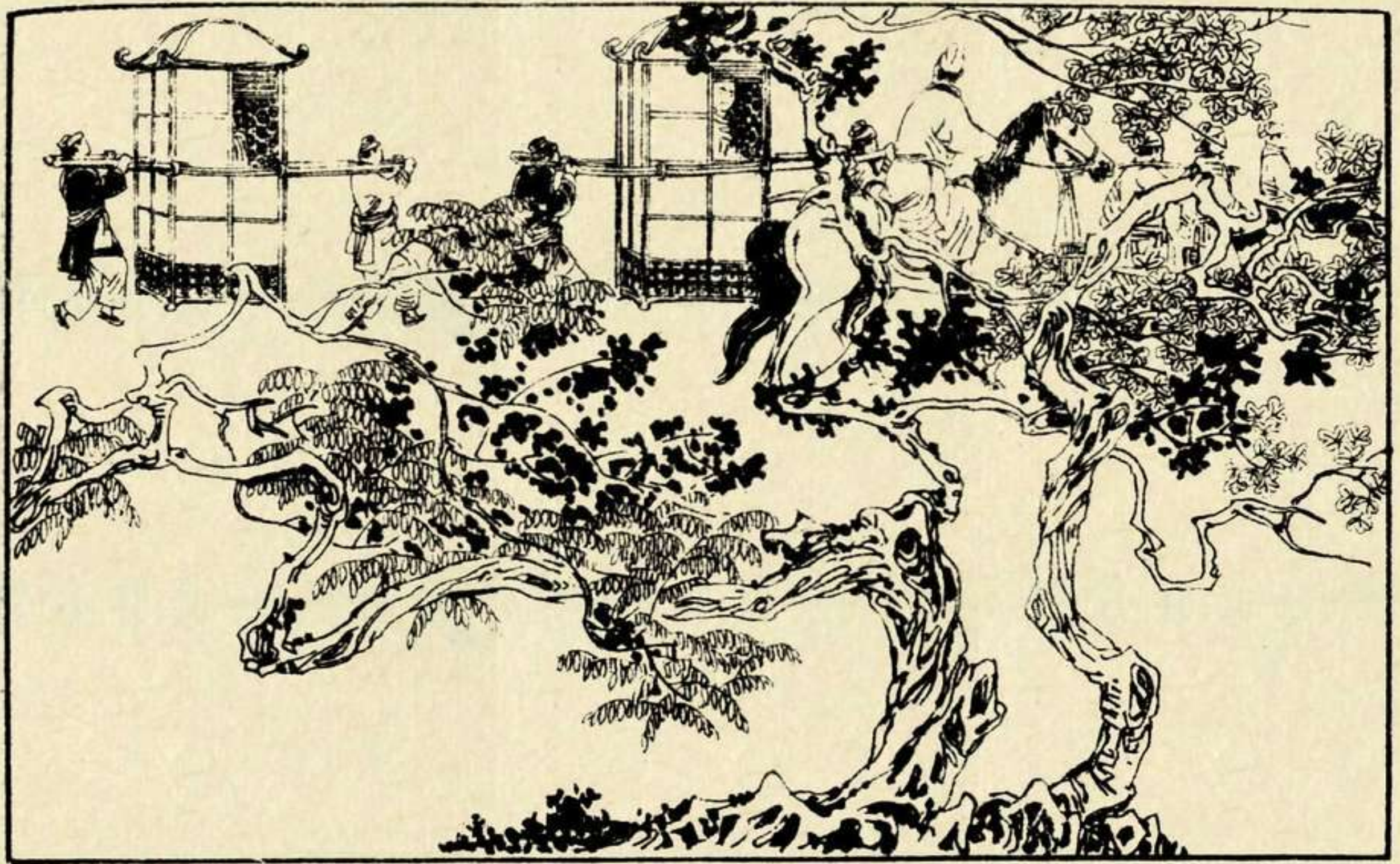
(82) 智深问李忠因何在此？李忠道：“自那日在渭州酒楼上分散，次日就知哥哥打死郑屠。后来官府缉捕得紧，我也走了。路过桃花山遇剪径，被我赢了，就硬留我为寨主，在此落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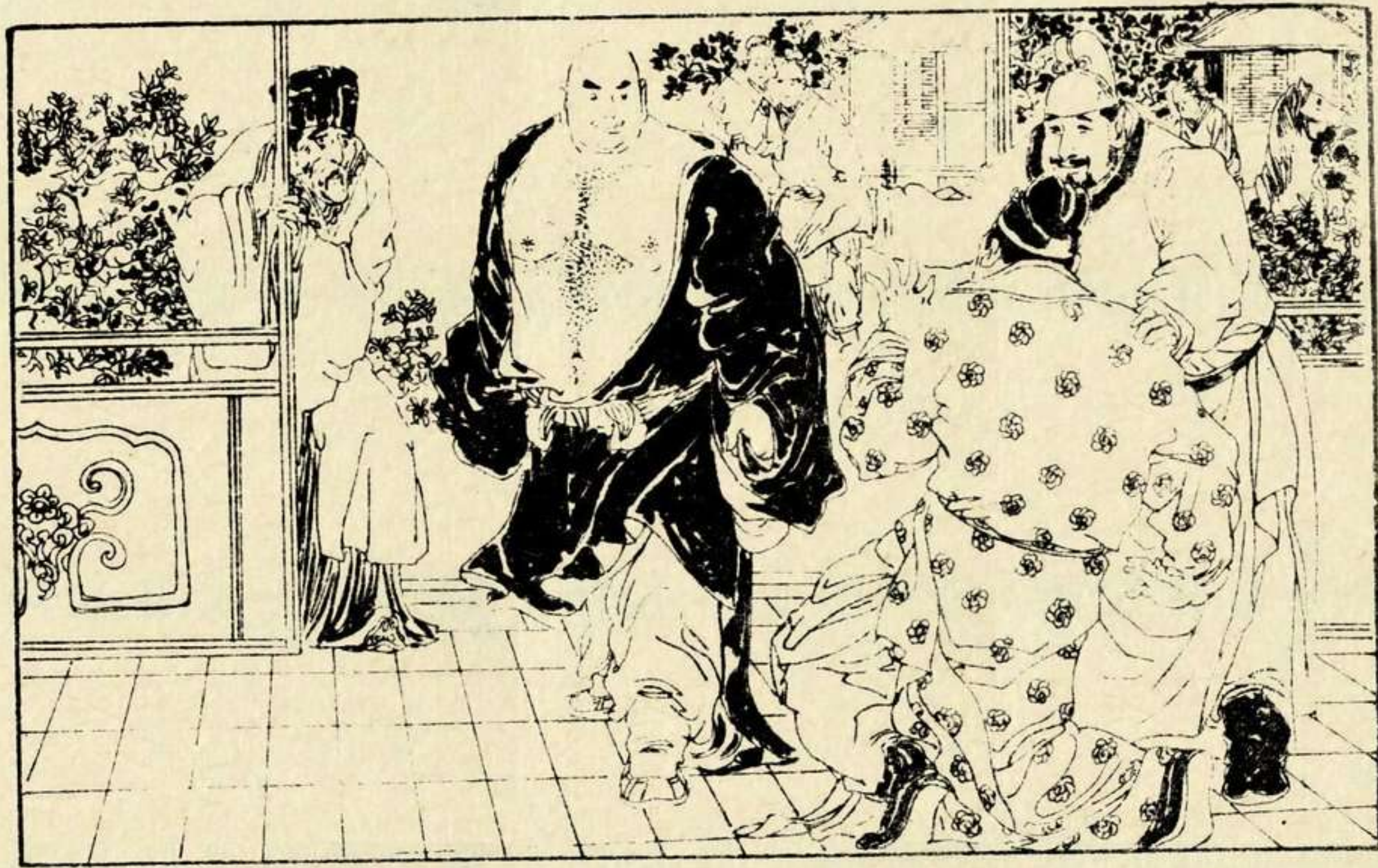
(83) 智深又问那二头领是谁?李忠道:“就是原来的寨主,唤做小霸王周通。”智深道:“既然兄弟在此,周通这头亲事再也休提!刘太公只有这个女儿,要养老终身,被周通抢了去,叫老人靠谁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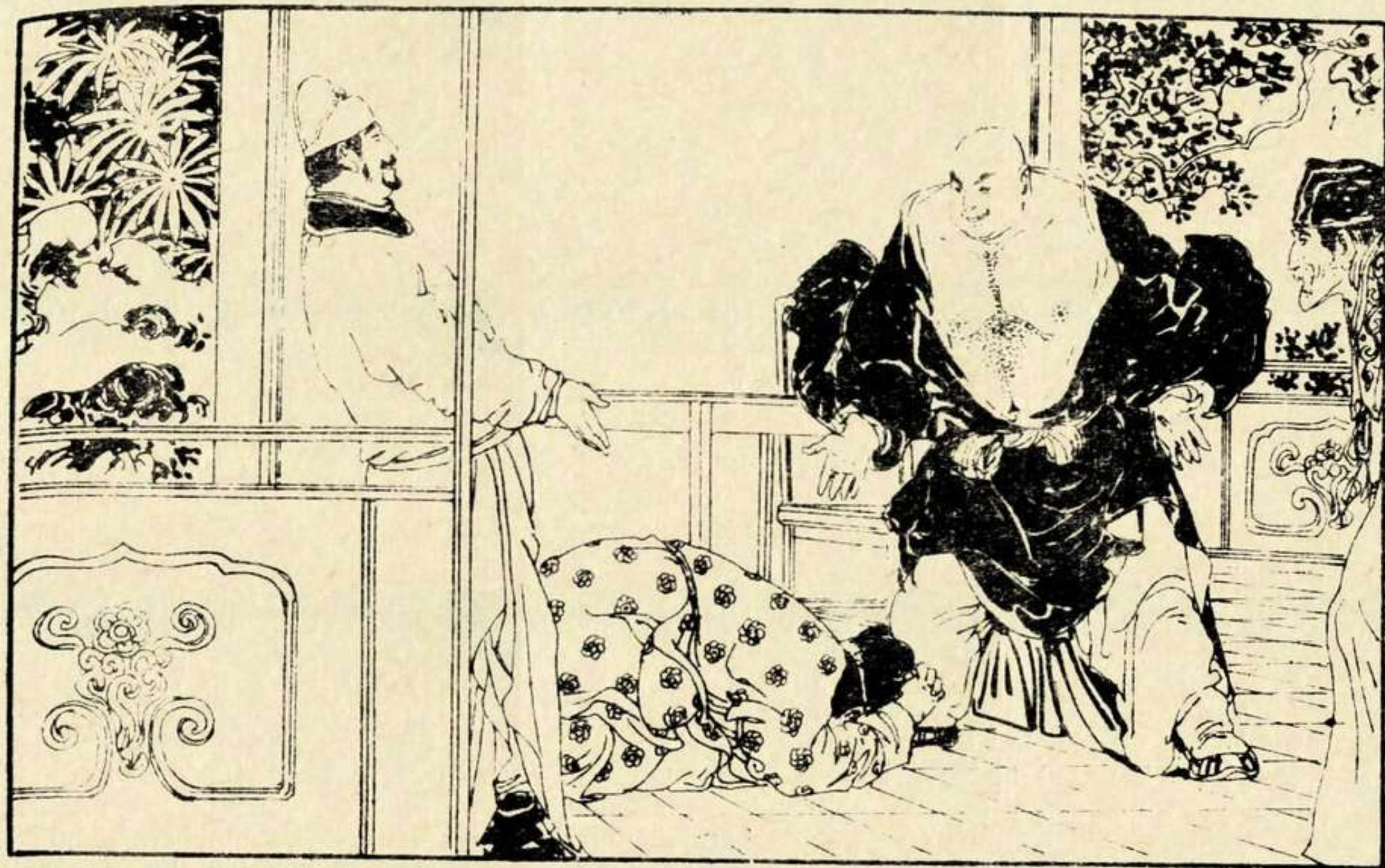
(84) 太公见说大喜，立即安排酒席，款待两位。又搬出周通强留下的定礼。智深道：“李家兄弟，你替周通收了去，此事都在你身上了！”李忠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请哥哥与太公同到寨里走一遭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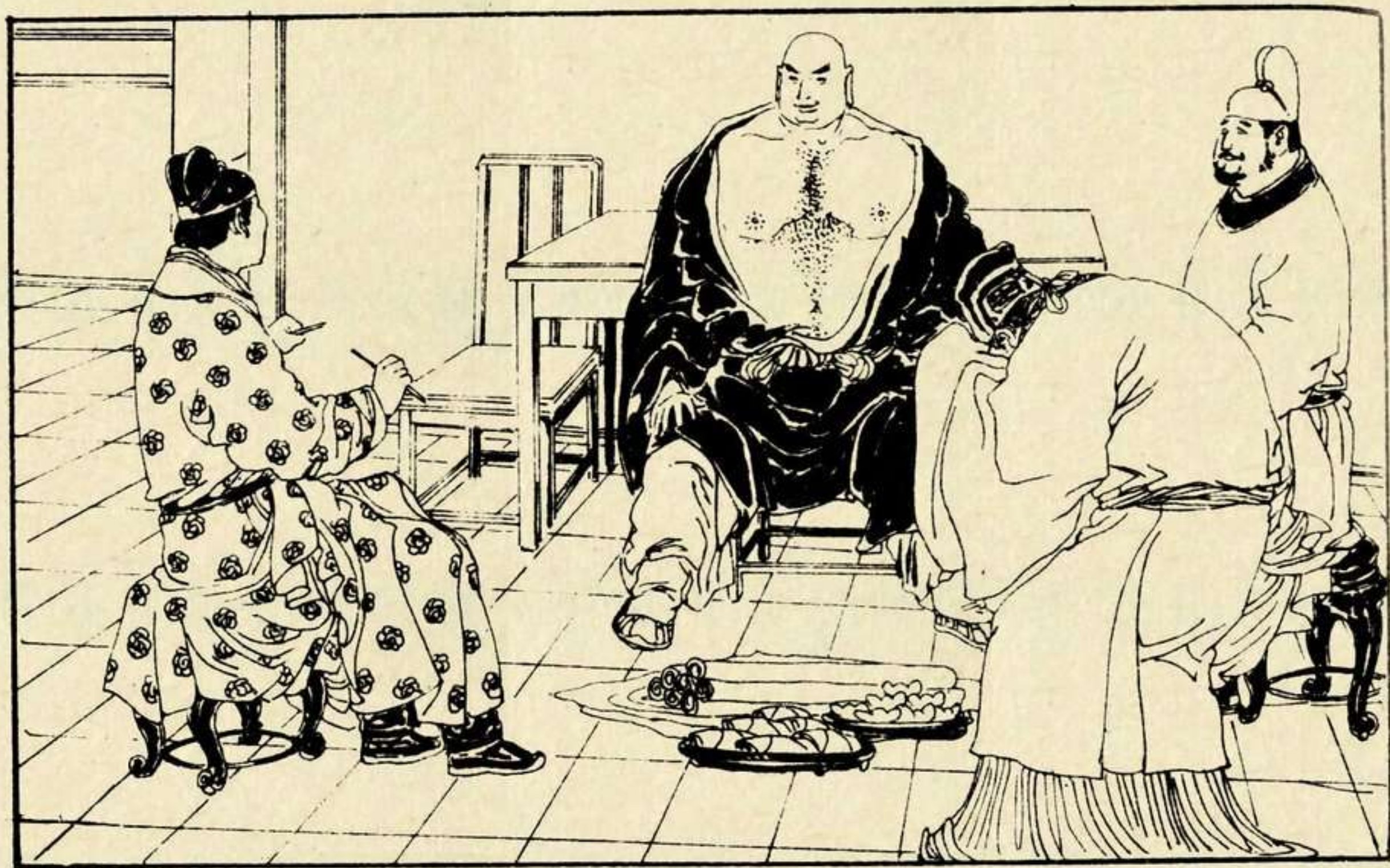
(85) 两人吃至更深才罢。智深穿了直裰，提禅杖、挎戒刀，带了行李，坐上一顶轿子；太公自也坐轿；李忠翻身上马；头目们紧紧相随，前后火把照映，向桃花山进发。



(86) 到得山寨，天色大明。三个人在聚义厅坐定，李忠请出周通来，向他介绍智深道：“这和尚不是别人，就是我常和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便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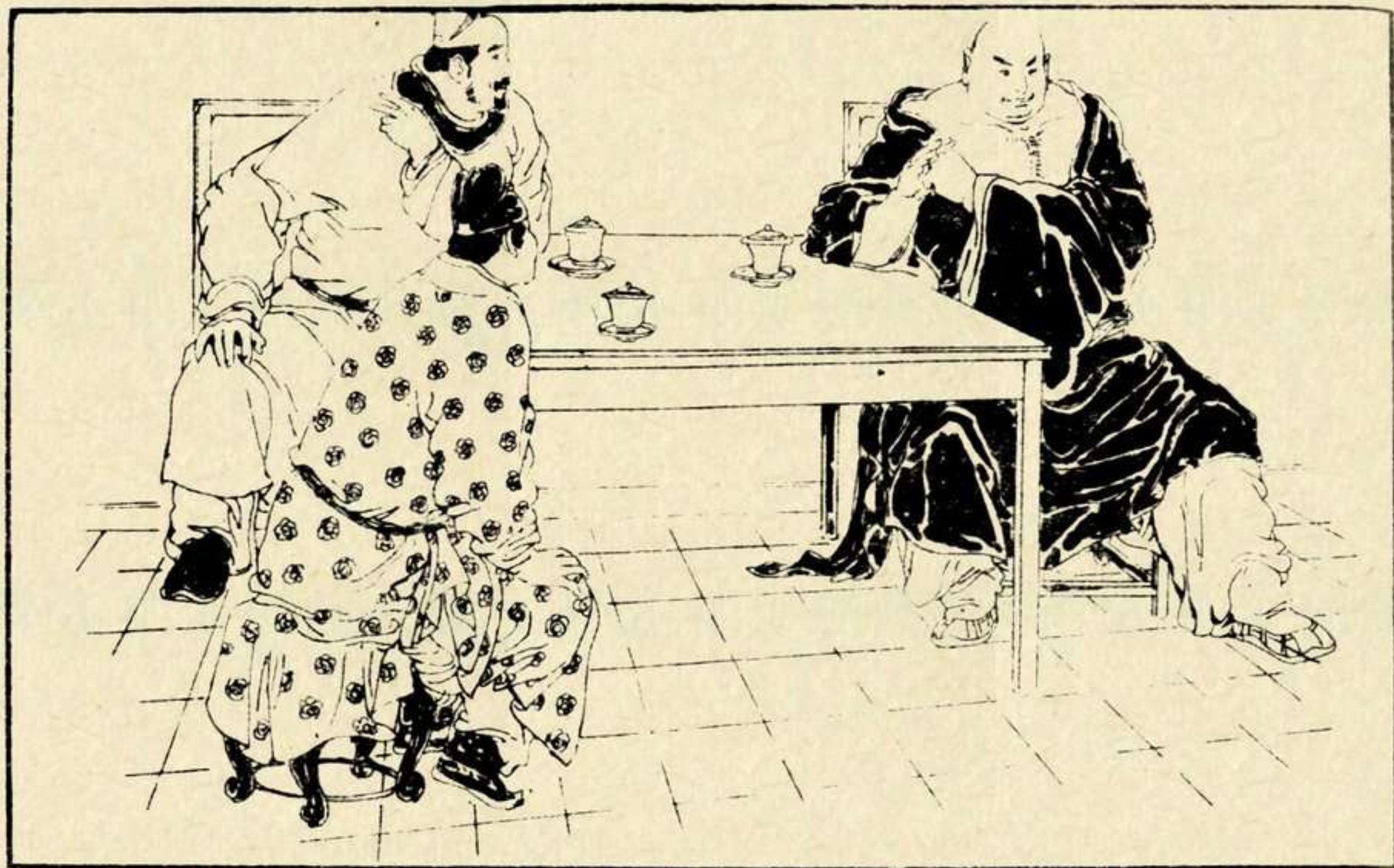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周通把头一摸，叫声“啊呀”，扑翻身便拜。智深答礼道：“休怪冲撞。周家兄弟，俺有一言相劝，太公只有这个女儿，全靠她养老送终。你就弃了这头亲事，另选一个好的，如何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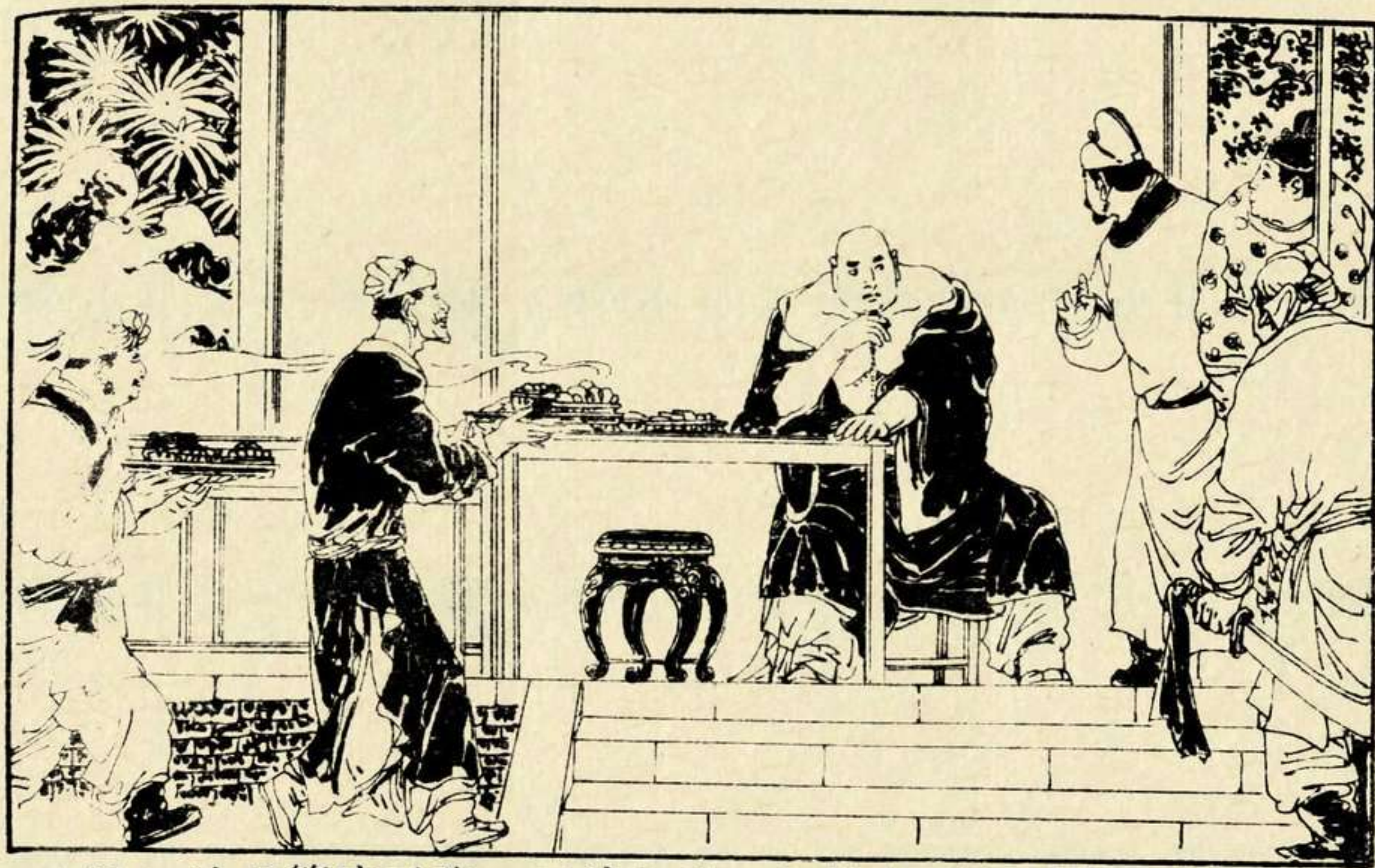
(88) 周通道：“听从大哥言语，兄弟再不敢登门了！”智深道：“大丈夫作事休得翻悔！”周通折箭为誓。刘太公拜谢了，纳还金子缎匹，自下山回庄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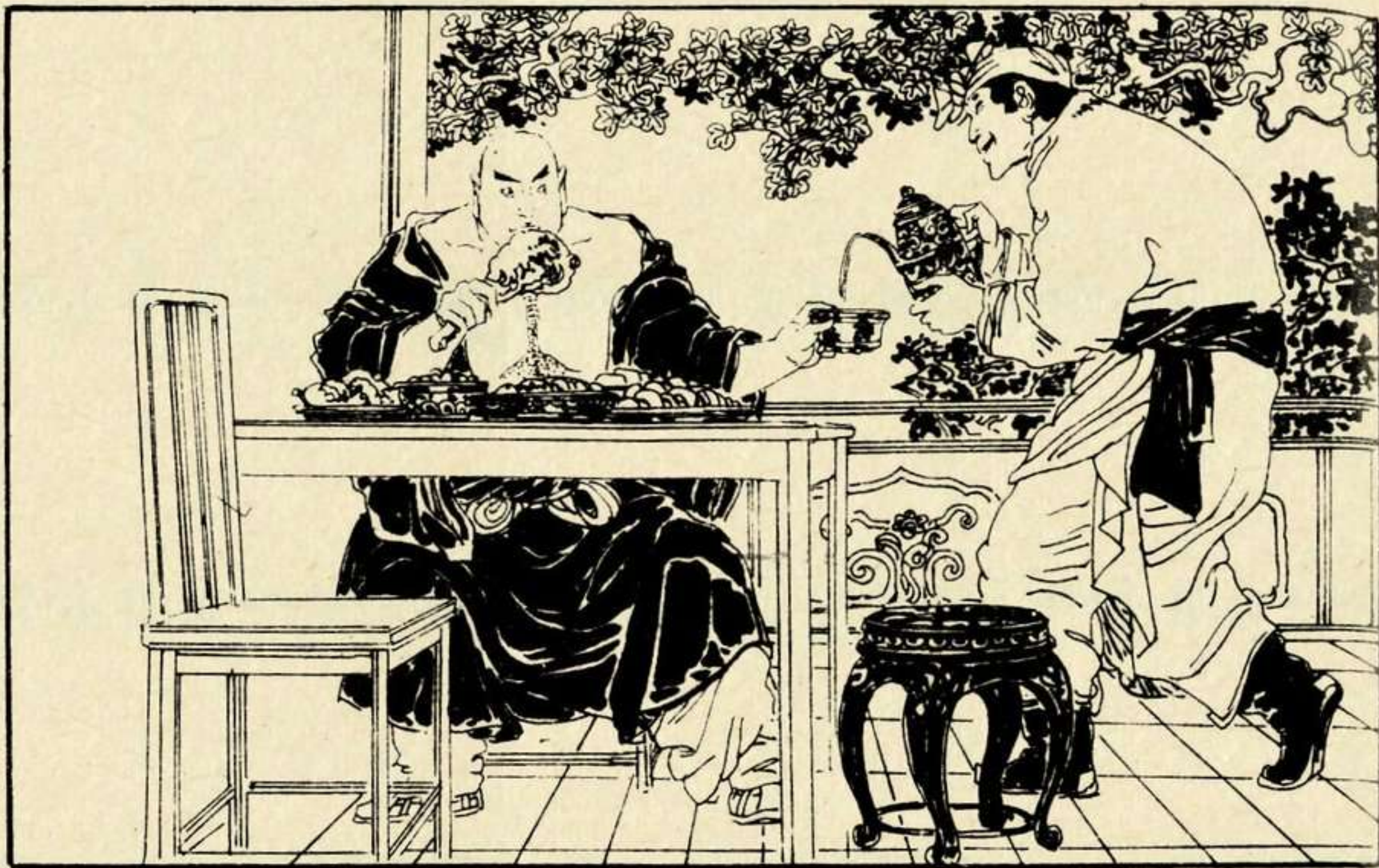
(89) 李忠、周通椎牛宰马，款待智深。闲来引智深山前山后观看景致。只见那桃花山生得天然凶怪，四周险峻，只有一条路可以上下。正是一人当关，万夫莫敌。



(90) 住了几日，智深见李忠、周通作事怪吝，全无江湖豪侠气概，因此常要辞行。李、周二人齐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等明日下山，但得多少，尽送与哥哥作路费。”一面吩咐下去，明日大张筵席，为智深饯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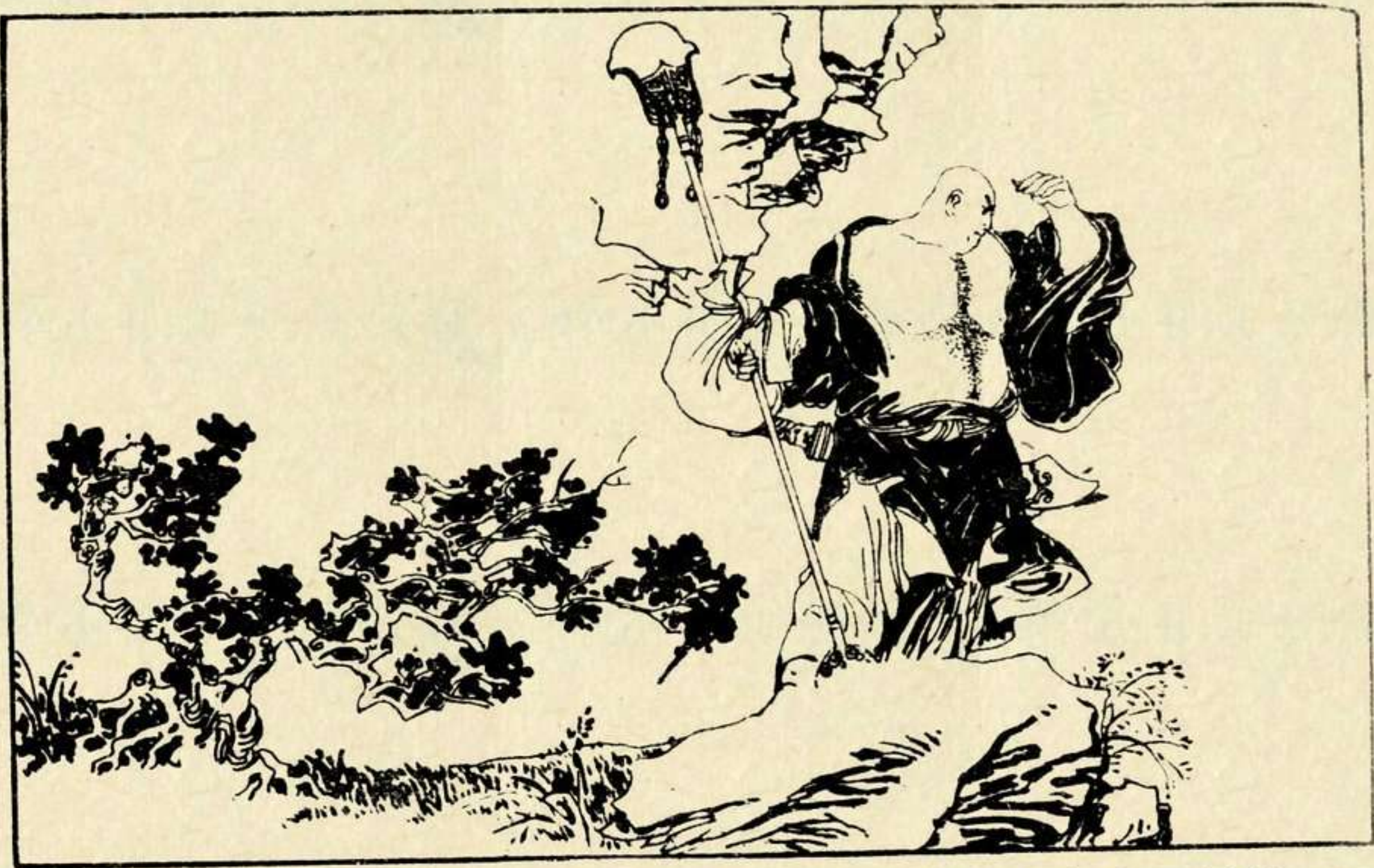
(91) 次日筵席已张，正待入席，忽报山下有买卖。李忠向智深道：“哥哥且自在吃几杯，我两个取得财物，就与哥哥送行。”说罢，留两个小喽罗服侍智深饮酒，与周通率喽罗下山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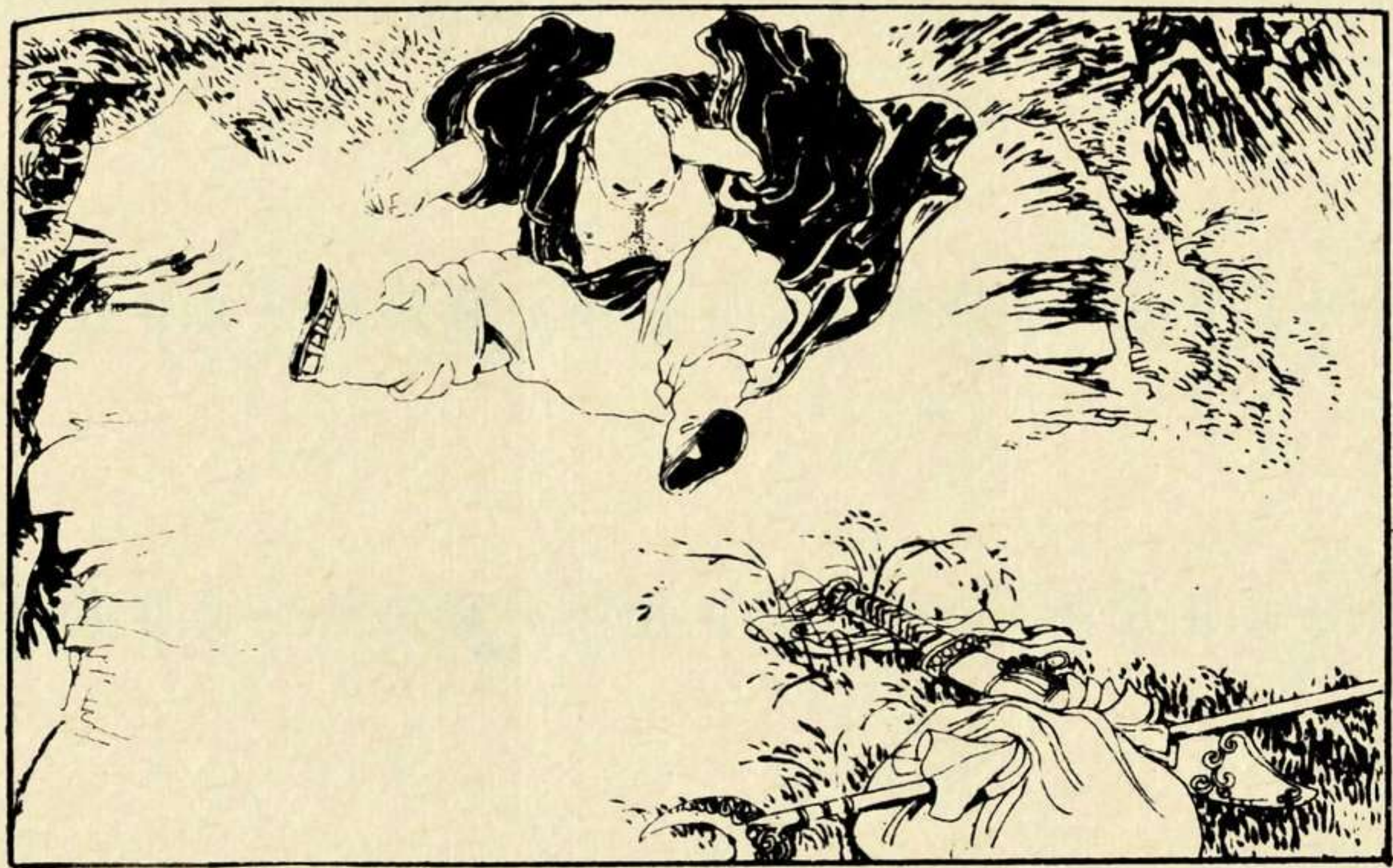
(92) 智深寻思道：“好个计算：现放着许多金银不送俺，却待去打劫别人的才送俺，这不是把官路作人情，只苦别人？洒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！”便唤两个小喽罗来与他筛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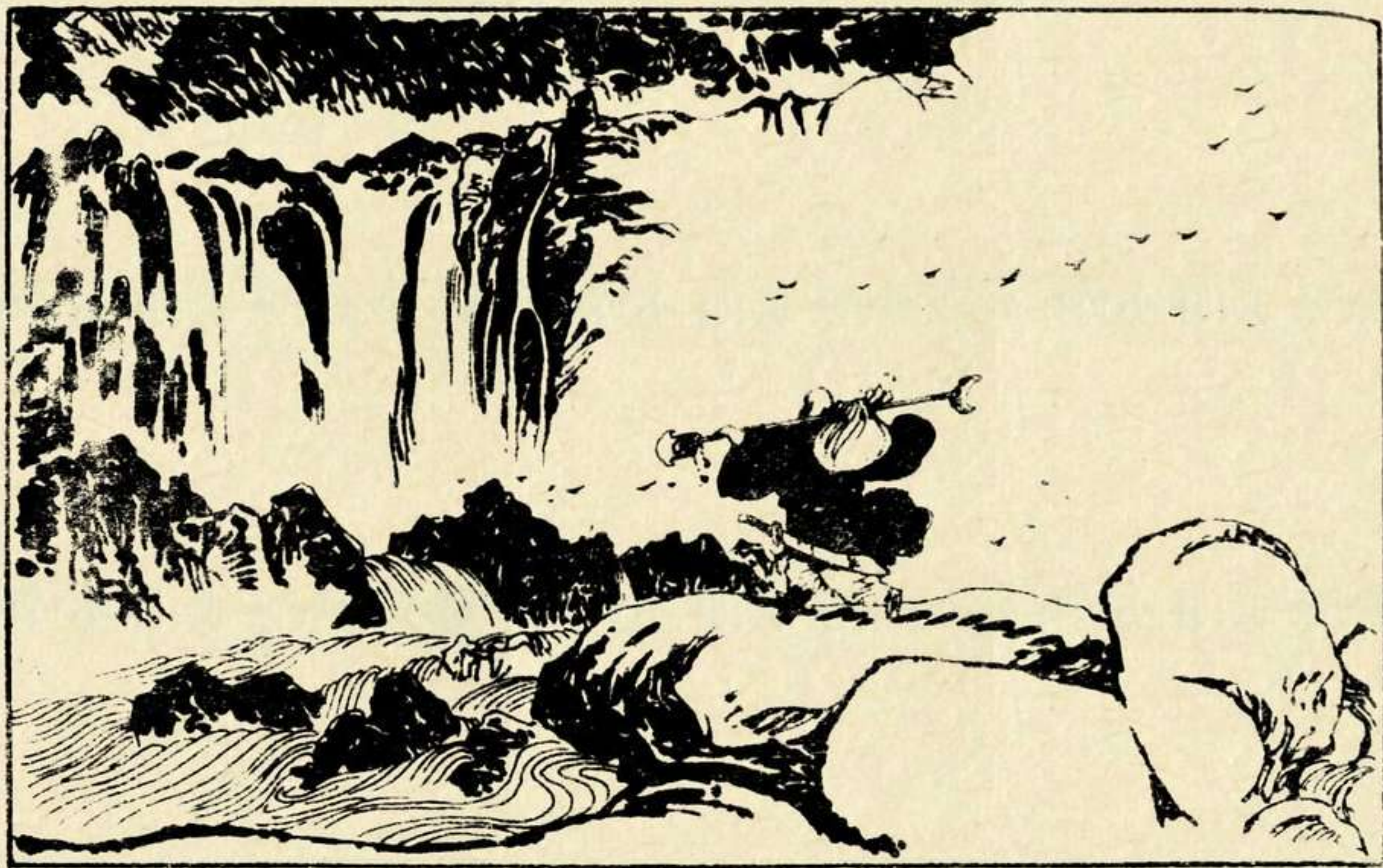
(93) 才吃得两盏，便跳起身，两拳打翻两个小喽罗，做一块儿捆了，口里都塞了东西。取出包裹，把金银酒器踏扁了，藏到包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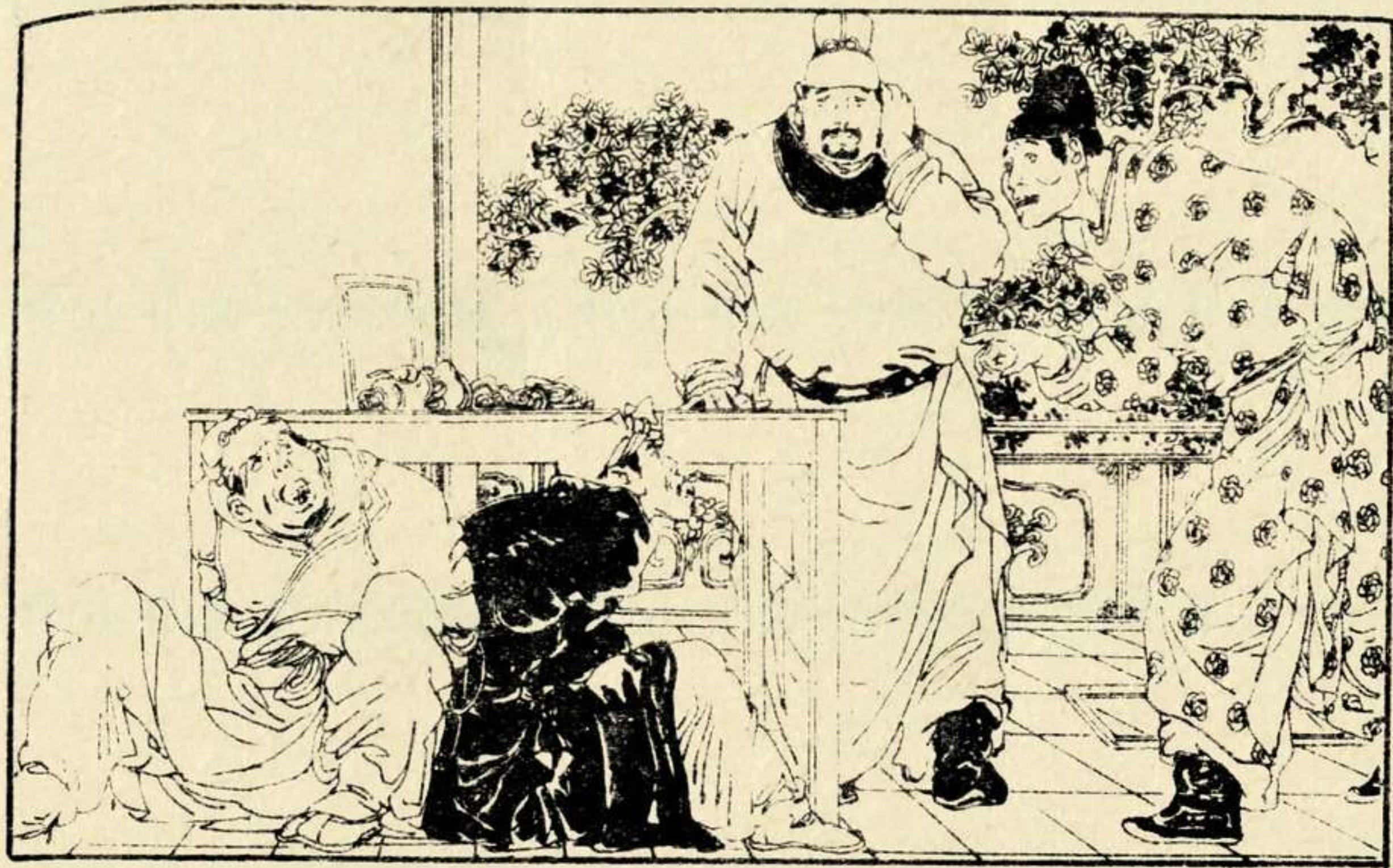
(94) 装扎停当。智深挎了戒刀、提了禅杖出寨来。寻思道：“从前山去，定然撞见他们，不如从后山去稳妥。”到后山一望，尽是陡坡乱草。就先把戒刀、禅杖和包裹丢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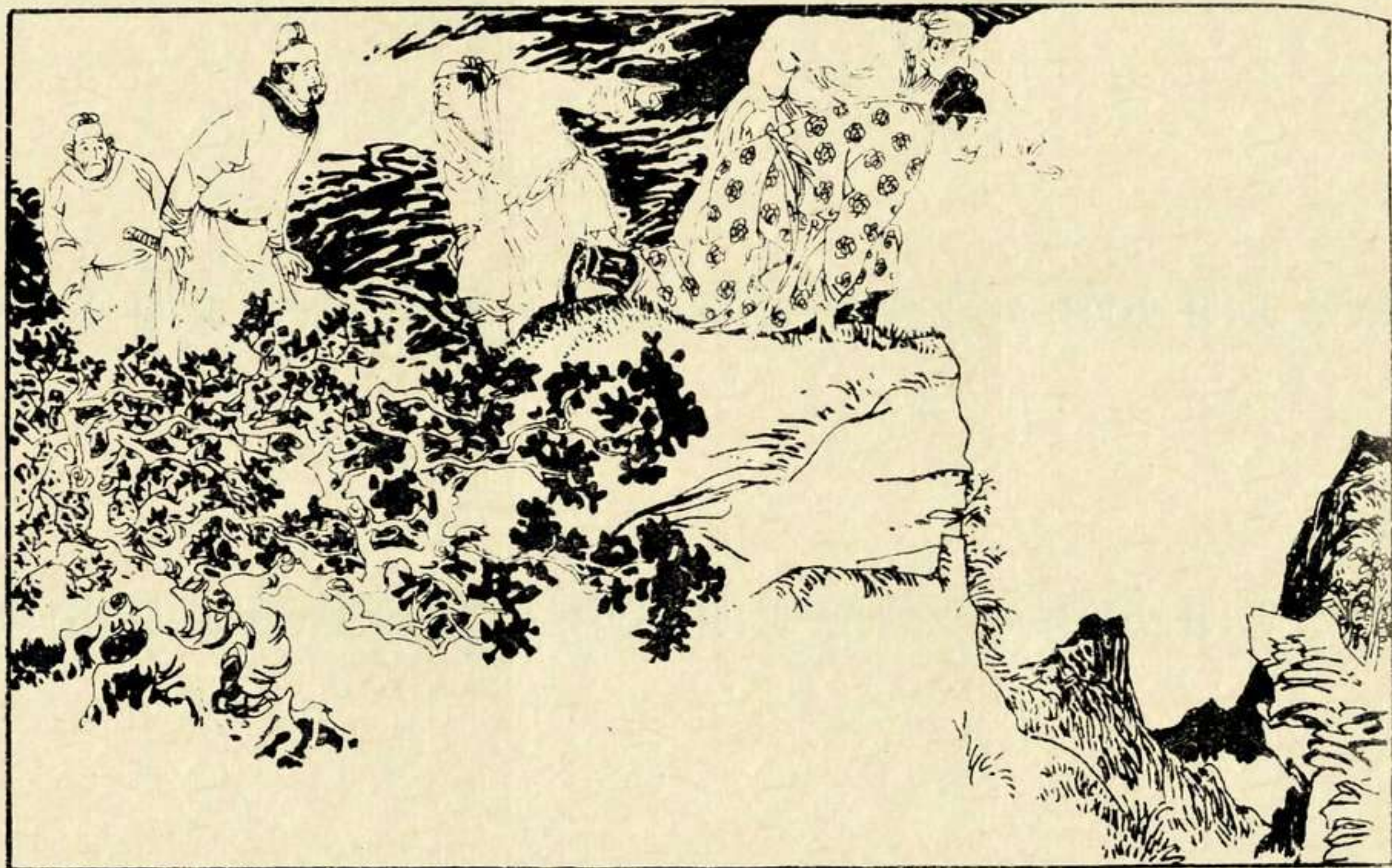
(95) 智深向周围望了一望，两手护脑，把身子望下只一滚，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，并无半点伤损。



(96) 智深跳将起来，寻了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拿了禅杖，拽开脚步，取路便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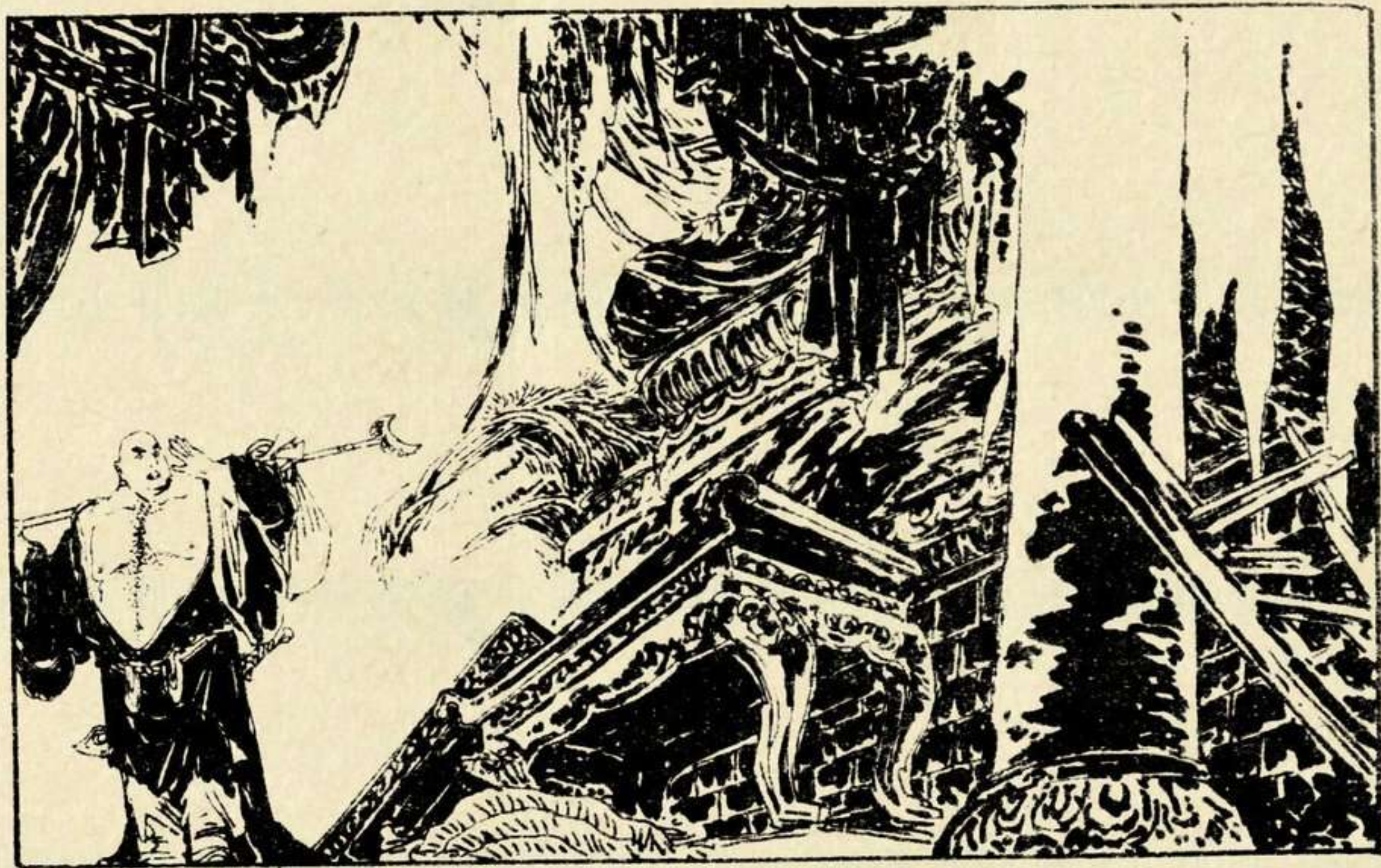
(97) 再说李、周二人，率喽罗劫了财物回到寨里，只见两个小喽罗捆做一块，桌上金银酒器都不见了。问知原委，不由骂道：“这贼秃！倒着了他的手脚！却从那里下山了？”



(98) 二人寻踪到后山，见一处荒草平平地被滚倒了。周通道：“倒是个老贼，就从这削壁陡坡滚下去！”李忠要赶上去羞他一阵。周通道：“罢，罢！赶着了，俺二人也敌不过他，不如罢手，留个日后相见。”



(99) 再说智深下山后，从早晨直走到午后，约摸走了六十余里路。抬眼见前面松林内，隐约有一角黄墙。循路上去，果是一所败落寺院，山门上有“瓦官之寺”破旧匾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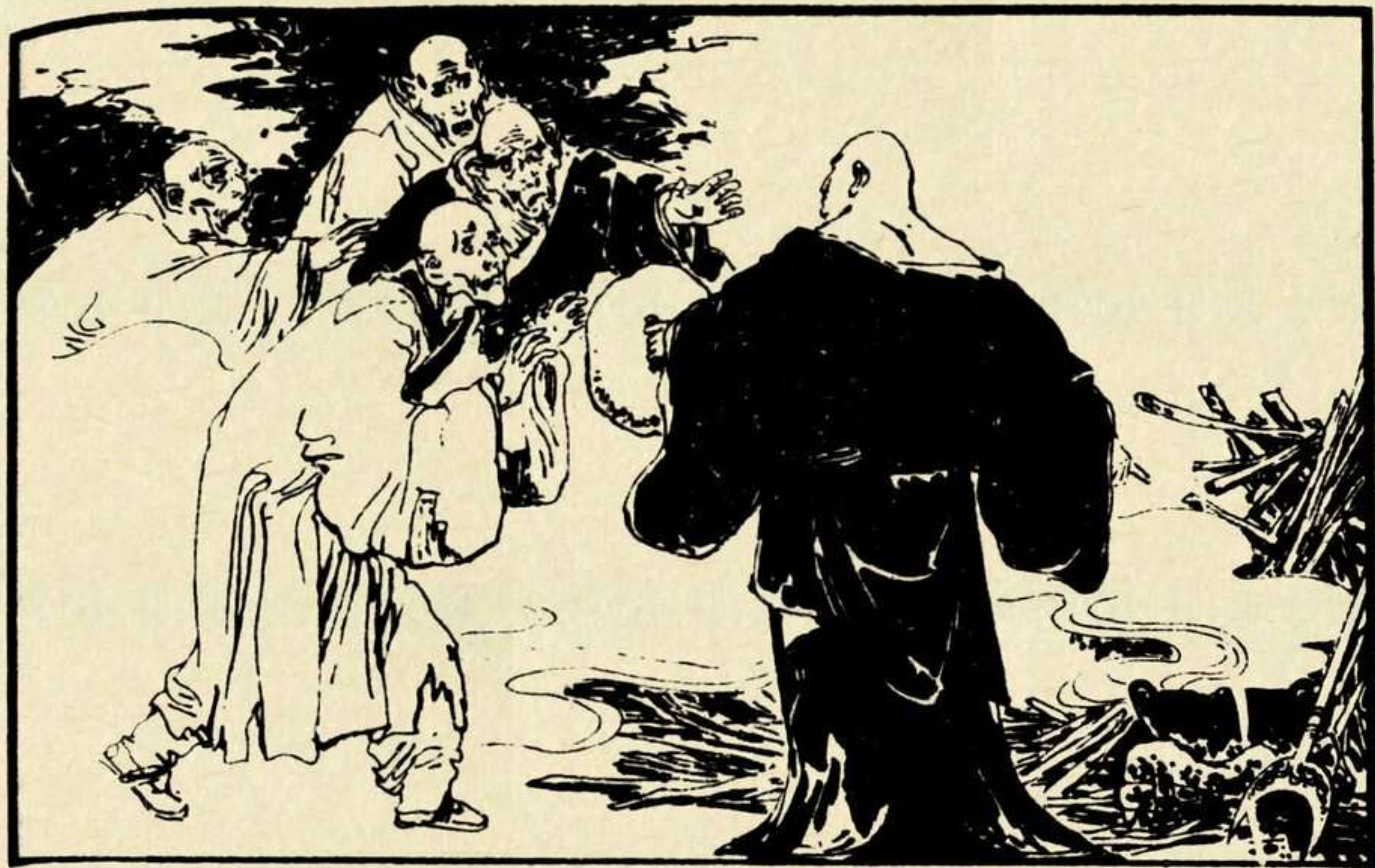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智深直入方丈，只见满地都是鸟粪，门却锁着。便把禅杖搥地，叫道：“过往僧人来投斋！”叫了一阵，没人答应。



(101) 智深提了禅杖，到处寻去。寻到厨房后小屋里，才见四个老和尚坐着，因道：“你们好没道理！由洒家叫唤，没有一个答理。”那和尚道：“怎奈寺中实无一粒斋粮。自从来了一僧一道，众僧都被赶散，老僧走不动，已是饿了三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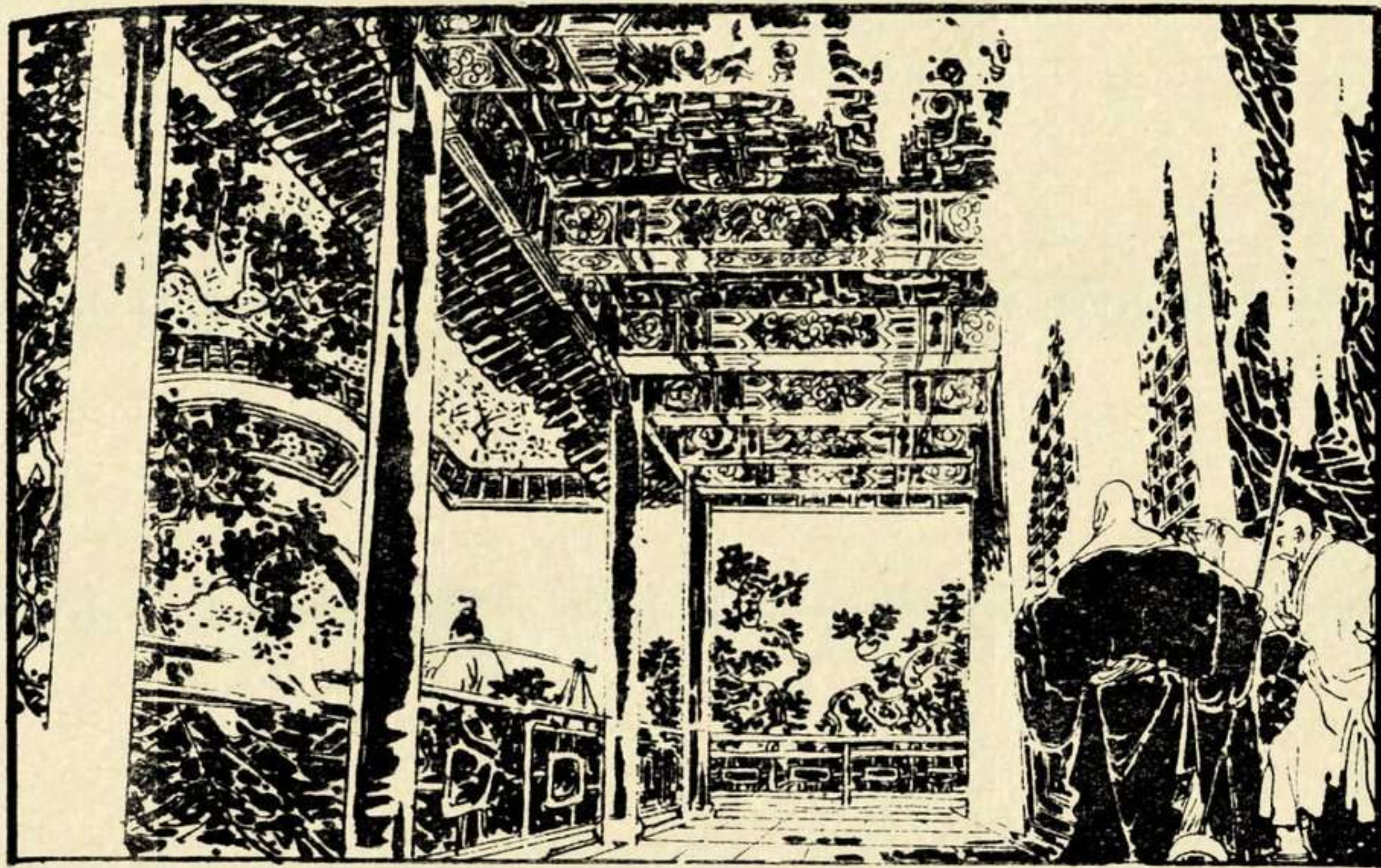
(102) 智深喝道：“谅他二人，能干得甚事！”老和尚摇手道：“轻声些，这和尚、道人好生了得。那和尚姓崔，法号道成，绰号生铁佛；道人姓邱，排行小乙，绰号飞天药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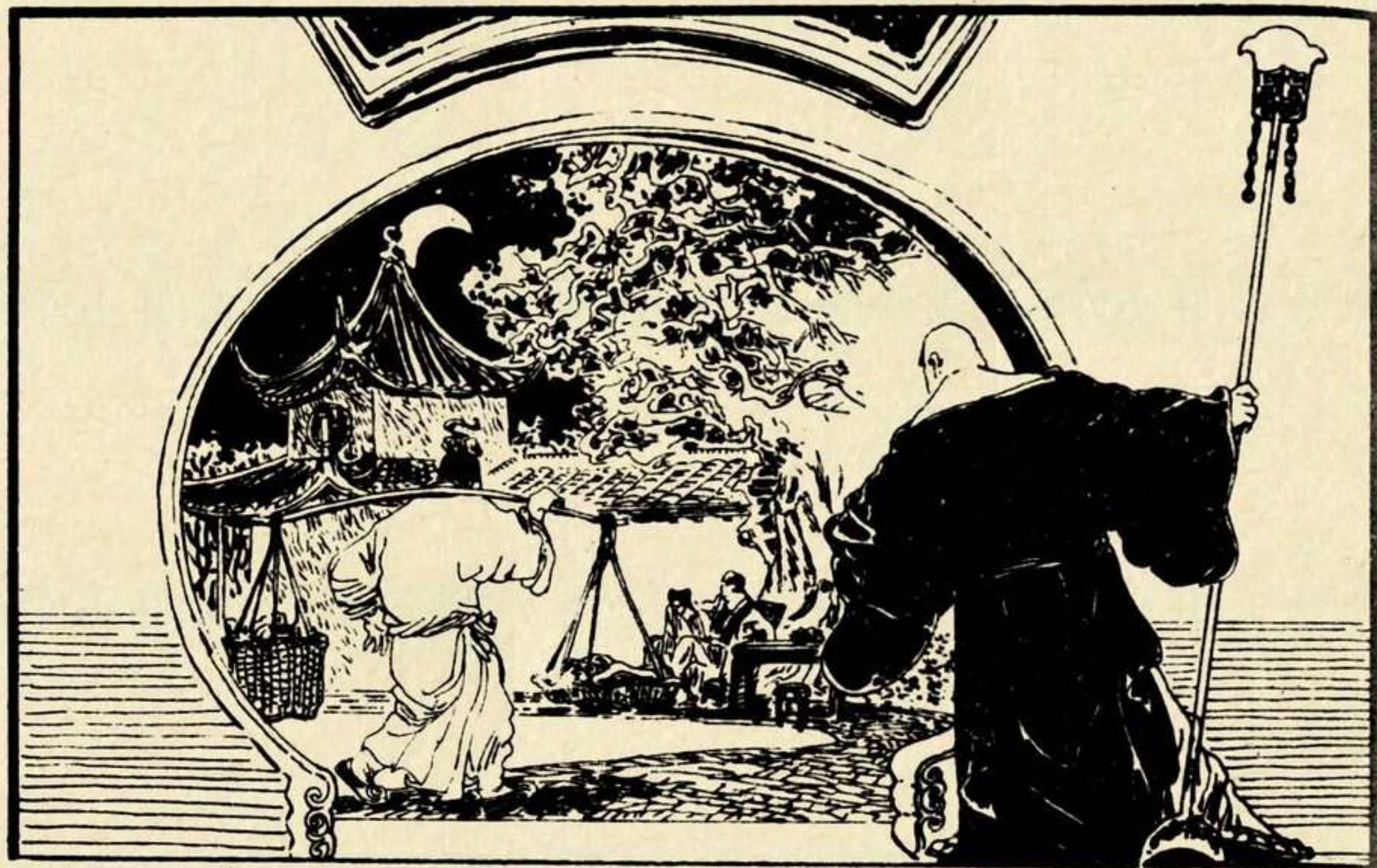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正说着，智深猛闻到一阵香味，周遭看时，见一个土灶盖着一个草盖，热气透将出来。揭盖看时，煮着一锅粟米粥。智深道：“出家人何故说谎？还说三日没饭吃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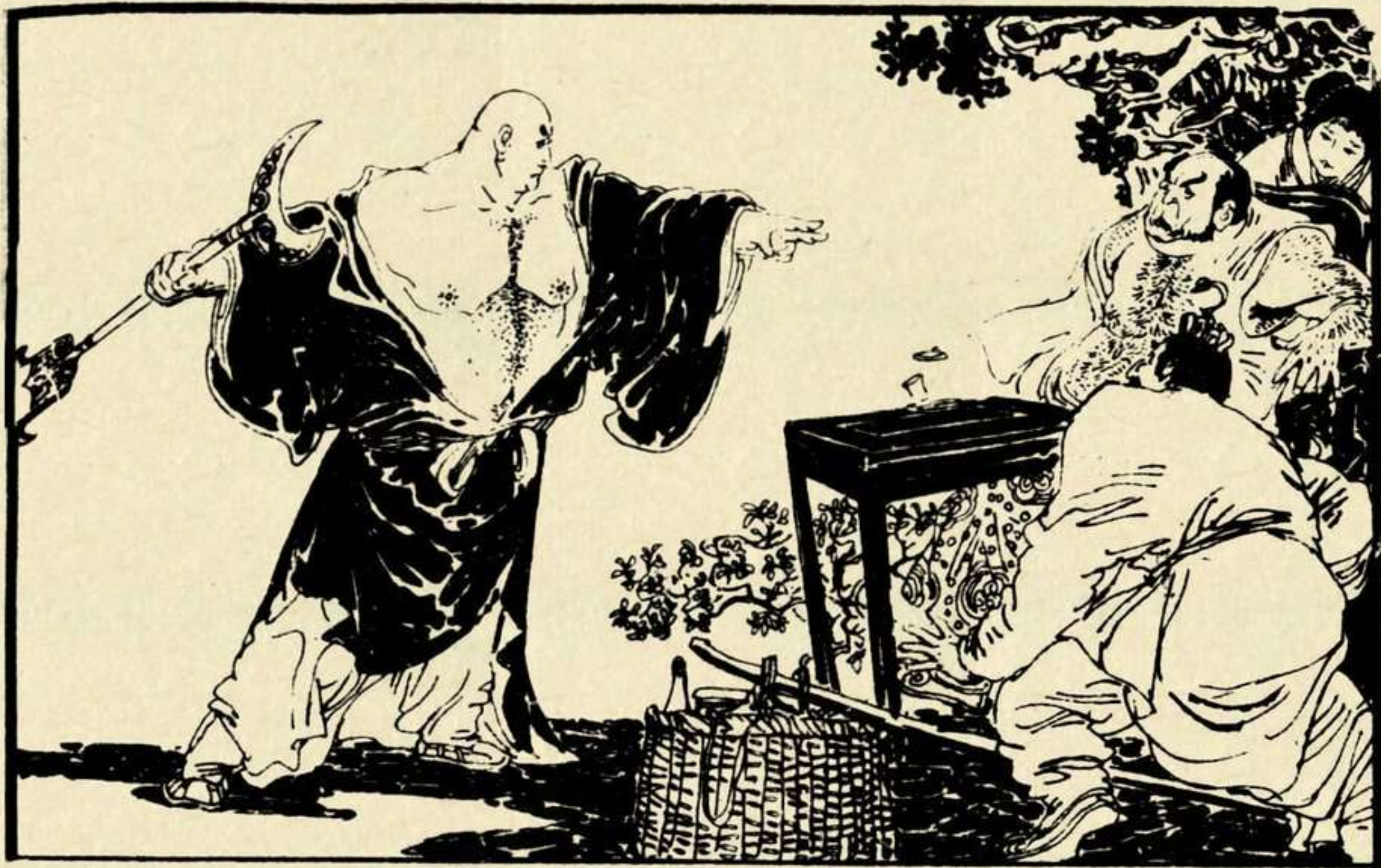
(104) 智深说着，端起粥就吃。才吃了几口，就听老和尚道：“我等真的饿了三日，才去抄化得这些粟米，胡乱熬些粥吃，却又落到你的嘴里。”智深听了，便放下了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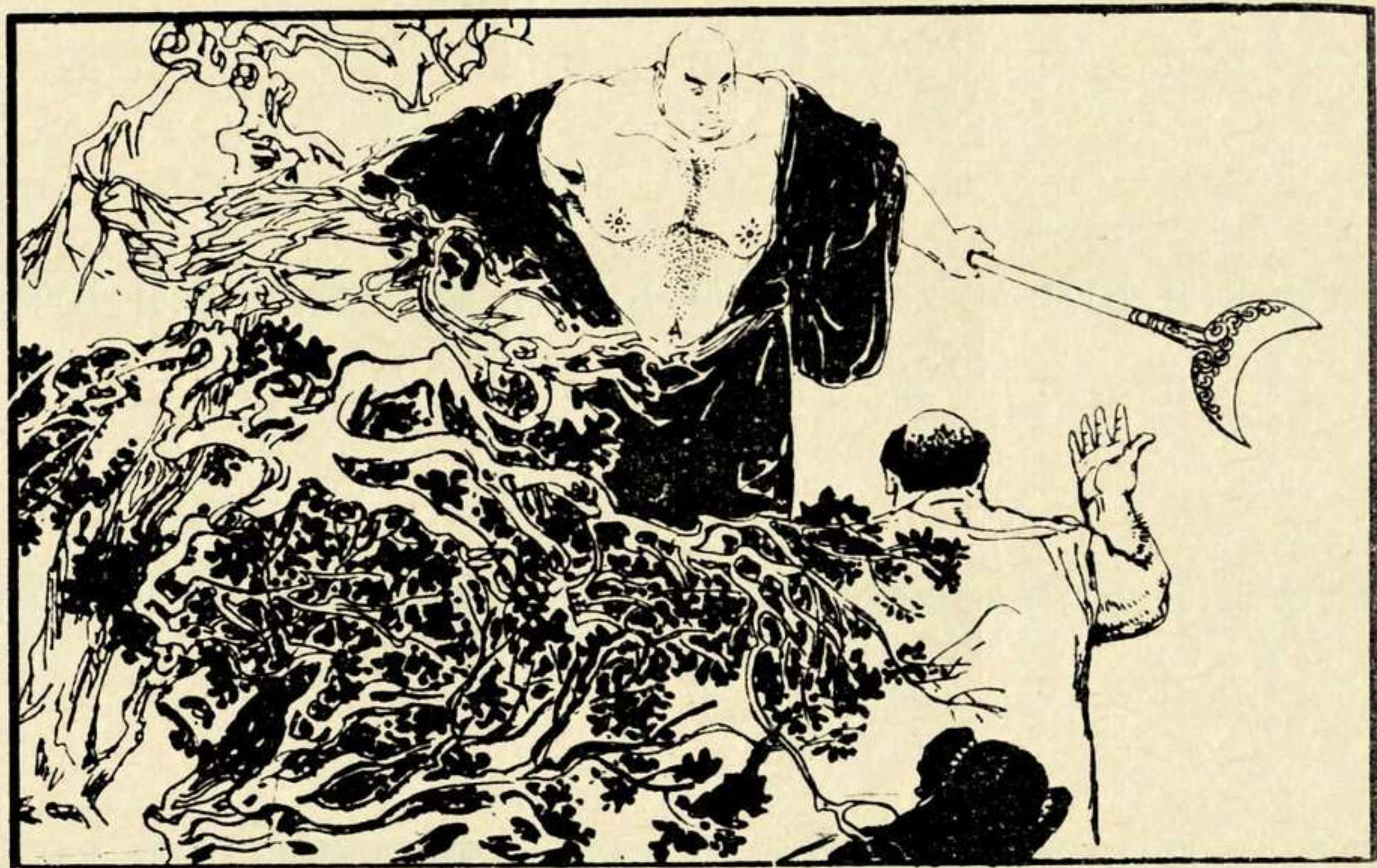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忽听外面有一阵下流的歌声，智深提了禅杖出来看时，破壁子里望见一道人，挑着些鲜鱼、牛肉和几瓶酒，往后院走去。两个老和尚悄悄指道：“这个便是飞天药叉邱小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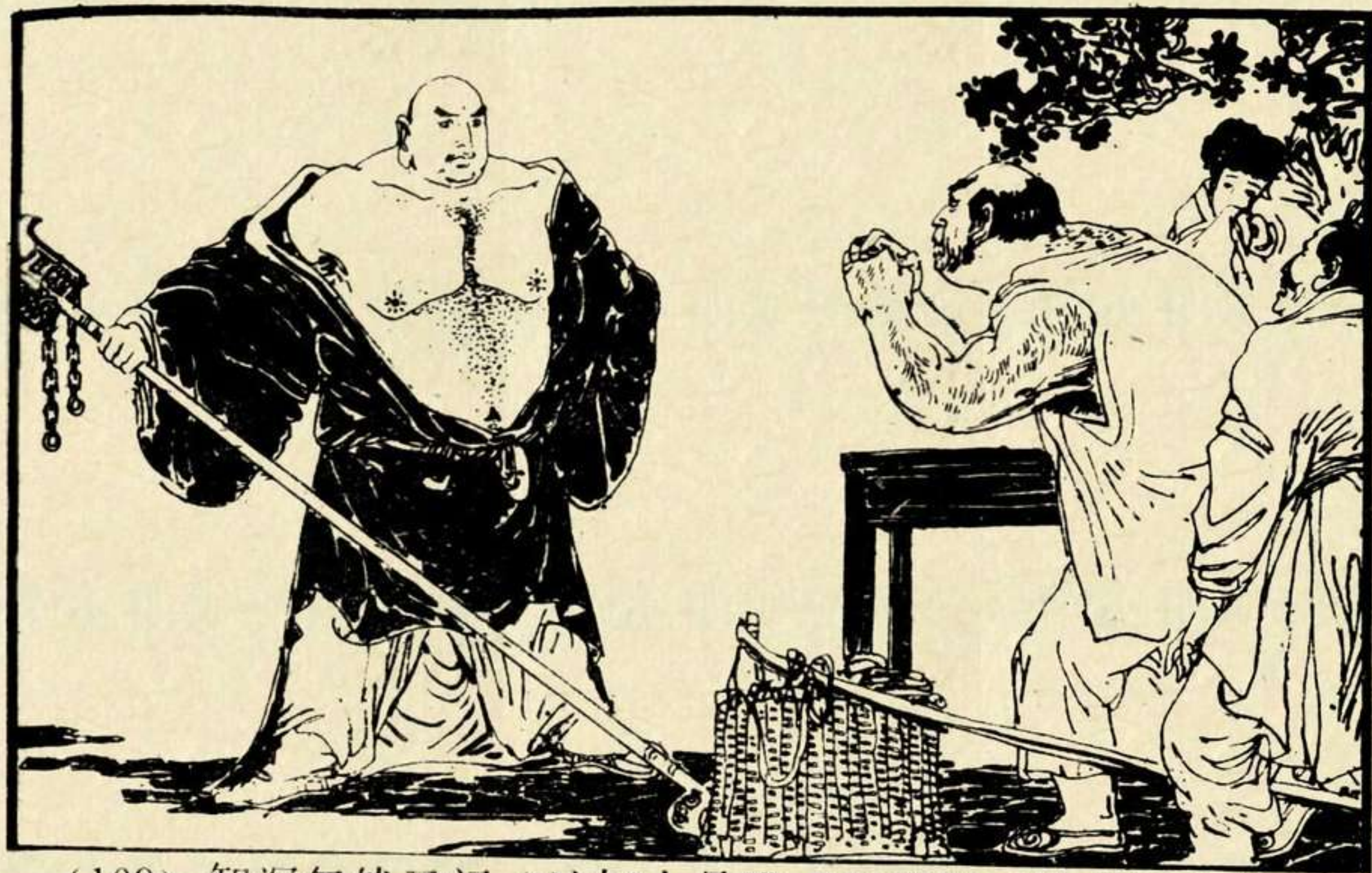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智深悄悄地跟那道人来到后院，只见绿槐树下，放着一张桌子，铺着酒肴果子，三双筷子，三个盏子。当中坐着个脸如锅底、一身疙瘩横肉的胖和尚，旁边坐着个小妇人。



(107) 智深走到面前，那和尚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师兄请坐，同来吃一盞。”智深道：“你两个为何把寺来废了？”和尚道：“师兄请坐，听小僧……”智深瞪眼道：“你说！你说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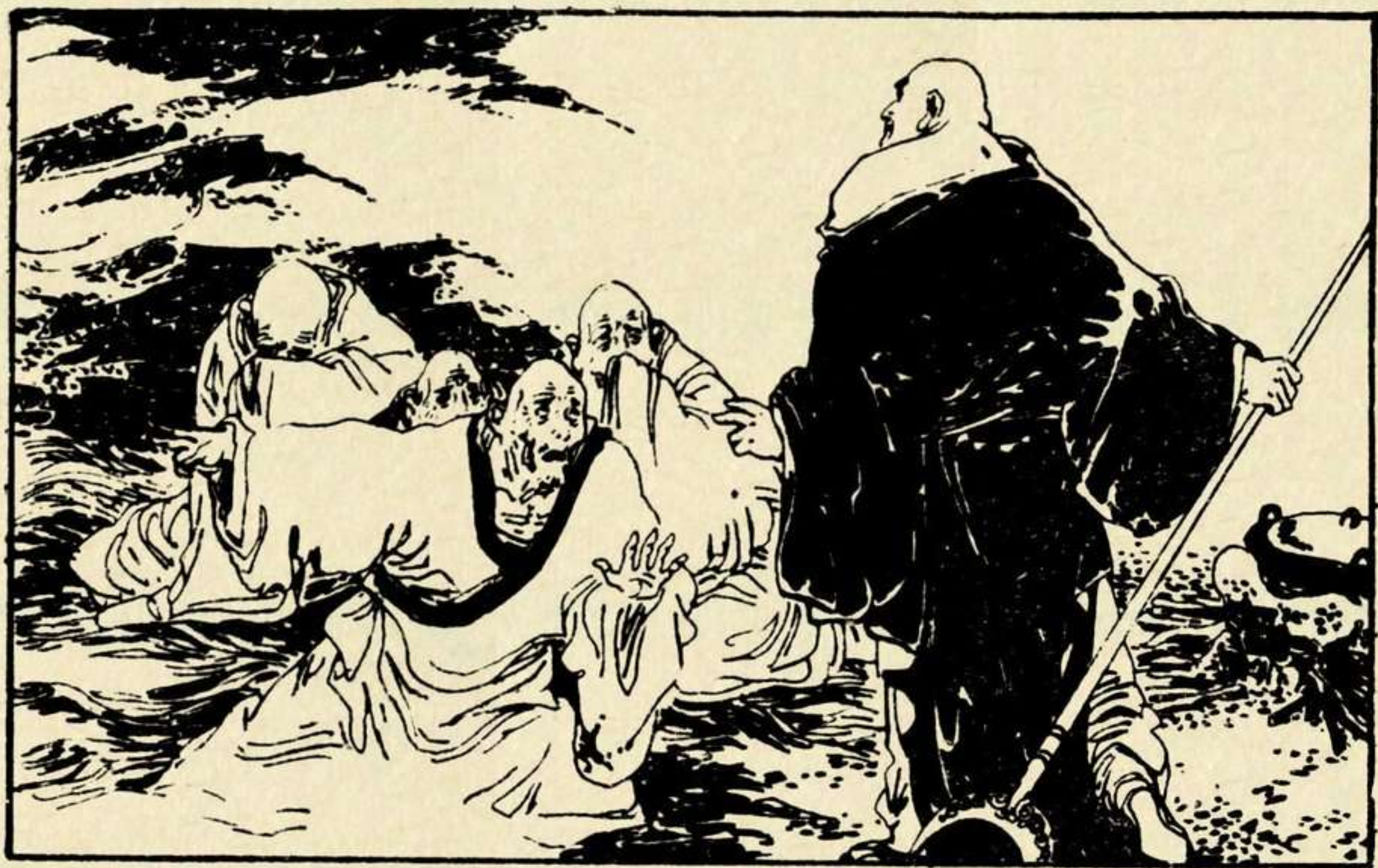
(108) 那和尚说：“本寺原先田广僧多，却被几个老和尚将钱吃酒养女，长老禁约不得，反而被排挤出寺。现今田地卖了，僧众散了，小僧和这位道人住持此间，正欲整理山门，修盖殿宇，重光金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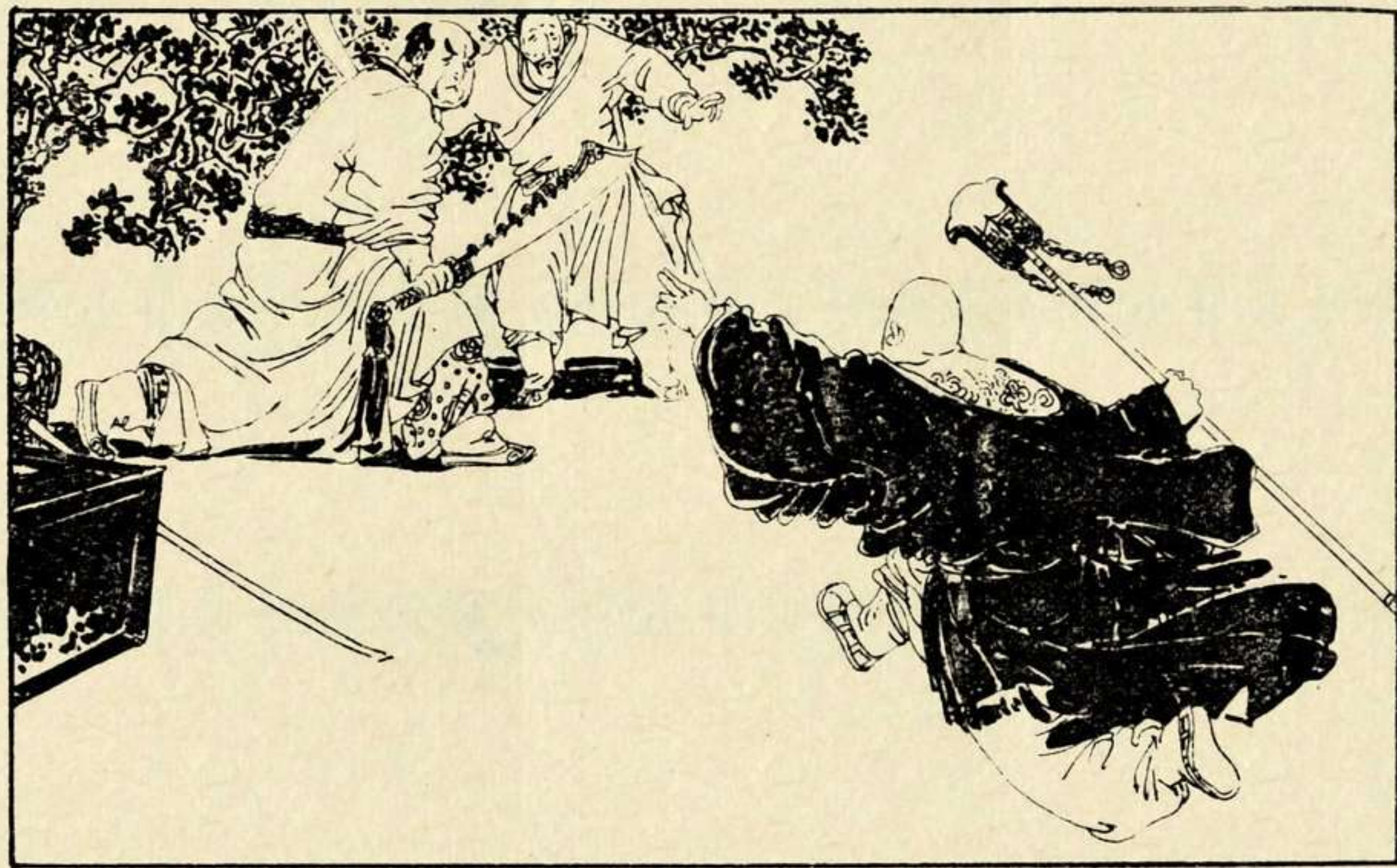
(109) 智深忽然又问：“这妇人是谁？”和尚道：“她是原先本寺施主王有金的女儿，现今她父亲家道中落，丈夫又病，来敝寺借米。小僧看昔日施主面上，置酒相待，别无他意。师兄休听几个老畜生的混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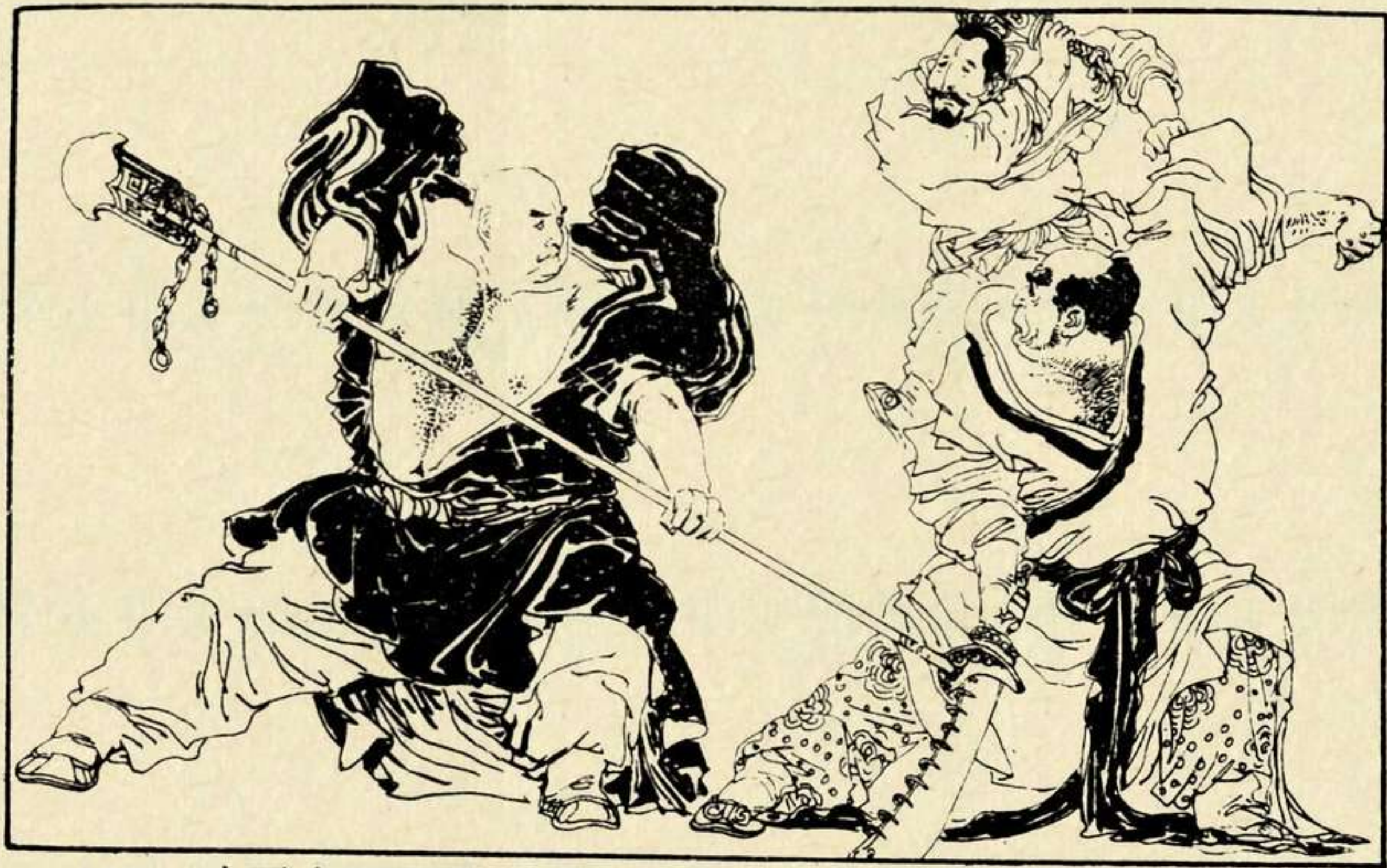
(110) 智深一阵风赶到厨下，指着那几个老和尚，责问他们为何说谎。老和尚一齐道：“师兄休听他说，现今掳来妇女，养在那里！因他见你有家生，不敢与你相争。你若不信，再去走遭，就见分晓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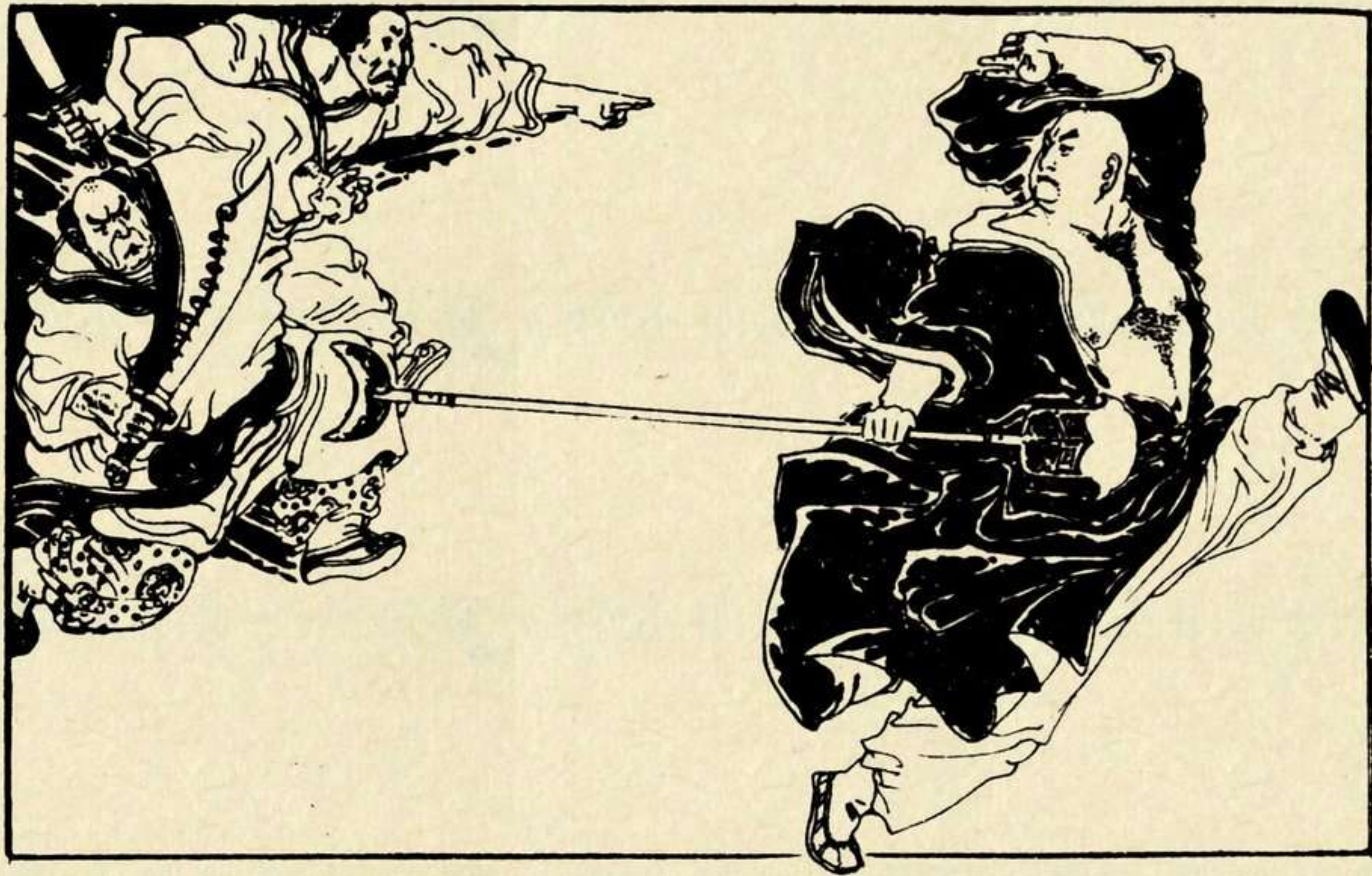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又一个道：“师兄，你自寻思，他们吃酒吃肉，我们粥也难得吃。”另一个道：“师兄不信，可去就近村中打问，寺里的光景，谁个不晓！”智深听了，道：“也说的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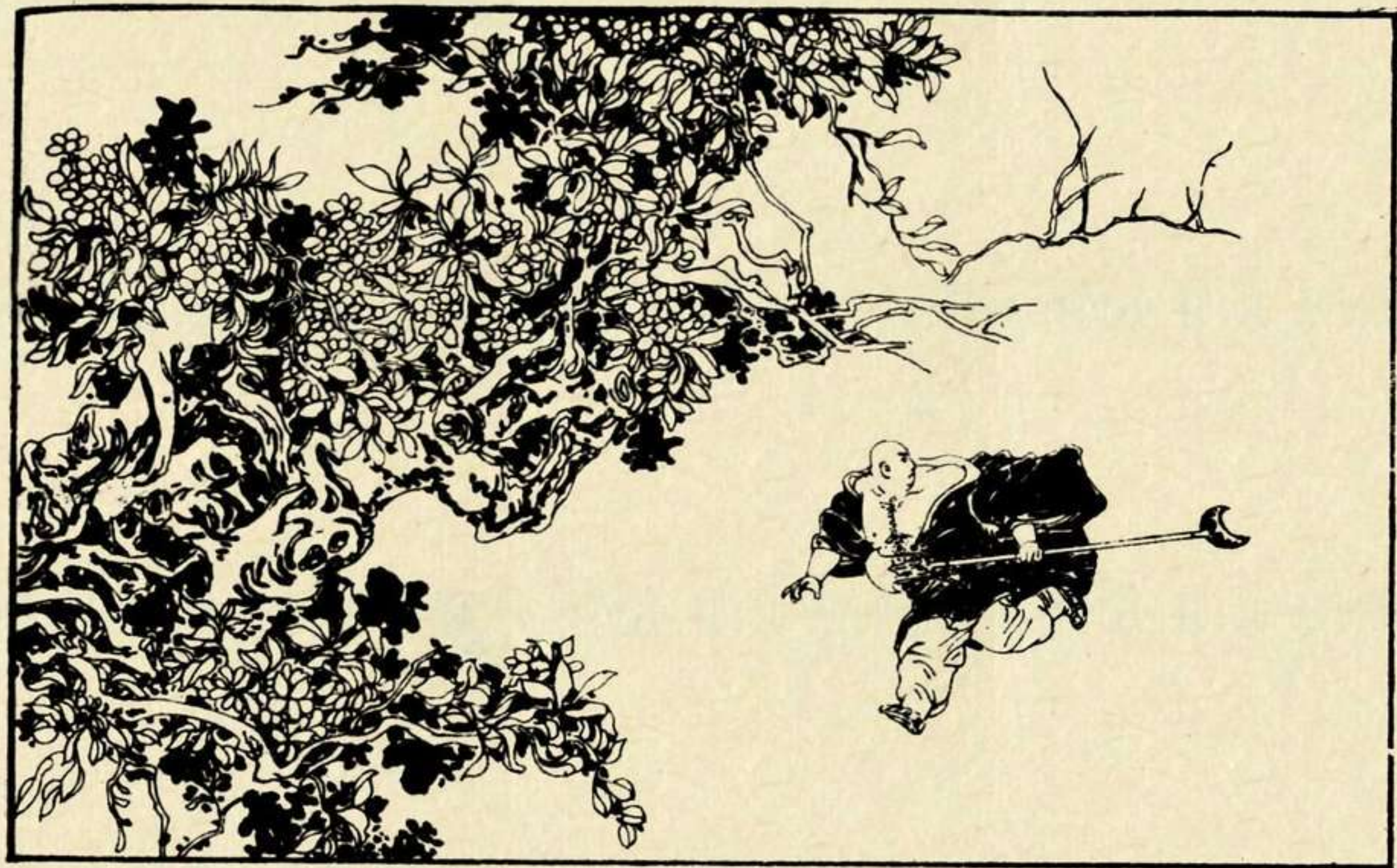
(112) 他又一阵风赶到后院，却见生铁佛崔道成抡着朴刀，从槐树下来斗智深。智深大吼一声，抡起禅杖直取崔道成。



(113) 斗了十四五合，崔道成渐渐不支。邱小乙见势，拿条朴刀，往智深背后捌来。智深听得脚步声，知有人暗算，叫声“着！”崔道成只道“着”他的禅杖，托地跳出圈子。智深回身，正好迎着邱小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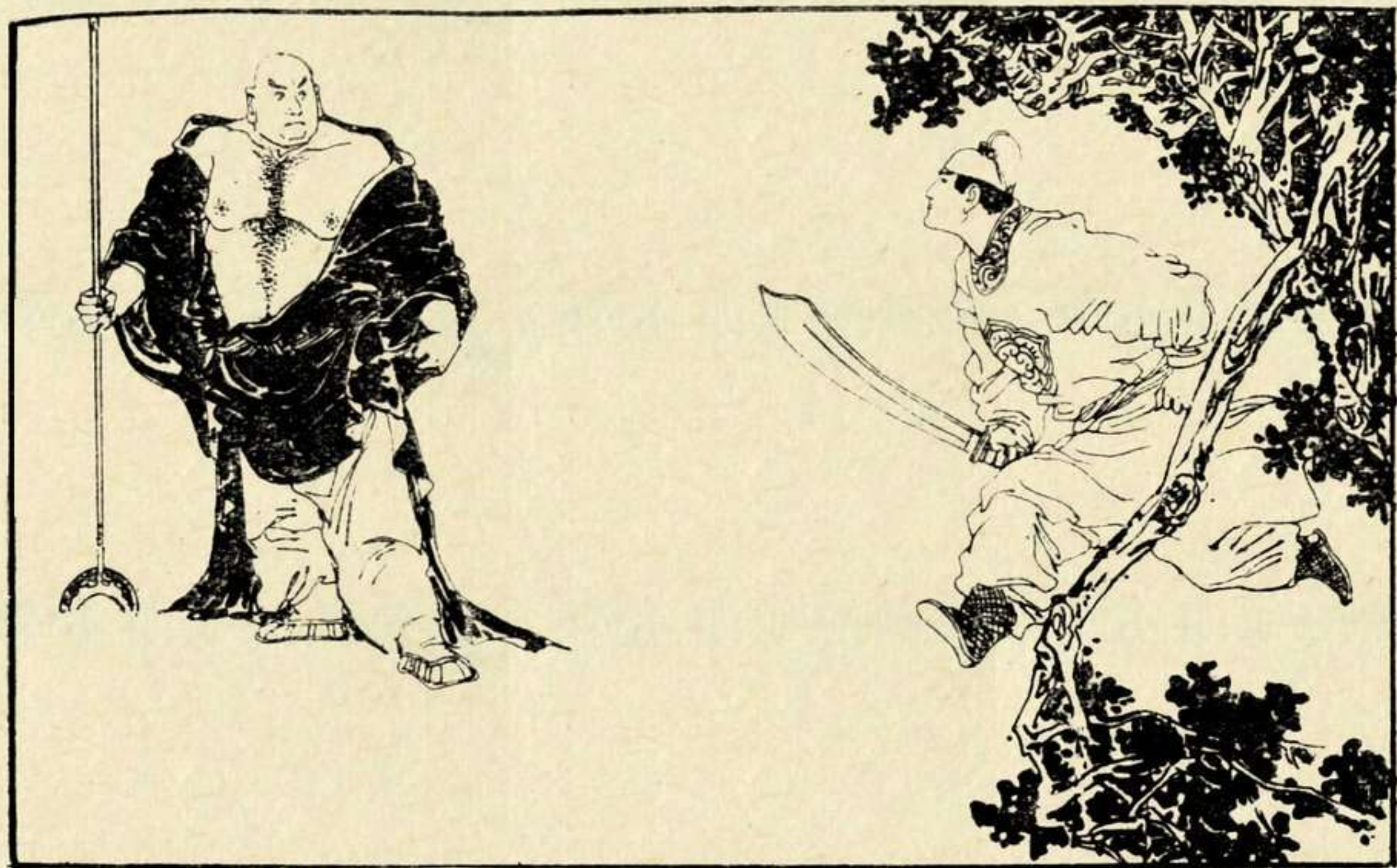
(114) 崔、邱二人并力来斗智深，智深又饿又累，只得卖个破绽，拖了禅杖便走。二人赶了一阵，也不穷追。



(115) 智深喘息方定，却想起包裹还放在厨房里。待要再去拿回包裹，又敌不过两个生力军。如何是好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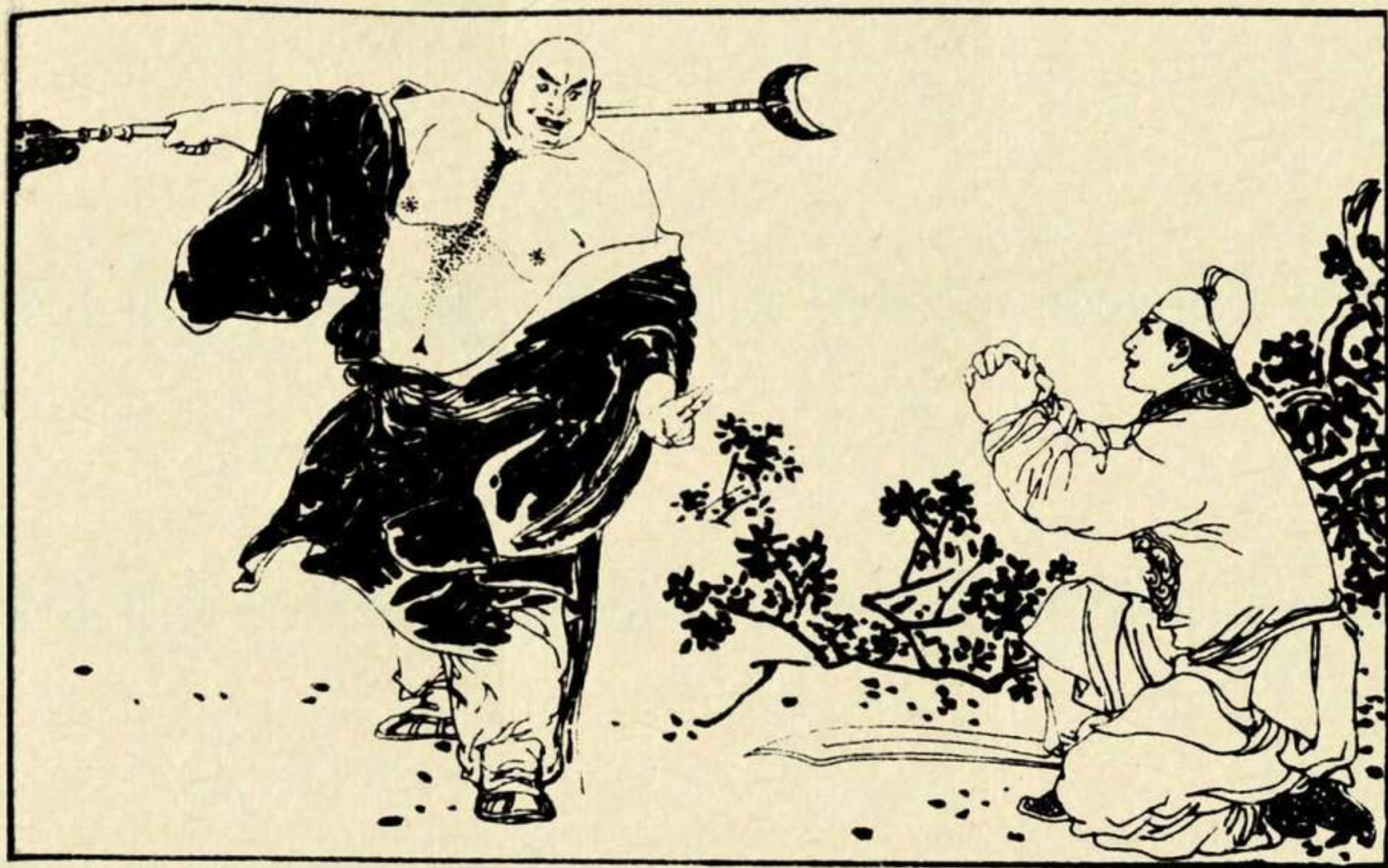
(116) 智深来到一个林子边，忽见林子里有个人探头出来，望了望，吐了一口唾沫，又闪入林子里了。智深想：“准是个剪径的在此等买卖，见俺是个和尚，认为不利市，吐口唾，消消晦气。俺何不逗他出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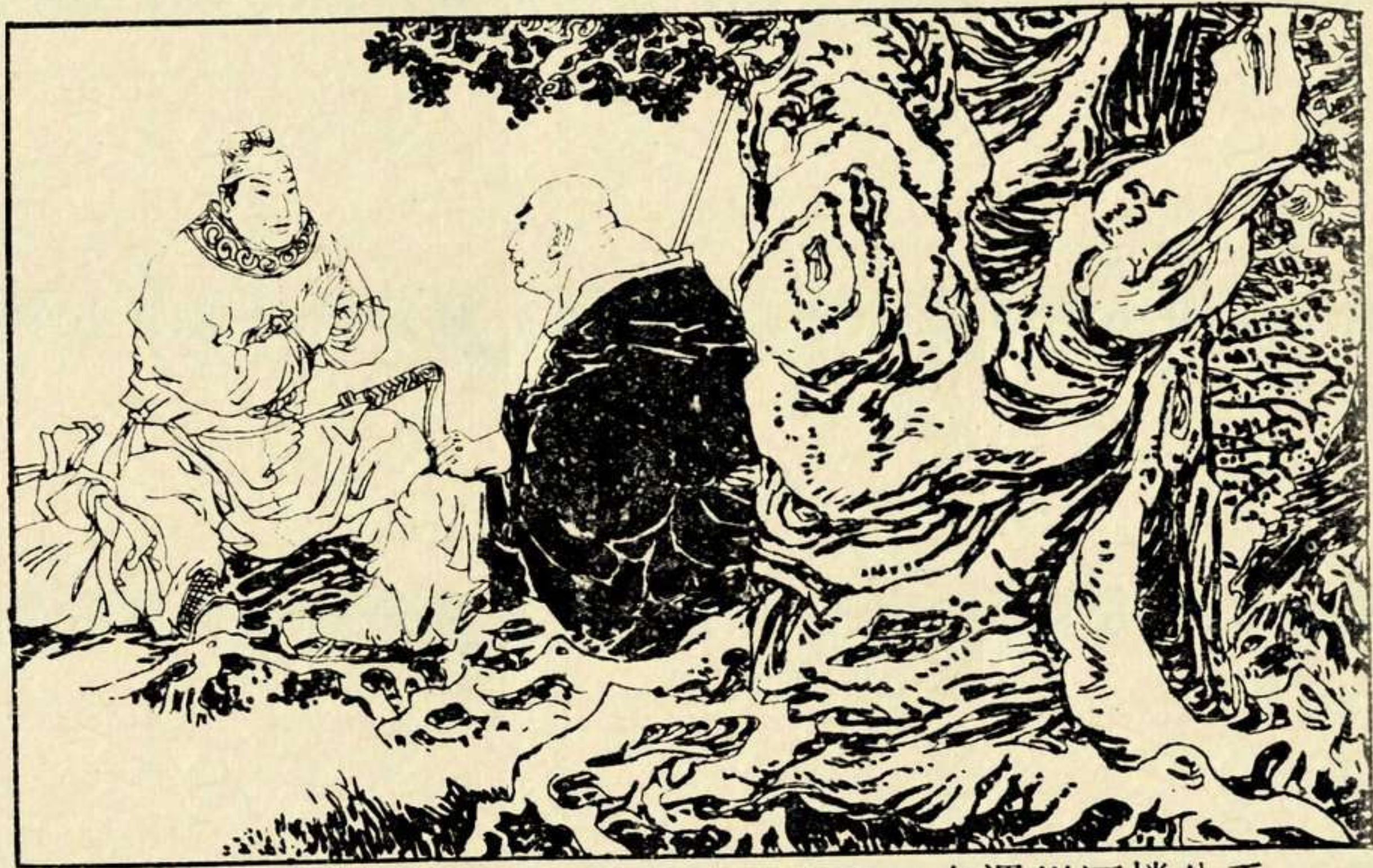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智深便向林子里叫阵：“那林子里的撮鸟，出来！”只听得林子里大笑道：“我晦气，他倒来惹我！”即见一个汉子拿着朴刀，跳出来喝道：“秃驴！你来找死？”智深大喝道：“教你认得洒家！”那汉子道：“和尚，你姓甚？声音好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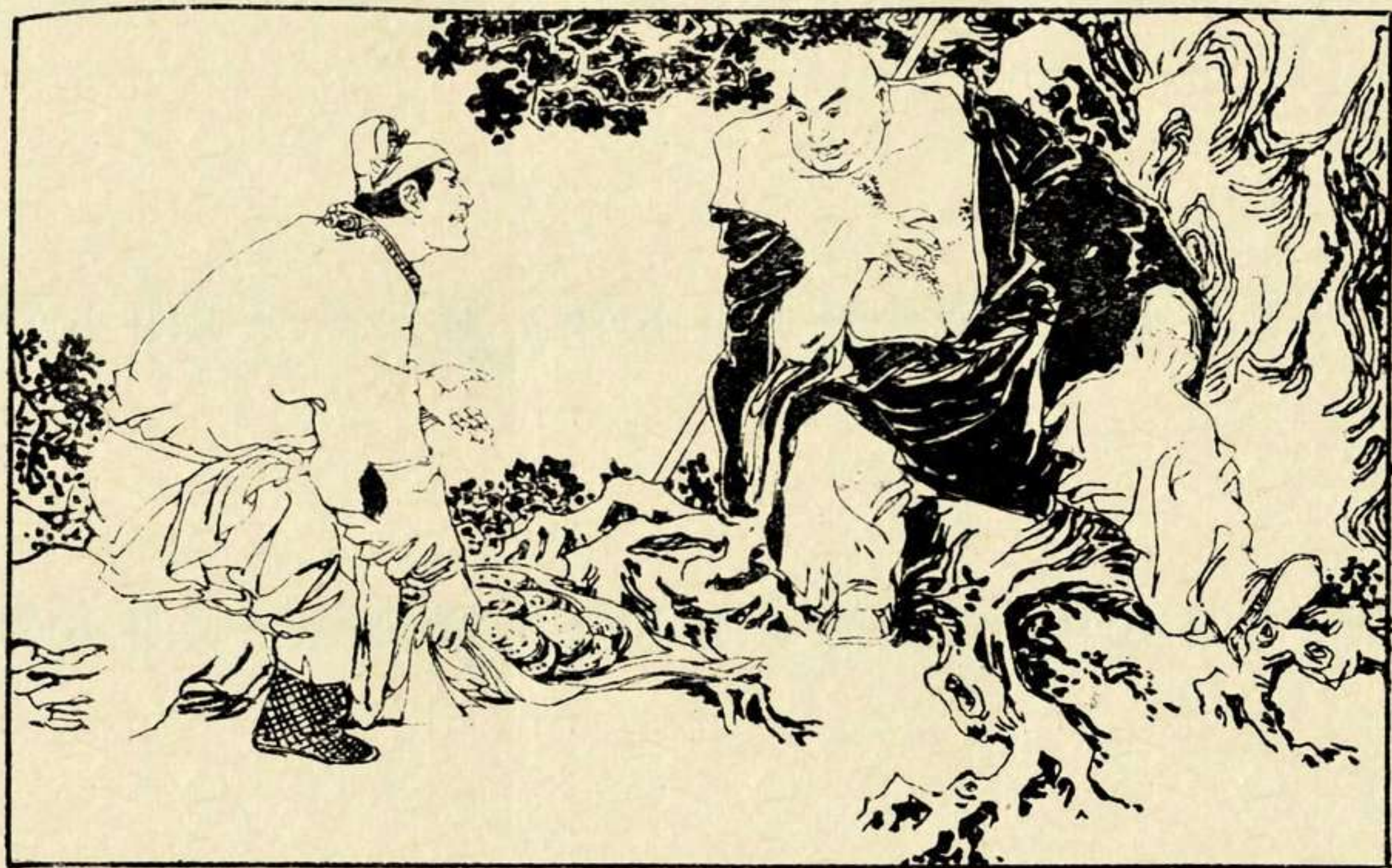
(118) 智深道：“俺和你斗三百合再说姓名。”那汉子大怒，挺手中朴刀来斗智深。斗到十余合，汉子暗暗喝彩：“好个莽和尚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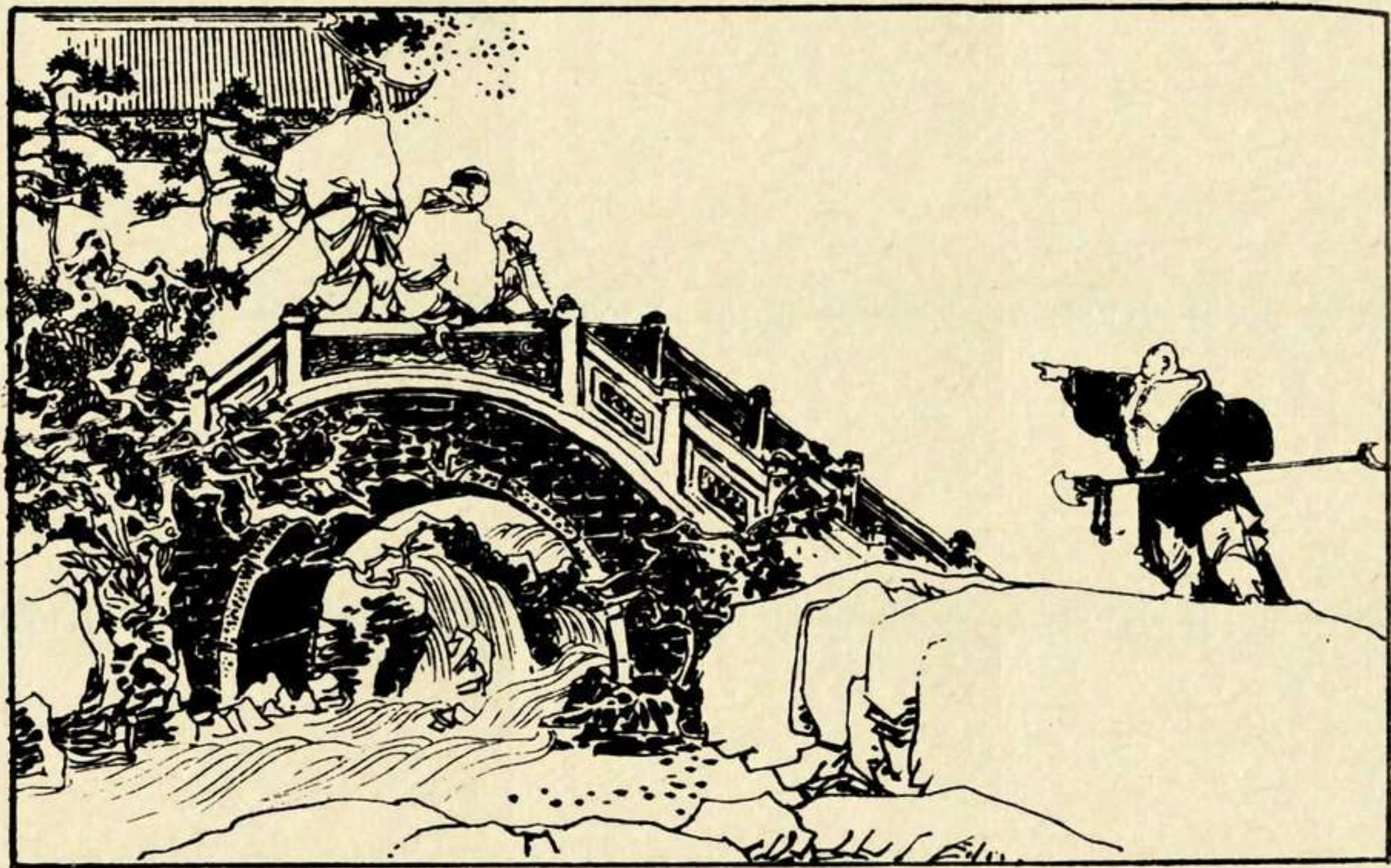
(119) 又斗了四五合，那汉子又问：“你端的姓甚名谁？”智深说毕姓名，那汉子撇了朴刀，翻身便拜道：“认得史进吗？”智深笑道：“原来是史大郎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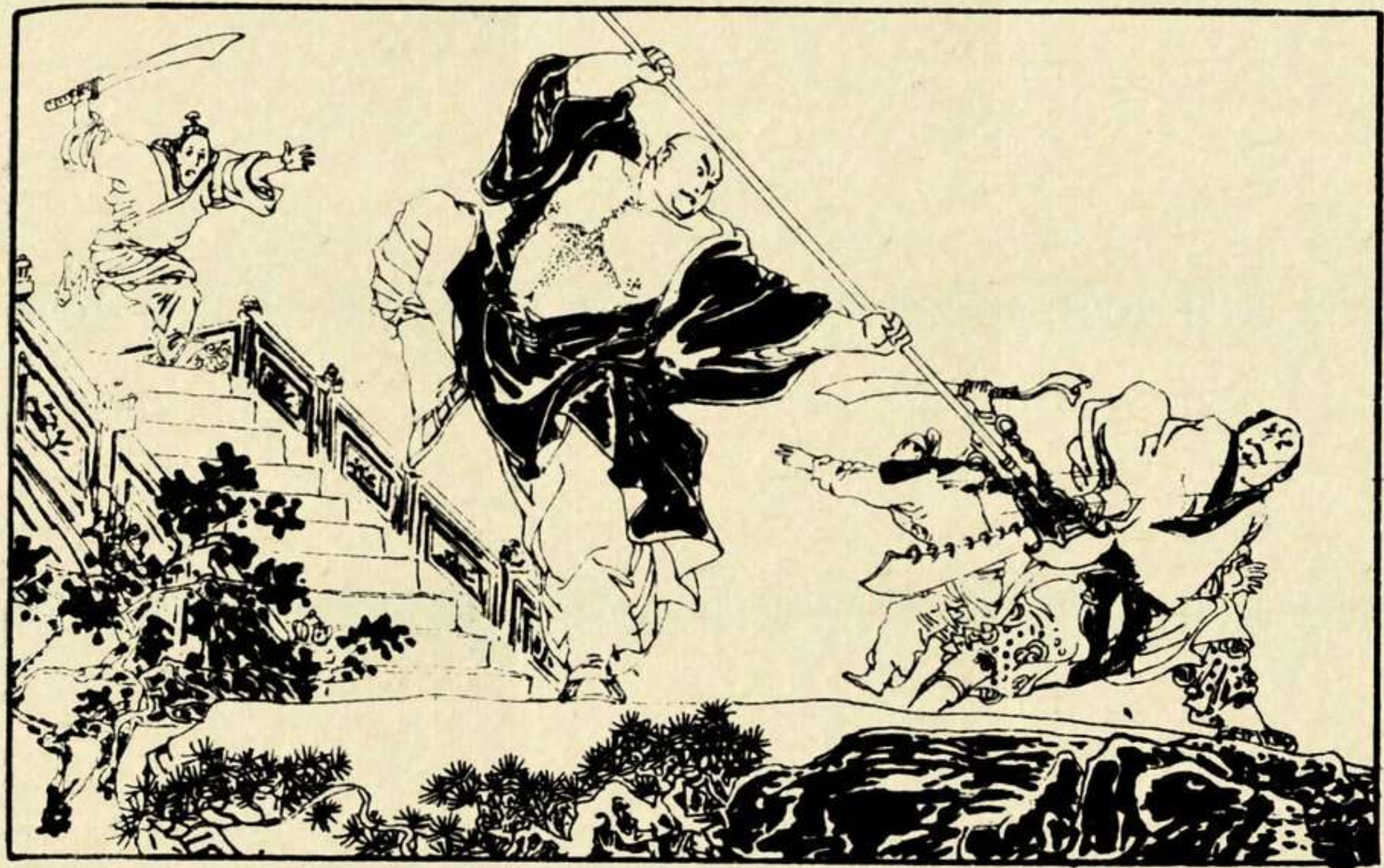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二人在林间坐定。史进道：“自那日在渭州酒楼分手，次日知哥哥打死郑屠，逃走了。小弟亦即离开渭州，去延州寻师父王进不遇，回大名府时盘缠用尽，因在此搞些盘缠，不想得遇。哥哥因何做了和尚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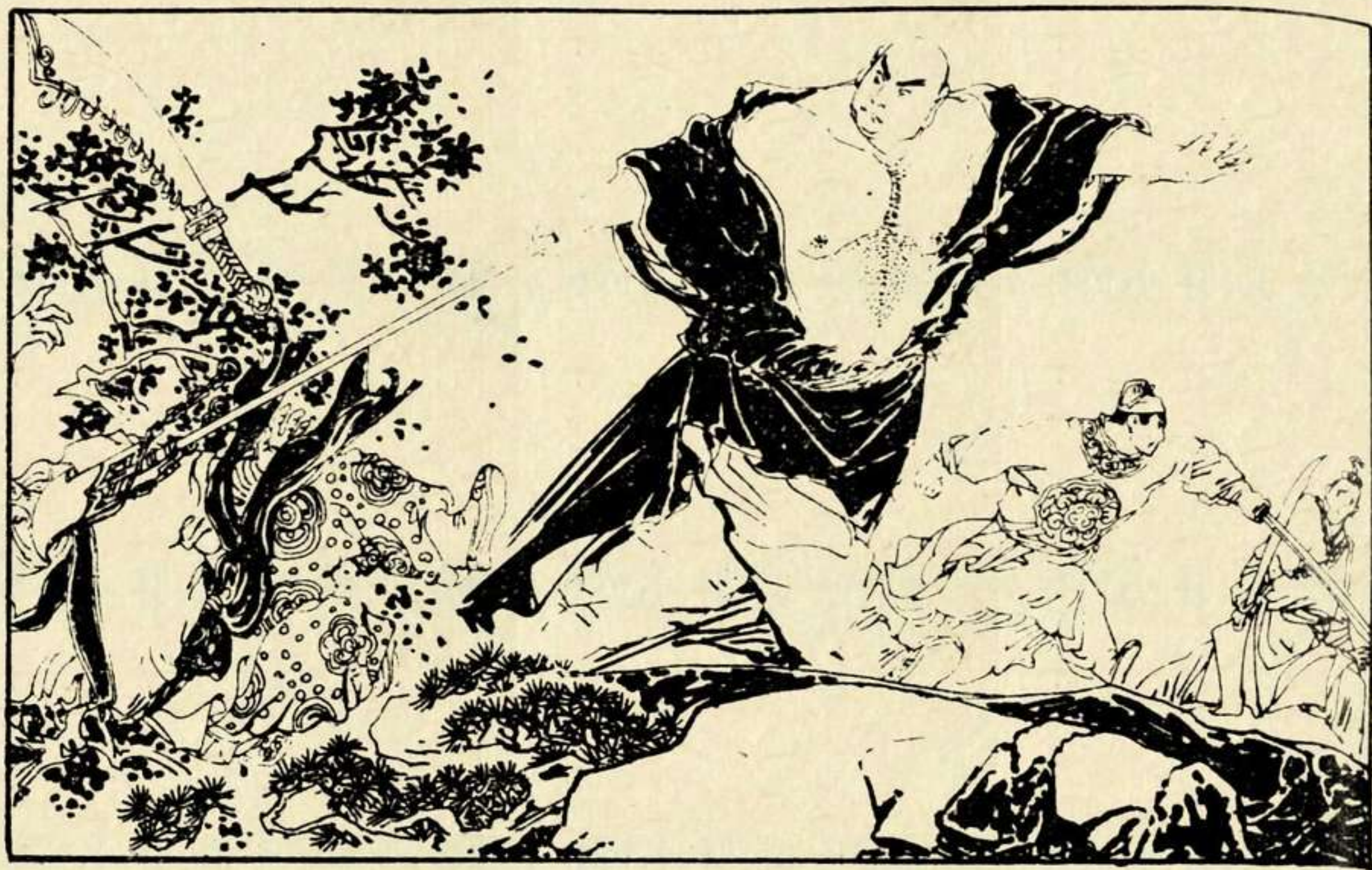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智深把出家经过和在瓦官寺遭遇说了。史进道：“哥哥既是肚饥，小弟有干肉烧饼在此。”便取出与智深吃。又道：“哥哥既有包裹在瓦官寺，我与你一同讨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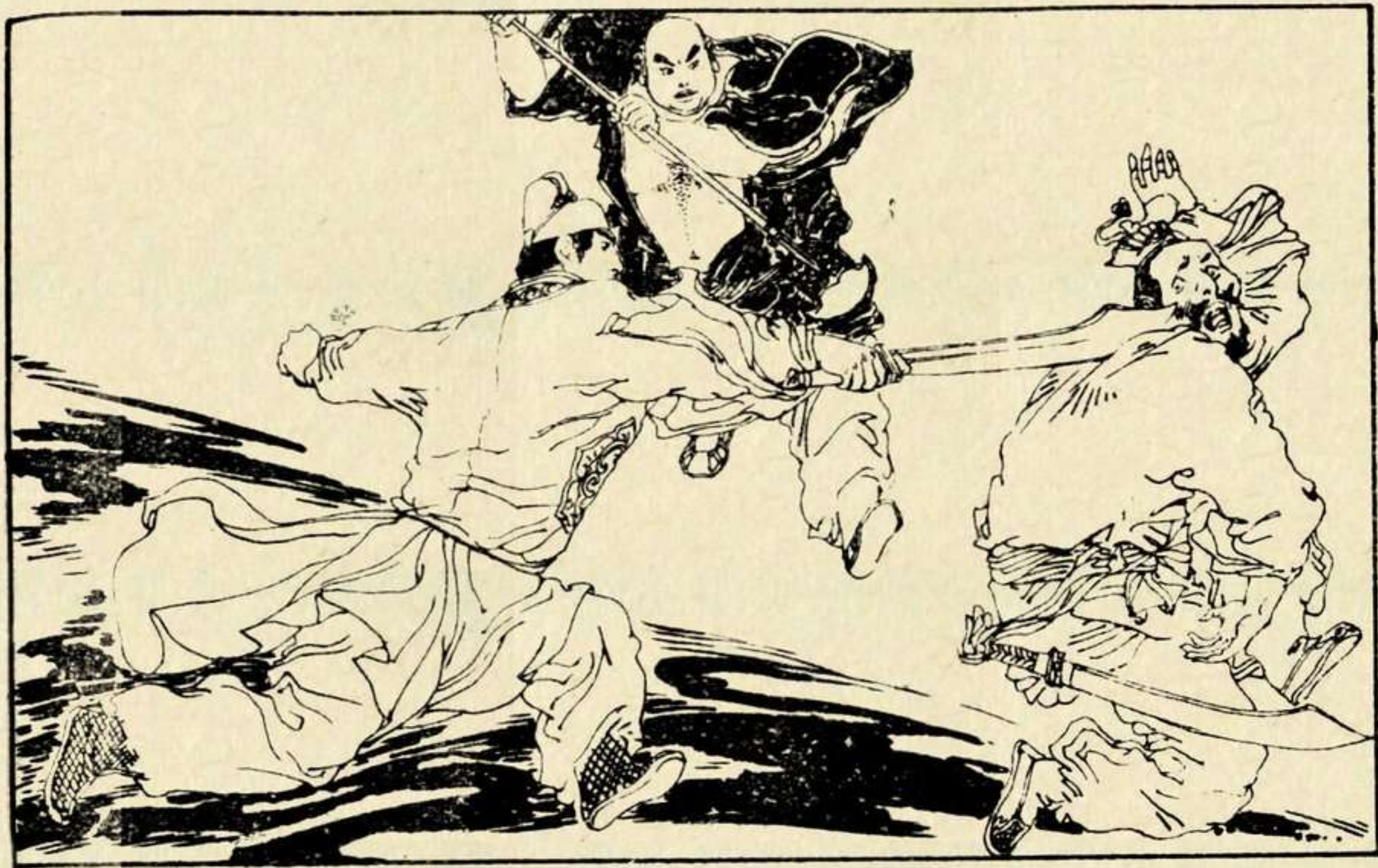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智深和史进吃饱了，各拿了器械，再到瓦官寺来。只见那僧道还在桥上坐着，便喝道：“你这厮们，来，今番斗个你死我活！”和尚笑道：“我的手下败将，敢有甚作为！”



(123) 智深大怒，抡起禅杖就打，崔道成挺朴刀来迎。智深一则得了史进，肚里胆壮；二来吃得饱了，那精神气力越使得出来。斗了八九合，崔道成渐渐力怯，只辨得走路。



(124) 邱小乙见势，便仗朴刀来助。这边史进便从树后跳将出来，大喝一声，来战邱小乙。智深与崔道成斗到深处，喝声“着！”一禅杖把崔道成打下桥去。



(125) 那邱小乙见倒了崔道成，无心恋战，卖个破绽便走。
史进飞步赶上，一朴刀结果了邱小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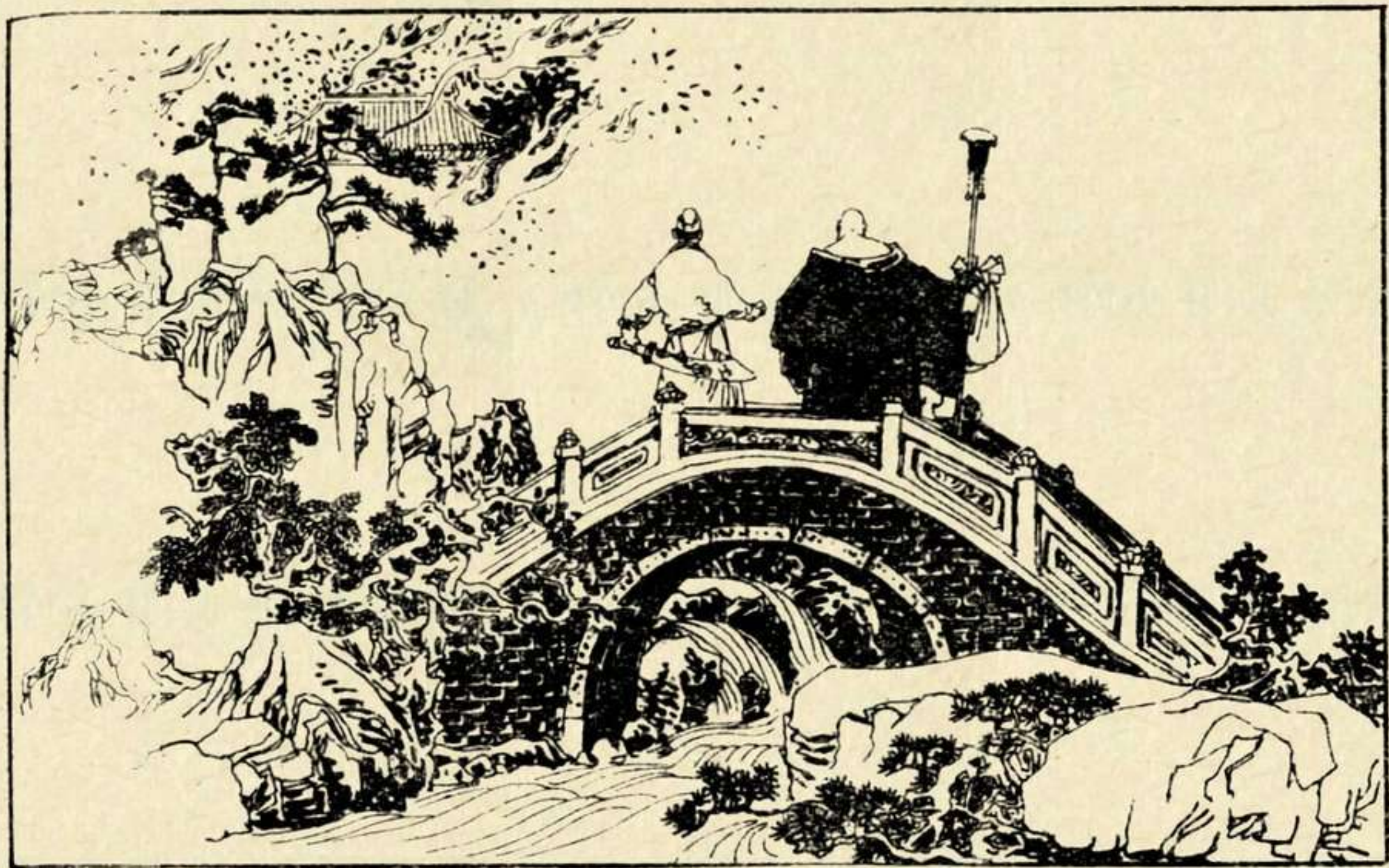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智深、史进赶入寺来，先到厨下拿了包裹，再到后面小屋看时，几个老和尚都躺在地下死了。又入后院搜索，见一房门锁着，一禅杖打落铁锁，踢开门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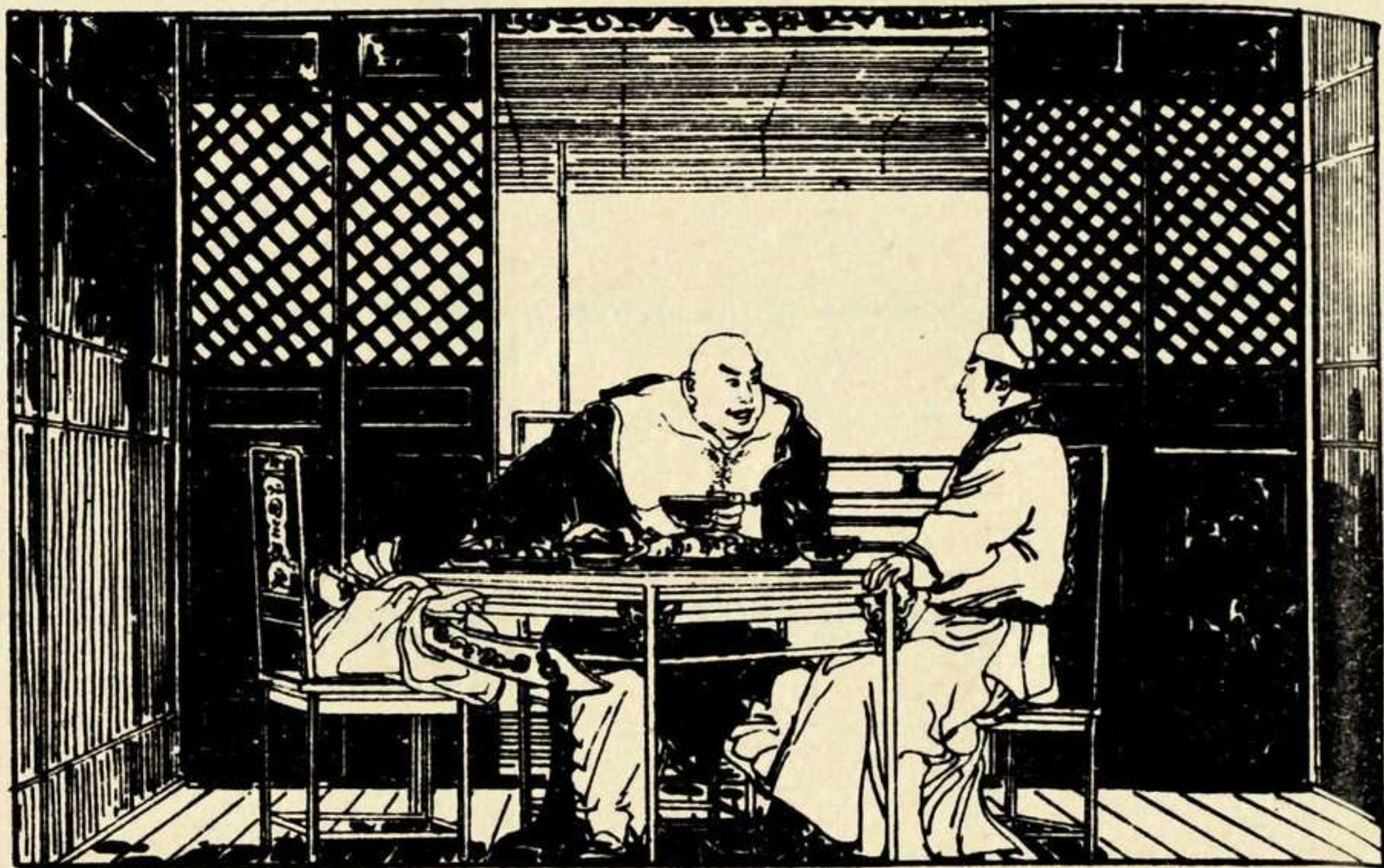
(127) 智深一脚跨进去，却见房里关着一个妇人。那妇人吓得伏在地上，高叫：“师父饶命！”说自己是才被掳来的良家妇女。智深喝道：“洒家不管你这些，少罗唆！快走路！”



(128) 两人搜索了八九间小屋，又放走两个妇女，还收拾了一些金银、衣服，便各背包裹，寻入小厨房来。只见鱼肉酒食都现成的，便拨开炉门，温酒作食。



(129) 两人吃毕，就灶前缚了两个火把，点上火，先点燃后面小屋，再来佛殿下后檐烧起来。凑巧风紧，风助火威，一时烈焰腾腾，四面火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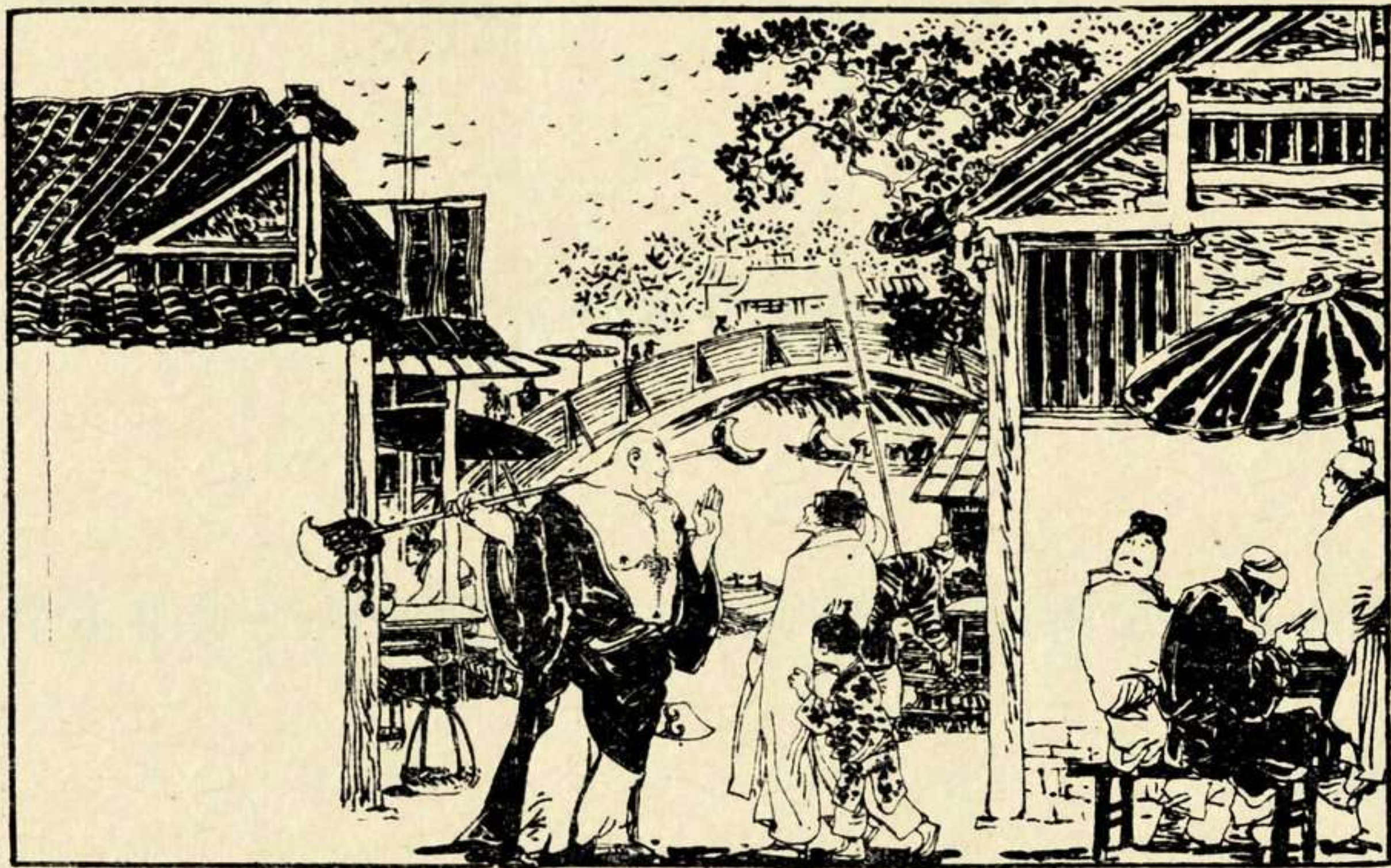
(130) 两人离了瓦官寺，走到天色微明，望见前面镇上有
个小酒店，便入店饮酒吃饭。智深问史进：“你今投哪里去？”
史进道：“只得再回少华山投朱武等入伙，过几时再作理
会。”智深道：“也是。”



(131) 吃罢酒饭，智深打开包裹，把金银酒器与银子，分了一半与史进。二人拴了包裹，拿了器械，还了酒钱出门。



(132) 行了六七里，到一个岔路口。智深道：“兄弟，须要分手了！洒家投东京去，若有使人，可通个信来。”史进拜辞了智深，各自分了路。



(133) 智深又行了八九日，到了东京。入得城来，但见街坊热闹，人声喧哗。陪个小心，问人道：“大相国寺在何处？”街坊人答道：“过前面草桥便是。”



(134) 智深跨入山门，仰面看时，那寺门上金碧辉煌的匾额，正是“大相国寺”四个大字。自此，智深就在此当个职事僧。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大闹五台山

改 编 胡 雁

绘 画 赵 仁 年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64 印张 2 4/32

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,350,001 — 1,565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2563

定价：0.16 元